

小說奇種五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240B



小說奇種五

目次

(一) 新中國未來記

(二) 世界末日記

(三) 俄皇宮中之人鬼

(四) 劫灰夢傳奇

(五) 新羅馬傳奇

飲冰室專集

新中國未來記

緒言

一余欲著此書五年於茲矣。顧卒不能成一字。況年來身兼數役。日無寸暇。更安能以餘力及此。願確信此類之書於中國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俟全書卒業。始公諸世。恐更閱數年。殺青無日。不如限以報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勝於無。『新小說』之出。其發願專爲此編也。

一茲編之作。專欲發表區區政見。以就正於愛國達識之君子。編中寓言。頗費覃思。不敢草草。但此不過臆見所偶及。一人之私言耳。非信其必可行也。國家人羣。皆爲有機體之物。其現象日日變化。雖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況於數十年後乎。況末學寡識如余者乎。但提出種種問題。一研究之。廣徵海內達人意見。未始無小補。區區之意。實在於是。讀者諸君如鑒微誠。望必毋吝教言。常惠駁義。則鄙人此書。不爲虛作焉耳。

一人之見地。隨學而進。因時而移。卽如鄙人自審十年來之宗旨議論。已不知變化流轉幾許次矣。此編月出一冊。冊僅數回。非亘數年不能卒業。則前後意見矛盾者寧知多少。況以寡才而好事之身。非能屏除百務。潛心治此。計每月爲此書屬稿者。不過兩三日。雖復殫慮。豈能完善。故結構之必凌亂。發言之常矛盾。自知其決不能免也。故名之曰稿本。此後隨時訂改。兼得名流駁正。或冀體段稍完。再寫定本耳。

一此編今初成兩三回。一覆讀之。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自願良自失笑。雖然。既欲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則其體自不能不與尋常說部稍殊。編中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篇累牘。毫無趣味。知無以饜讀者之望矣。願以報中他種之有滋味者償之。其有不喜政談者乎。則以茲覆甑焉可也。

一編中於現在時流。絕不關涉。誠以他日救此一方民者。必當賴將來無名之英雄也。樓閣華嚴。毫無染著。讀者幸勿比例揣測。謂此事爲某人寫照。此名爲某人化身。致生種種黨同伐異意見。

一此編於廣東特詳者。非有所私於廣東也。今日中國方合羣共保之不足。而豈容復有某鄉某邑之見存。願爾爾者。吾本粵人。知粵事較悉。言其條理。可以訛謬較少。故凡語及地方自治等事。悉偏趨此點。因此之故。故書中人物。亦不免多派以粵籍。相因之勢使然也。不然。寧不知吾粵之無人哉。讀者幸諒此意。毋哂其爲夜郎。

第一回 楔子

話表孔子降生後二千五百一十三年。

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五年

即西歷二千零六十二年。

今年二千零二年

歲次壬寅。正月初一日。

正係我中國全國人民舉行維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其時正值萬國太平洋會議新成。各國全權大臣在南京。

注

經已將太平條約畫押。因尙有萬國協盟事件。由我國政府及各國代表人提出者。凡數十樁。皆未議妥。因此各全權尙駐節中國。恰好遇著我國舉行祝典。諸友邦皆特派兵艦來慶賀。英國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國大統帥及夫人。注菲律賓賓大統帥及夫人。注匈加利大統帥及夫人。注皆親臨致祝。其餘列強皆有頭等欽差代一

國表賀意，都齊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熱鬧。那時我國民決議在上海地方開設大博覽會，這博覽會卻不同尋常，不特陳設商務工藝諸物品而已，乃至各種學問宗教皆以此時開聯合大會。是謂大同各國專門名家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竟把偌大一箇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闕哉闕哉這也不能盡表。單表內中一箇團體，卻是我國京師大學校文學科內之史學部，因欲將我中國歷史的特質發表出來，一則激厲本國人民的愛國心，一則令外國人都知道我黃帝子孫變遷發達之跡，因此在博覽會場中央占了一箇大大講座，公舉博士三十餘人分類講演，也有講中國政治史的，也有講中國哲學史宗教史生計史財政史風俗史文學史的，亦不能盡表。單表內中一科，卻是現任全國教育會會長文學大博士孔老先生所講。這位孔老先生名弘道，字覺民，山東曲阜縣人，乃孔夫子旁支裔孫。學者稱爲曲阜先生。今年已經七十六歲。先生今年十六歲了從小自備資斧，游學日本美英德法諸國，當維新時代，曾與民間各志士奔走國事，下獄兩次。先天下之憂而憂新政府立，任國憲局起草委員，轉學部次官，後以病辭職，專盡力於民間教育事業，因此公舉爲教育會長……言歸正傳，卻說這位老博士，今回所講的甚麼史呢？非是他書，乃係我們所最喜歡聽的，叫做『中國近六十年史』。就從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講起，講到今年壬寅，可不是剛足六十年嗎？原來如此這六十年中算是中國存亡絕續的大關頭，龍拏虎擲的大活劇，其中可驚可惱可悲可喜之事，不知多少，就是官局私家各著述，零零碎碎，也講得不少，卻未曾有一部真正詳細圓滿的好書出來。這位孔老先生學問文章，既已冠絕一時。確是冠絕一時況且又事事皆會親歷，恐怕將來要親歷罷了講來一定越發親切有味，不消說了。那時京師大學校及全國教育會出名登告白，請博士在博覽場內史學會講壇開講，擇定每來復一來復

三來復五日下午一點鐘至四點鐘爲講期。二月初一日正是第一次講義。那日聽衆男男女女買定入場券來聽者。足有二萬人。內中卻有一千多係外國人。英美德法俄日菲律賓印度各國人都有……看官。這位孔老先生在中國講中國史。一定係用中國話了。外國人如何會聽呢。原來自我國維新以後。各種學術進步甚速。歐美各國皆紛紛派學生來游學。據舊年統計表。全國學校共有外國學生三萬餘名。卒業歸去者已經一千二百餘名。這些人自然都懂得中國話了。因聞得我國第一碩儒演說。如何不來敬聽……閑話休題。卻說自從那日起。孔老先生登壇開講。便有史學會幹事員派定速記生從旁執筆。將這『中國近六十年史講義』從頭至尾錄出。一字不遺。一面速記。一面逐字打電報交與橫濱新小說報社登刊。這筆電費卻不小諸君欲知孔老先生所講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孔覺民演說近世史 黃毅伯組織憲政黨

且說二月初一日午後十二點半鐘。聽衆都已齊集講堂。史學會幹事長大學校史學科助教林君志衡。先登講壇。第二級左側。向衆人鞠躬。演述開會之意。並謝孔博士以如此高年。不辭勞苦。爲國民演說國事。實可爲今次祝典一大紀念等語。演述已畢。衆人肅穆毋譁。一齊恭候。我卻候了六十年正交一點鐘。只見曲阜先生身穿國家制定的大禮服。胸前懸掛國民所賜的勳章。與調查憲法時各國所贈勳章。及教育會所呈勳章等。道貌堂堂。溫容可掬。徐步登壇。滿座聽衆一齊起立致敬。拍掌歡迎之聲。忽如山崩濤湧。聽衆坐下。滿堂肅靜。曲阜先生乃以滿面熱誠之容。先開口道。諸君啊。諸君今日皆以愛國誠心。參預斯會。非是鄙人無端生感。其實六十年前。那裏想還

有今日。何今日又那裏敢望還有今日。何今日我們今日得擁這般的國勢，享這般的光榮，有三件事是必要致謝的。

第一件是外國侵凌，壓迫已甚，喚起人民的愛國心。第二件是民間志士爲國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業。第三件是前皇英明，能審時勢，排羣議，讓權與民。這三件事，便算是我這部六十年史的前提了。三件裏頭，那第二件却是全書主腦。諸君啊，須知一國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智、民氣三者具備，但民智還容易開發，民氣還容易鼓勵。獨有民德一樁，最難養成。倘若無民德，則智氣兩者亦無從發達完滿。就使有智，亦不過藉寇兵、齎盜糧，就使有氣，亦不過一團客氣，稍遇挫折，便都消滅了。你看六十年前我國衰弱到恁般田地，豈不都是吃了無道德的虧麼？那時不但那舊黨貪污鄙賤，行同禽獸，就那號稱民間志士的，也是滿肚皮私慾充塞。志士聽者變幻狡詐。志士聽者輕佻浮躁。志士聽者猜疑忌刻。志士聽者散慢亂雜。志士聽者軟弱畏怯。志士聽者他那心術行爲，正是同舊黨一鼻孔出氣，或者反比舊黨還不如哩。志士聽者倘使後來的志士都和那己亥壬寅間的志士一箇樣兒，我們的中國早已亡了。志士聽者這話非是鄙人饒舌，其實我新中國之存亡絕續，皆在此一點。若除了這點，我這部六十年史亦無處講起了。閑話休題，卻說這部六十年史講義，共分爲六箇時代。

第一預備時代。從聯軍破北京時起，至廣東自治時止。

第二分治時代。從南方各省自治時起，至全國國會開設時止。

第三統一時代。從第一次大統領羅在田批者曰此君爲誰歟著者曰讀北魏孝文紀便知得姓淵源就任時起，至第二次大統領黃

克強君滿任時止。

第四殖產時代。從第三次黃克強君復任統領時起，至第五次大統領陳法堯君滿任時止。

第五外競時代。從中俄戰爭時起。至亞洲各國同盟會成立時止。

第六雄飛時代。從匈加利會議後以迄今日。

這算是全部書的大綱總目了。但係我有一句話求諸君見諒。我這部講義。雖是堂堂正正的國史。卻不能照定那著述家的體例。並不能像在學校講堂上所講的規矩。因有許多零零碎碎瑣聞逸事。可喜可悲可驚可笑的。都要將他寫在裏頭。還有那緊要的章程。壯快的演說。亦每每全篇錄出。明知不是史家正格。但一則因志士所經歷的。最能感動人心。將他寫來。令人知道維新事業。有這樣許多的波折。志氣自然奮發。二則因橫濱新小說報社主人。要將我這講義。充他的篇幅。再三諄囑。演成小說體裁。我若將這書做成龍門史記。涑水通鑑一般。豈不令看小說報的人。慊慊欲睡。不能終卷嗎？……滿堂聽衆。拍掌大笑。

那時孔老先生歇息片刻。重復登壇開演道。諸君啊。你道我們新中國的基礎。在那一件事呢。其中遠因近因。總因分因。雖有許多。但就我看來。前六十年所創的『立憲期成同盟黨』。算是一樁最重大的了。這黨的名字。怎麼解呢。原是當時志士。想望中國行立憲政體。期於必成。因相與同盟創立此黨。合衆力以達其目的。所以用這箇名。這黨省名。又叫做『憲政黨』……諸君啊。這會怎麼算得新中國的基礎呢。諸君當知一國的政治改革。非藉黨會之力不能。這憲政黨爲前此一切民會之結束。又爲後此一切政黨之先河。若沒有這黨。恐怕中國萬不能成分治統一之大業。何況其他哩。原來我國當光緒壬寅以前。民間志士。所在多有。紛紛立會救國。北京有強學會。保國會。湖南有南學會等。皆以強中國爲宗旨。但實力未充。朝貴忘刻。不久即被禁解散。此後有保皇會。興於海外。響應者百餘埠。聲勢最大。而各處革命之會。亦紛紛倡起。復有自明末以來。即行設立之祕密結社。所

謂哥老會三合會三點會大刀會小刀會等名目不一。雖皆頑迷腐敗。然其團體極大。隱然爲一國的潛勢力。可革命黨亦從中運動。徐圖改良。但前舉許多會。或倡自士大夫。或創自商人。或成於下等社會。宗旨既殊。手段亦異。流品淆雜。無所統一。因此不能大有所成。到這憲政黨起。前頭所有各會中緊要人物。都網羅在裏面。同心協力。共商大計。非如此安能成一事這可不是前此一切民會之結束嗎。是再說維新以後。國中三大政黨。所謂國權黨。所謂愛國自治黨。所謂自由黨。好三個黨名常握一國政治上之權力。以迄今日。這三箇黨名。諒來聽衆諸君聞之已熟。我未聞過雖一箇主張中央政府之勢力。是國權黨一箇主張地方自治的權利。是愛國自治黨一箇主張民間箇人的幸福。是自由黨其宗旨各有不同。常常互相反對。激烈辨爭。但這三大政黨的首領及創始人。都是前此立憲期成黨黨員。三大政黨。只算得憲政黨的三箇兒子便了。這可不是後此一切政黨之先河嗎。是這憲政黨的關係。既已如此重大。我少不免要將黨中綱領。摘那緊要的背誦一回。諸君聽者。謹聽

諸君啊。第一件。須知道那黨是箇最溫和的。最公平的。最忍耐的。他那章程第三第四兩節道。

第三節 本黨以擁護全國國民應享之權利。求得全國平和完全之憲法爲目的。其憲法不論爲君主的。爲民主的。爲聯邦的。但求出於國民公意。成於國民公議。本會便認爲完全憲法。

第四節 本黨抱此目的。有進無退。弗得弗措。但非到萬不得已之時。必不輕用急激劇烈手段。第二件。須知道那黨是箇最廣大的。最平等的。那章程又云。

第七節 凡中國國民。有表同情於本黨宗旨者。無論何人。皆可入會。

第八節 黨員無論官紳士商男女。執何職業。其在黨中權利義務。一切平等。

第三件。須知道那黨是箇最整齊嚴肅有條理的。他仿照文明各國治一國之法以治一黨。將那議事法是立辦事法是行監事法是司各種權限。劃然分明。看那第五章第十二三十三四十五等節所列黨中職員。便知明白。

本會設會長一人。主代表黨。執行一切事務。設副會長一人。主輔佐會長。會長有事故。則爲其代理。會長副會

長。皆由全黨員投票公舉。批云此是美國舉大統領之法

設評議員一百人。主討論黨中事務。提議修正黨中章程。稽查籌辦黨中經費。凡評議員。由總部及各支部分

區投票選出（但每二年必改選半數連舉者連任）

設幹事長一人。幹事十一人。主辦理全黨一切事務。幹事長由會長指任。幹事由幹事長推薦。批云此是各立憲國組織內閣

之幹事長幹事奉行評議員所討論之意見。所公認之章程。對於評議員而負責任。批云此責任大臣之制

幹事分職如下。一文案幹事一人。一會計部幹事一人。一會計監督幹事一人。一教育部幹事一人。一統理支

部幹事四人。一黨外交涉幹事一人。一國外交涉幹事一人。一裁判黨爭幹事一人。

這樣看來。那黨的宗旨及辦事方法。在六十年前文明萌芽的時代。也算得箇極合式極完備的了。他那章程。共

有九章二十五節。我如今恐怕諸君討厭。也不必全文背誦出來。未窺全豹可惜可惜單表那黨初辦時。不過百數十人。在

上海創始。設一總部。但因各人熱心運動。加以前此各會改名合併。不過三四年間。竟做到各省省城和那海外

各國有中國殖民的地方。都設有支部。那各州縣市鎮村落和海外各小埠。都設有小支部。合共支部二十八所。

小支部一萬二千餘所。直到廣東自治時代。這憲政黨黨員已有了一千四百餘萬人。廣東一省四百多萬。其餘

各省。合共九百多萬。所以同聲一呼。天子動容。權奸褫魄。便把廣東自治的憲法。得到手了。隨後各省紛紛繼起。

到底做成今日的局面。這想諸君都已大略知道的。我卻是今日才知道。此是後事。按下緩表。……諸君且說這憲政黨到底用甚麼方法。能彀做成如此隆盛。如此鞏固呢。老夫也不能細述。只把他初立黨時公擬的辦事條略。背誦一回罷。

立憲期成同盟黨治事條略

(總綱)分任義務 本黨爲國民公黨。故凡屬黨員。皆當盡國民應盡之義務。但國民義務。範圍太廣。今擇出爲達本黨之目的。必當預備者。定爲黨中義務八大子目。凡屬黨員。必須認任一項以上。惟我輩既以身任事。必當先求可以任事之具。故宜自審其才力。能擔某種義務。則預備之。練習之。期致實用。無託空言。如講求種種學問。考察種種事情。游歷種種地方。皆所以預備辦事也。凡我同人。悉宜自勉。

(子目一)擴張黨勢 我輩既認本黨宗旨爲救中國不二法門。則將此宗旨。廣布國中。多聯同志。擴充黨勢。卽所以增進一國前途幸福。凡屬黨員。皆當以此爲第一重要義務。擴張之法。或游說演說。或著書作報。或入官場。蓄養勢力。或進營伍。改良軍人。或充工傭。開導愚氓。或爲學生。聯絡同學。或入祕密結社。改其手段。或游海外各地。結其殖民。凡百方針。皆可適用。

(子目二)教育國民 本黨既以立憲爲宗旨。必須養成一國之人。使有可以爲立憲國民之資格。故教育爲本黨第一大事業。凡國民無論已入會者。未入會者之子弟。本黨一體負教育之責任。無所分別。教育之事。

(一)預備師範。凡本黨員才性和宜者當自任此事(二)廣立學校。本黨凡有會所之地必附屬一學校漸擴充以立中學大學(三)編教科書。此是教育基礎本黨爲發

揚愛國精神(四)譯書出報。本黨自立一黨且廣著譯(五)實業教育。專教農工商等實業以殖國力(六)補習教育。或年長失學或貧謀食不能就學

者本黨特設別種學校於晚間及來復日教以普通智識（七）改良文字。我國教育所以不能普及者由於文字太難本黨發心研此問題務必製出一種新文字以便學界（八）派遣游學。本黨力量稍充後當選派青年英俊遊學歐美以求完全智識

（子目二）振興工商。我國天府腴壤甲於全球羣治不興國力斯蹙今擬開一大商會附屬於本黨開辦種種大商務如銀行郵船鐵路開礦等類興設種種大工藝如改良磁器改良絲茶製毯製酒製紙等類爭外國之利權即以增本國之實力。

（子目四）調查國情。今日維新改革之當急人人皆知雖然改革之條理細目如何某地方某利宜興某地方某弊宜革無論何人不能一一言之詳盡也其故由我國幅員太廣交通不便動如異域而政府亦向無統計報告之事故國民於一國實情始終費焉雖有賢智無如何也本黨既以國事自任若今日不從此著力萬一國民忽委以責任則覆餗絕脰其罪實深故今擬置委員若干人以十年之力徧游各省上自都會下至村落無不周歷調查國情隨時報告共資研究其現擬調查之種類如下（一）調查地理（二）調查戶口（三）調查政弊（四）調查國計指政府之財政（五）調查民俗（六）調查民財（七）調查民業一切應興之工藝包在內（八）調查物產礦產包在內（九）調查商務指應興而未興之商務（十）調查軍政（十一）調查教育（十二）調查會黨專指秘密結社以上各條各派人專任或每省一人或數省合一人臨時酌定其所查得者隨列統計簡記報告本黨總部登諸黨報以資講求其有特別重要事件則臨時決議派特別調查委員。

（子目五）練習政務。凡立憲國民皆當有政治上之知識及閱歷始可以享立憲之實益現時朝廷雖無改革之志然我民苟欲練習政務亦未始無餘地凡我黨員皆宜各歸整頓其鄉里以為地方自治制度之基礎。

有其實不必有其名也。西國民權之興，皆自治權在先，參政權在後，自治基礎既立，則他日一開國會，不過展而大之，立法行政兩機關，皆駕輕就熟矣。又總部支部小支部各會所，亦宜常取政治上生計上各種問題，開會議以相討論。一依各國議院正式嚴格之議事法，不妨假設為兩政黨，互持一主義以相辯爭，則真理自出，而他日參列國會，亦措施裕如矣。

(子目六) 養成義勇 處今日帝國主義盛行之世，非取軍國民主義，不足以自立。本會人人當體此意，各以國防為第一義務。凡本黨所設之學校，皆須用嚴格之兵式體操。凡本黨員所設之工藝廠，乃至墾殖開礦等事業，集工傭稍多者，亦須常教以軍事思想。凡本黨員在其鄉里實行自治制度者，皆當用團練之制，部勒桑梓，務使他日國家一下徵兵令，則舉國皆為小戎，駟鐵之選。

(子目七) 博備外交 本黨特派委員分駐各國，調查外政，兼通聲氣。其黨員以私人資格游歷他國者，亦宜時結交其朝野名士政黨首領，以為將來辦外交之助。

(子目八) 編纂法典 立憲之國，法律必公布之於民，而世界愈文明，人事愈複雜，則法律亦愈繁博。今各國諸法之書，浩如烟海，其成之也非一日，其定之也非一人。我國法律思想久闕乏，他日本會之目的，若果得達，一旦與民同治，則此種種法典，無一可緩。彼時始行編纂，非十年不能有成。本黨今擬利用此閑暇之時，先為預備。特派深於法律學者若干人，為編纂法典委員，分纂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訴訟法等。博徵萬國通行法律，考其沿革，擇其某者可以適用於中國，泐為一書，且頒布之於世，俾國民共研究之，補其缺漏，而正其謬誤。他日政體一定，政府開法制局時，此書便可為藍本，再經專門碩學，辨析釐定，即可頒行，事倍功半，於

將來立法行政皆有所助。

孔老先生將這條略念完，略歇片時，重復開講，不禁贊歎幾聲道：「諸君啊！你看當時諸先輩謀國何等忠誠，辦事何等周密，氣魄何等雄厚，其實我新中國的基礎，那一件不是從憲政黨而來，你看現在通國中三十七座大學，除官立的九座外，那私立大學二十八座裏頭，倒有了十二座係憲政黨設立的，等我算給你們聽聽：南京的愛國大學，上海的楊樹浦大學，廣東的廣州大學，及嶺東大學，北京的城南大學，四川的三蜀大學，浙江的姚江大學，湖南的船山大學，湖北的江漢大學，江西的國民大學，雲南的雲南大學，我們山東的曲阜大學，這都是當時憲政黨創辦來的呀！初辦時規模本極狹小，只因大家辦事認真，後來便都漸漸擴充起來，那時不是曾奉上諭命各省都興辦大學堂嗎？」喜「一年之間，可省省都有了，笑那却算甚麼大學，他那大學教習的學問，還比不上我們現在小學初級的生徒呢？」可……講至此，衆人大笑……孔老先生道：「諸君莫當我是奚落他們，我當時還充過上海南海大學學生，記得有一回課題是甚麼『日本裁抑民權中國當以爲法』呢……衆復哄堂大笑……」

：這還算是頂講究的哩，其餘各省的，更不知成何說話，所以那時種種官立大學，過了幾年，便都沒有了。各省

學堂人 倒是憲政黨各種小小學校，反擴充成就起來，這是講的大學，其餘各處中學小學，係由憲政黨人員開設，現存至今的，何止萬數千座。他那辦事條略第二條，可也算實行到極地了，再講那第三條呢，現在的中國國民銀行、東西輪船公司、南洋輪船公司、西藏金礦公司、九江製陶廠、湖州新綢緞大廠、天津製絨廠、製酒廠，豈不是現在第一等商務，爲一國富源的嗎？那一件不是由憲政黨創辦起來，再講到第六條呢，現時通行的商法，幾乎全用憲政黨所編纂的原本，那憲法亦十用其七八，其餘諸法，都是拿他的原文做底本，隨時改定的，就是他

那第四條調查國情一事。現今各處圖書館。豈不是都有那洋裝六十厚冊名字叫做『今鑑的』一部書嗎。到現在時過境遷。這部書自然沒甚用處。亦沒多人去研究他。我尙急欲一看但諸君想一想。當那時候道路未通。政綱紊亂。現在兩三日的道路。那時候總要走一兩個月。那諸位先輩。辛辛苦苦。能彀編恁麼大一部今鑑來。你想他們費了多少心血呢。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就此看來。凡做一國的大事業。豈必定要靠著那政府當道。幾個有權有勢的人嗎。你看自古英雄豪傑。那一個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來。就是一國的勢力。一國的地位。也全靠一國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彀得的。若一味望政府望當道。政府當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了。豈不是自暴自棄。把人類的資格都辱沒了嗎……衆大拍掌……閑話少題。這憲政黨爲再造中國第一功臣。諒來諸君都曉得。不消老夫多講了。但諸君還要謹記著一件事。這憲政黨所以能彀如此隆盛。如此鞏固。不是專靠那形質上的關聯。是全仗著那精神上的團結……孔老先生說到此句。便嘆口氣道。唉。想起那憲政黨未出現以前。我中國那裏還算得個有人道的世界嗎。到今日講起他來。還是惱得死人。怕得死人。諸君要知道那時的人心風俗嗎。請看那飲冰室文集裏頭。有兩折曲子。說道。

(皂羅袍)依然是歌舞太平如昨。到今兒便記不起昨日的雨橫風斜。游魚在釜。戲菱花。處堂燕雀安顏廈。黃金暮夜。候門路除。青燈帖括。廉船鬢華。望天兒更打落幾個糊塗卦。

(前調)更有那婢膝奴顏流亞。趁風潮便找定他的飯碗根芽。官房繙譯大名家。洋行通事龍門價。領約卡拉。口啣雪茄。見鬼唱喏。對人磨牙。笑罵來則索性由他罵。

諸君啊。其實那時候的穢形醜態。豈是語言筆墨能形容得出來。這兩首曲子。也不過寫得百分之一二罷了。還

記得那時老夫正在日本東京留學。原來老先生卻在這裏看那新民叢報第一號讀到這處。不知不覺就淌下眼淚來。說道中國是亡定了。不亡於外國之憑陵。不亡於政府之頑舊。只是這四萬萬沒心肝沒腦筋沒血性的人民。昏做一團。纔是亡到盡頭。一點法兒都沒得想的呢。當下老夫傷感之極。便信口吟了兩首詩道。

無端忽作太平夢。放眼崑崙絕頂來。河嶽層層團錦繡。華嚴界界有樓臺。六洲牛耳無雙譽。百軸麟圖不世才。掀髯正視羣龍笑。誰信晨雞騫喚回。

卻橫西海望中原。黃霧沈沈白日昏。萬壑豕蛇誰是主。千山魑魅闕無人。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道是天亡天不管。竭來予亦欲無言。

且住。到底這個轉移中國的憲政黨。是那一位英雄豪傑造他出來呢。諸君須知。天下無論大事小事。總不是一個人可以做成。但講到創始的功勞。老夫便不說。諸君也該知道。諸君如就是這講堂對面高臺上新塑著那雄姿颯爽道貌莊嚴一個銅像。諱克強字毅伯的黃先生便是了。至於毅伯先生。到底是怎麼一個人。怎麼樣提倡起這大黨來。說也話長。今兒天不早了。下次再講罷。……衆人拍掌大喝采。

第二回 求新學三大洲環游 論時局兩名士舌戰

(第二次講義)如今要說黃克強君的人物了。黃君原是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他的父親。本係績學老儒。單諱個羣字。從小受業南海朱九江先生之門。諱次琦做那陸王理學的工夫。又最熟中國史學。他那學問志節。也算在九江門下數一數二的了。後來回到鄉中開塾講學。學者稱爲瓊山先生。看官。你知道那瓊州本屬我中國極

南一個小海島，向來與內地文化隔絕，怎麼五六十年前，忽然有許多關係全局的大人物出來呢？原來都是瑒山先生的理學鑄造成的，卻說自從中日一役以後，瑒山先生看定中國前途，是要有大變動的，因此打發他的兒子和一位得意的門生李去病，同往英國游學，就從光緒乙未年二月起行，那年毅伯先生已經二十二歲，李君去病二十一歲了，這兩位生同里，少同學，長同游，壯同事，後來旗鼓相當，做了許多事業，按下緩表，且說毅伯先生於傳受家學之外，久已立意要講求那世界的學問，想學外國的語言文字，但因香港英人所設的學堂，氣習太壞，學課程度亦低，其餘中國各處學堂都是一樣，因此不往就學，卻自己買些英文讀本文法等書，自行研究，靠着字典幫助，做了幾年工夫，早把所有英文書籍，都能閱讀了，到那年起行游學的時節，他父親瑒山先生，別無囑咐，單給他一部長興學記，說道這是我老友南海康君發揮先師的微言大義，來訓練後學的，內中所講，便和我自己講的一樣，你就拿去當作將來立身治事的模範罷，毅伯先生拜過嚴命，即便起行，卻不從香港直往，繞道由上海日本加拿大，大渡大西洋往英國，到了上海，在時務報館裏頭，剛遇着瀏陽譚先生，同寓在那裏，正著成『仁學』一書，那稿本不過兩三人曾經見過，毅伯先生即日抄得一部，寶藏篋中而去，在船上和李君一路細讀，讀了已不知幾十遍，把那志氣越發漲高幾度，後來毅伯先生常對人說道，他一生的事業，大半是從『長興學記』『仁學』兩部書得來，真是一點兒不錯的……言歸正傳，卻說黃李兩君，到了英國，他兩人本屬寒士，學費自然不足，都是半日做工，半日讀書，到暑假時候，向人傭役，因此便就敷衍得過去，只因他在家研究有素，所以到了英國，不過預備一年，便數得上入惡斯佛大學，毅伯先生修那政治法律生計等學科，李君修那格致哲學等學科，那大學內武備教育，是很嚴整的，李君性情所近，特別用功，因此常列優等，在學堂內得

了少尉之職。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光陰似箭，過了三年。正當那戊戌政變的前後，兩君早已在倫敦惡斯佛大學卒業了。兩君在歐洲聽見六君子流血殉國，著實痛哭了幾回。李君道：「俗們還是趕緊回國，想些再接再厲的方法纔好。」黃君道：「你看現在的中國，那裏還是時候嗎？我看古今萬國革新的事業，一定經過許多次衝突，才能做成。新舊相爭，奮於必先勝而後敗，新的必先敗而後勝。這是天演上自然淘汰的公理，倒也不必憂慮。但是我中國現在的民智民德，那裏數得上做一個新黨？看來非在民間大大做一番預備工夫，這前途是站不穩的。但係我們要替一國人做預備工夫，必須先把自己的預備工夫做到圓滿。」愛國青年聽者你和我雖然在大學卒業，那閱歷還是淺得很的。今日回國運動，就是竭盡心力，也不能大成到怎般田地。據我的意思，倒不如更往德法等國留學幾年。一則廣集寰宇的智識，二則實察世界的形勢，將來報效國民，豈不更有把握嗎？李君點頭道：「於是兩人定了主意，分途而往。」李君去法國入巴黎大學，毅伯先生去德國入柏林大學，認真研究那德國近日最興盛的學問，叫做國家學的。雖與己宗旨不甚相同，卻也實實受了許多益處。又和那社會黨中有名人物往來，用心研究社會主義。於生計界競爭的大勢，益多感觸，慨然道：「這些影響，將來我中國一定實受其害了，卻是用怎麼方法才能抵抗他呢？」正在日日苦心研究這問題，忽然接到義和團的警報，風聲鶴唳，全歐騷然。到了庚子七月，德國公使被害，德皇命將誓師，講了許多不入人道的話。那毅伯先生愛國的熱情，按捺不住，因此做了一篇洋洋大文，題目叫做『義和團之原因及中國民族之前途』。繙成英法德三國文字，布告歐洲各報館，內中詳言義和團的大原因，全由民族競爭的勢力，刺激而成。這回不過初初發達，歐洲諸國，侮我太甚，將來對外的思想日開，這些事還多著哩。結局大說義和團激變的原因，其責任不可不歸諸外國等話。那時德國人一味蠻狂，報

章裏頭滿紙都是甚麼豚尾漢黃猴精等惡罵。這惡罵受得嗎這些話自然是聽不入耳。雖然如此，卻因這篇文章惹起

各報館許多問題。後來那總稅務司赫德做了一部書，講這回事變的善後策，就是剽竊了這篇文章的意思，反

其術而用之了。我欲替赫德呼冤閑話少題，且說毅伯先生在德國留學一年半，又已卒業，還和李去病君一齊游歷歐

洲幾國。直到光緒壬寅年年底，便從俄羅斯聖彼得堡搭火車返國。兩君現在諒來已經動身了，我們預備開歡迎會罷。那時西伯利亞鐵

路尚未全通，中間要步行經過許多沙漠荒僻的地面，當著嚴冬慄烈之時，行這雪窖冰天之地，那旅行苦楚，自

然是說不盡了。但這黃李兩君都是個冰心鐵骨的人，後來多少艱難辛苦，他都受得，難道還怕這些不成。這也

不用多講。光陰荏苒，到了明年癸卯暮春初夏的時節，這兩位早已來到山海關了。原來李去病君當甲午交戰

的時候，因想要查看軍情，也曾單刀匹馬游過山海關一次，今相隔不到十年，那關外一帶已全然變了哥薩克

俄羅斯騎兵種人殖民地的樣子了。正是石人對此也應動情，何況這滿腔熱血的英雄，怎得不生今昔之感。那日毅伯

先生和李君登萬里長城，憑眺一番，感慨歎歎，不能自勝。回到客寓，借幾杯濁酒，澆那胸中塊壘，不覺淋漓大醉，

突突兀兀，便聯句做了一首「賀新郎」題在壁上道：

昨夜東風裏，忍回首月明故國，淒涼到此。黃鶉首賜秦如昨夢，莫是鈞天沈醉。李也不管人間憔悴。黃落日長

烟關塞黑，望陰山鐵騎縱橫地。李漢幟拔鼓聲死。黃物華依舊山河異，是誰家莊嚴臥榻，儘伊鼾睡。李不信千

年神明冑，一個更無男子。黃問春水干卿何事。李我自傷心人不見，訪明夷別有英雄淚。黃雞聲亂劍光起。李

寫完，兩君還自悶悶的飲了十來杯，那熱血越發被這酒湧送上來了。李君便開口道：哥哥，你看現在中國還算

得個中國人的中國嗎？十八省的地方，那一處不是別國的勢力範圍呢？不是俄，便是英，不是英，便是德，不然便

是法蘭西日本美利堅了。但係那一國的勢力範圍所在。他便把那地方看成他囊中物一樣。這還不了。我們同胞國民。住在那一國的勢力圈內的。便認定那國是他將來的主人。那些當道諸公。更不用講。對着外國人。便下氣柔色。怡聲。好像孝子事父母一般。這樣看來。我中國的前途。那裏還有復見天日之望麼。黃君道。可不是嗎。但天下事是人力做得來的。嗜們偌大一個中國。難道是天生來要做他人的魚肉的。不成。都只爲前頭的人。沒血性。沒志氣。沒見識。所以把他弄成到這個田地。我想。但是用人力可以弄壞的東西。一定還用人力可以弄好轉來。至兄弟。你是讀過歷史的。你看世界上。那一國不是靠着國民再造一番。才能強盛嗎。現在我和你兩個。雖然是一介青年。無權無勇。但是我們十年來讀些書。是幹甚麼呢。青年讀書難道學幾句愛皮西靠。做將來的衣飯碗不成。青年讀書難道跟着那些江湖名士。講幾句激昂慷慨的口頭話。拿着無可奈何四個字。就算個議論的結束嗎。諸君想想我想一國的事業。原是一國人公同擔荷的責任。若使四萬萬人。各各把自己面分的擔荷起來。這責任自然是不甚吃力的。但係一國的人。多半還在睡夢裏頭。他還不知到有這個責任。叫他怎麼能穀擔荷他呢。既然如此。那些已經知道的人。少不免要把他們的擔子。一齊都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頭了。青年讀書兄弟。我們兩個。雖算不得甚麼人物。但已經受了國民的恩典。讀了這點子書。得了這點子見識。這個責任。是平日知到熟了。今日回到本國。只要盡自己的力量去做。做得一分是一分。安見中國的前途。就一定不能挽救呢。李君聽到這裏。便嘆口氣。接著說道。提論第一。哥哥。責任嗎。這責任自然是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的。但講到實行這責任的方法。哥哥向來不以我的議論爲然。今日返國。看這情形。我越發信得過我的意見。是一點兒不錯的了。哥哥。你看現在中國衰弱到這般田地。豈不都是吃了那政府當道一羣民賊的虧嗎。是現在他們嘴裏頭。講甚麼

維新甚麼改革。你問他們知維新改革這兩個字，是怎麼一句話麼。他們只要學那審子相公奉承客人一般，把些外國人當作天帝菩薩祖宗父母一樣供奉，在外國人跟前，說得上做個得意的兔子。時髦的官人，這就算是維新改革第一流人物了。維新改革第一流人物聽者哥哥，你白想想，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朝廷，還有甚麼指望呢。倘若叫他

們多在一天，中國便多受一天的累，不到十年，我們國民，便想做奴隸也說不上，還不知要打落幾層地獄。要學那與臣僚儼臣皂的樣子，替那做奴才的奴才做奴才了。哥哥，我其實眼裏攔不住這些大民賊小民賊，總是拚著我這幾十斤血肉，和他誓不兩立。有他便沒有我，有我便沒有他罷。好漢好漢是瑪志尼黃君道第二兄弟，你

的話誰說不是呢。但是我們想做中國的大事業，比不同小孩兒們團泥沙造假房子，做得不合式，可以單另做

過。莊子說得好，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若錯了起手一着，往後就滿盤都散亂，不可收拾了。兄弟啊，我們是中國人做中國事，不能光看着外國的前例，照樣子搬過來。總要把我中國歷史上傳來的特質，細細研究，看真

我們的國體怎麼樣，才能說應病發藥的呀。李君不等講完，便搶著說道。駁論第三哥哥，講到國體嗎？我們中國的特

質，別的我不知道，只是就歷史上看來，我中國是一個革命的國體。這任憑甚麼口才，能說分辯說他不是嗎？你

看自秦始皇一統天下，直到今日，二千多年，稱皇稱帝的不知幾十姓，那裏有經過五百年不革一輪命的呢。任

他甚麼飲博奸淫件件俱精的無賴，甚麼殺人不眨眼的強盜，甚麼欺人孤兒寡婦狐媚取天下的奸賊，甚麼不

知五倫不識文字的夷狄賤族，只要使得著幾斤力，磨得利幾張刀，將這百姓像斬草一樣殺得個狗血淋漓，自

己一屁股蹲在那張黃色的獨夫椅上頭。好個寶座便算是應天行運聖德神功太祖高皇帝了。哥哥不講國體

便罷，不講歷史上特色便罷，講到這件，我的話越發不錯了。難道哥哥你還要跟著那當道紅人兒們的說話，把

那日本人自己誇耀的皇統綿綿萬世一系這國體。和我們中國相提並論。說道和他相同嗎。黃君道。兄弟。你的性子又來了。你平平氣。我再和你講。李君道。這說的是公事。那裏有甚麼意氣呢。黃君道。駁論第四我且問你。我們中

國這二千年。革了又革。亂了又亂。你說是算件好事嗎。照你講來。難道還望我們中國將來再生出幾個秦始皇

漢高祖明太祖嗎。李君道。駁論第五哥哥。不是恁般說。他們是以暴易暴。我說的是以仁易暴。哥哥。你的外國歷史。是

讀得熟的呀。你看近世號稱文明國的。那一個不經過這以仁易暴一大關頭。不是辛辛苦苦轟轟烈烈經過一

次。能毅有今日嗎。哥哥。我生平最痛恨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一流人。哥哥你是知道的。我一定不想跟著他們

學那無廉恥的事。人人都知到這是無廉恥。的勾當。中國便進化了。哥哥你是信得過的。怎麼我今日卻有這種議論呢。可見今日凡是

有真正革命思想的人。他那見識。一定是和我一樣。怎麼會還變得成個以暴易暴。依樣葫蘆出來呢。若使沒有

這種思想的人。他要講革命。任憑他多大本事。一定是做不成的。這卻怎麼呢。因為物競天擇的公理。必要順應

著那時勢的。才能發生。前頭野蠻時代的英雄。到今日是一點兒用處沒有了。那十九世紀歐洲民政的風潮。

現在已經吹到中國。但是稍稍識得時務的人。都知道專制政體。是一件悖逆的罪惡。人人都知到這是悖逆。罪惡中國便進化了。往

後若使有漢高祖明太祖一流人出來。難道還有甚麼上等人才。去想做那攀龍附鳳翼的下作勾當嗎。所以我想

中國往後沒有革命便罷。若有革命。這些民賊的孽苗。是要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的了。這話我是沒……孔老

先生說到這裏。滿堂拍掌如雷。孔老先生接著道。他兩位的話還多著呢。……黃君道。駁論第六兄弟。話雖如此說。但

天下事那理想和那實事往往相反。你不信。只看從前法國大革命時候。那羅拔士比丹頓一流人。當初豈不是

都打著這自由平等親愛三面大旗號嗎。怎麼後來弄到互相殘殺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把全個法國。都變做恐

怖時代呢。當十八世紀的末葉，法國人豈不是提起君主兩個字，便像喉中刺眼中釘一般，說要誓把滿天下民賊的血，染紅了這個地球嗎？怎麼過了不到十幾年，大家卻打著伙，把那皇帝的寶冠，往拿破命第一的頭上奉送呢？可見那一時高興的理想，是靠不住的哩。這話我又沒得駁了李君道：駁論第七哥哥，說那裏話，講到流弊，那件事沒有流弊？世界的進化，是沒有窮盡的，時時刻刻，都在過渡時代裏頭混來混去。若要在政治上人羣上歷史上找一件完全美滿的事情，只怕再過一千年一萬年，也找不着哩。即如今日萬國通行的代議政體，豈不是嗜們夜夜裏做夢都想着他的嗎？你說他的流弊有多少呢？難道因噎廢食，就連這代議政體，都說是可厭的，不成？據兄弟看來，天下的政策，沒有一件不是用來過渡的。至理只要能夠將這個時代，渡進別一個更好的時代，就算是好政策。這好歹兩個字，是斷斷不能呆板說定的。總以和當日的時代，相應不相應為憑。即如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你說他要革，還行得去麼？法國革命，那裏是甚麼羅拔士比甚麼羅蘭夫人這幾個人，可以做得來。不過是天演自然的風潮，拿着這這個人做個登場傀儡罷了。至於說到當日的行為，就是，我怎麼一個粗莽性情，也斷不能偏袒着羅拔士比一班人，說他沒有錯處。但要把這罪案全擱在他們身上，這亦恐怕不能算做公論哩。那時若不是國王貴族黨，通款於外國，叫奧普兩國聯軍帶着兵來，恫喝脅制，那法國人民，何至憤怒失性，到這般田地呢？哥哥，你想想天下那裏有家裏頭吵鬧，倒請外邊人挾着刀進來干預壓制的道理。倘使那時候的法國人，不是同心發憤，眼看着把那得到手的自由權，依然送掉了，這還不算，卻是那國王靠着外國的兵馬，將勢力恢復轉來，少不免是要酬謝的了。外國的勢力範圍，少不免是要侵入的了。豈不是把個歷史上轟轟有名的法國，弄成個波蘭的樣子嗎？法蘭西人愛國心最重，豈是學我們中國人一樣，任憑這些民賊，把他的祖傳世產，怎麼割怎

麼賣怎麼送，都當作無關痛癢的麼？哥哥，你設身處地，替當時他們想想，這一股子惡毒氣，忍得住，忍不住呢？到底他們畢竟把聯軍打退，把共和政體立得確實，雖然是國中傷了許多元氣，卻在國外是贏得許多光榮了。這些元氣傷了，誰說不是可惜，但是我們論事，不能光看着一面，你說法國就是沒有這場大革命，依着那路易第十六朝廷的腐敗政策做下去，這法國的元氣，就會不傷嗎？議論好像割符一般，割一層深一層，我真沒有法子駁他了。若不是元氣彫敝到盡頭，怎麼會釀出這回驚天動地的慘劇來？倘使當時法國人民，忍氣吞聲，一切都任那民賊愛怎麼擺布，便怎麼擺布，只怕現在地理圖裏頭，早已連法蘭西這個名字都沒有了，再說到拿破崙呢？哥哥，你說拿破崙有甚麼對不住法國人呀？有甚麼對不住天下人呀？他的本意，要把全個歐洲弄成一個大大的民政國，你看他征服的地方，豈不是都把这些自由種子散播下去嗎？你看他編纂的法典，豈不是全屬民權的精神嗎？前頭法國人本會說過要把普天下民賊的血染紅這個地球，這句話怎麼解呢？不過是將法國自由平等的精神，推行到萬國罷了。那拿破崙不是實行這個主義嗎？這樣看來，一時那法國人把一個頂大的全權交給他，叫他替普天下憔悴虐政的平民，出這一口鳥氣，這總算他們委任得人的了。倘若那時候拿破崙的大功告成，這歐洲早變成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後的樣子了，還有這幾十年的嘵嘵叨叨，民不聊生嗎？我們今日怎麼好以成敗論人呢？黃君道：兄弟，怎麼你在法國讀了這一兩年書，就把法國崇拜到這般田地，你這副口才，卻真算得個大律師的材料。將來法國人若要在歷史上打官司，一定要請你做辯護士了。妙語解頤李君正色道：哥哥說甚麼話，我李去病是個愛國男兒，除了我祖國以外，是沒有得崇拜的，你說我崇拜法國人嗎？鐵漢語黃君道：傻兄弟，說句把笑話，也值得認真。李君道：哥哥請好生辨駁罷。黃君道：駁論第八兄弟，你這一片大議論，有好幾處缺點，我且慢細駁，就是講到拿破

命一段也未免有些強詞奪理的了。那拿破侖當十八十九兩世紀交界，正是民族主義極盛的時代，他卻逆著這個風潮，要把許多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言語的國民，扭結成一團，這是做得到的事業嗎？就是沒有這墨斯科倭打盧兩回敗仗，他那帝政底下的大共和國，就做得成嗎？李君道：駁論第九哥哥，不說到民族主義罷了，講到這句話，你聰明人，我也不必多講了。你說我們中國現在的主權，是在自己的民族，還是在別一個民族呢？拿破侖反抗這個主義，便在十九世紀初年也站不住。難道哥哥今日反抗這個主義，倒想要在二十世紀初年站得住嗎？咄咄逼人黃君道：駁論第十我和現在朝廷，是沒有甚麼因緣。難道我的眼光只會看見朝廷，不會看見國民嗎？但據我想，若可以不干礙到朝廷，便能達到國民所望的目的，豈不更是國家之福麼？是講到現在朝廷，雖然三百年前和我們不同國，到了今日，也差不多變成了雙生的桃兒，分擊不開了。至於他那待漢人的方法，比之胡元時代，總算公允了許多，就是比諸從前奧大利人待匈牙利，西班牙人待菲列賓，也沒有他束縛得緊。所有國中權利義務，漢人滿人亦差不多平等了。至說到專制政治，這是中國數千年來的積痼，卻不能把這些怨毒盡歸在一姓一人。我想我中國今日若是能穀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罷。若還不能，這個君位，是總要一個人坐鎮的。但使能穀有國會，有政黨，有民權，和那英國日本一個樣兒，那時這把交椅，誰人坐他不是一樣呢？若說嫌他不是同一民族，你想我四萬萬民族裏頭，卻又那一個有這種資格呢？這話我又沒得駁了兄弟啊，我那愛自由愛平等的熱心，也不讓你諒來，你是知到的，但我總是愛那平和的自由，愛那秩序的平等，你這些激烈的議論，我聽來總是替一國人擔驚受怕，不能一味贊成的哩。李君道：駁論第十一我也不是一定要和甚麼一姓的人做對頭，只是據政治學的公理，這政權總是歸在多數人的手裏，那國家纔能安寧的，你想天下那裏有四萬萬的主人，被五百萬

的客族管治的道理嗎。但凡人類的天性。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爲先。別人的利益爲後。所以主權若是在少數人。一定是少數的有利。多數的有害。主權若是在客族。一定是客族有利。主族有害。這利害兩權。是斷不能相兼的。但我們今日就不管到他是多數還是少數。是客族還是主族。總之政治上這『責任』兩個字。是不能不講的。更進一步一國人公共的國家。難道眼巴巴看著一羣糊塗混帳東西把他送掉不成。不管他甚麼人。只是當著愈逼愈緊這個地位。就要盡這個責任。聽者虧了責任。是要自行告退的。聽者不肯告退。是要勸他的。勸他不聽。是要想個法兒叫他不能不聽的。聽者你看現在文明各國所謂責任大臣的制度。不是怎麼著麼。若是在立憲國裏頭。君主沒有責任。這個怨府。自然落不到君主的頭上。只要學那周公的故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把宰相大臣換了一換。也便罷了。若使一切政事的責任。都在頂上頭那一個人的手裏。自然一國人有甚麼過不去的事情。都要問著他了。哥哥。你說和現在朝廷沒有甚麼因緣。難道我和現在朝廷。又有甚麼仇恨嗎。可見彼此全爲公事不爲私恩私怨橫豎我認定了。這責任的所在。只要是居著這地位不盡這責任的人。莫說是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就使按著族譜。算他是老祖黃帝軒轅氏。正傳嫡派的冢孫。我李去病還是要和他過不去的哩。駁論第十二黃君道。兄弟。你這段議論。誰說不是。但依我看來。總是理想上頭的。不是實際上頭的。你說一國政權。總要在大多數的人手裏頭。這是盧梭邊沁約翰彌勒各位大儒的名論。但這些學理。在現世的歐洲。已算是過去陳言了。多數政治。在將來或有做得到的日子。但現在卻是有名無實的。你看現在各立憲國叫做議院政治的。豈不算是從多數取決嗎。認真算來。那裏真是多數。還不是聽著這政黨首領幾個人的意思嗎。兄弟。各國議院的傍聽席。諒來你也聽得不少。你看英國六百幾個議員。法國五百幾個議員。日本三百幾個議員。他們在議院裏頭。站起來說話的有幾個呢。這多數政治

四個字，也不過是一句話罷了。但這種政體，誰能說他不好。可見天下人類，自有一種天然不平等的性質。治人的居少數，被治的居多數。這是萬不能免的。至於講到責任兩個字，這是政治學上金科玉律，便愚兄也和老弟一般見解。但我看中國現在的人民，那裏自己認得上盡這個責任。就是叫現在號稱民間志士的來組織一個新政府，恐怕他不盡責任。還是和現在的政府一樣。這國勢就能有多少進步嗎？民間志士極宜猛省兄弟，我想政治進化，是有個一定的階級，萬不能躡等而行。兄弟，你是住在歐洲多年，看慣了別人文明的樣子，把自己本國身分都忘記了。巴不得一天就要把人家的好處，拿輪船拿火車搬轉進來。你想想這是做得到的嗎？好兄弟，你要看真些子時勢才好。李君聽到此處，面帶怒容，便接着說道：駁論第十三哥哥，你說我崇拜法國，我倒不是崇拜法國。我看哥哥在德國念這幾年書，這些口氣，倒有幾分像崇拜德國人。這還罷了。怎麼連那俄羅斯大民賊坡籠那士德夫的放狗屁議論，都要附和起他來。你說議院政治，還是少數，不是多數。那裏知道這少數和那民賊的少數，正自不同。這政黨首領，人數雖少，卻是代表全黨的意思。該黨若是『多數黨』，便是代表『多數國民』的意思了。政黨彼此互爭政權，不管他出自公心，還是私心，總而言之，是一定要巴結百姓，在新聞紙上，在演說壇上，講他自己的政策，怎麼有益於國，有利於民。若講得沒有道理，那國民肯聽他嗎？若講得到做不到，那國民肯容他嗎？這樣看來，任憑他就拿這些方法當作競政權的手段，卻是國民已經於不知不覺之間，實受其益了。何況政黨政治，在朝黨稍有一兩件事不盡責任，國民便鼓譟起來，他立刻便要辭職，讓與別黨。雖是少數人代理國事，卻不是少數人把持國事。代理與把持之別，最要分辨清楚。怎麼好藉口於天然不平等，贊民賊教猱升木呢？至於講到時勢嗎？那一代的時勢，不是靠些英雄豪傑造出來，若是沒人去造他，只怕現在的歐洲，還是和現在的中國一樣也。

未可定哩。哥哥不講時勢便罷。若講時勢。我想現在中國的時勢。和那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歐洲的時勢。正是同一樣哩。盧梭邊沁他們的議論。在現在歐洲。自然是變成了擺設的古董。在今日中國。卻是最合用的。哥哥你說我躡等而進。哥哥你想跳過這人民主義的時代。便闖入這國家主義的時代。這真可算躡等而進了。黃君道。駁論第十四不然。羣學上定例。必須經過一層干涉政策。纔能進到自由政策。兄弟你只知道法國大革命爲十九世紀歐洲的原動力。卻不知道這大革命還有他的原動力。那原動力在那裏呢。就是這干涉政策便是了。歐洲自從法國哥巴英國克林威爾主政以來。大行保護干涉之政。各國政治家。跟著他學。都說這是強國的第一手段。到了後來。連民間甚麼事業。都干涉到了。這種政體。在今日還能說他是好嗎。但當民智未開。民力未充的時候。卻是像小孩兒一般。要做父母的著實管束教導他一番。將來纔能成人。平心而論。現在歐洲的文明。你能說這干涉政策一點功勞都沒有嗎。若不是經過這一回。他們的國力民力。能殼充實到這般田地嗎。我們中國雖然說是專制政體。卻是向來政府的人。從沒有干涉到民事的。……李君插口道。他不干涉也罷。謝天謝地。……黃君道。話雖如此說。卻是干涉政策和愛國心是很有關係的。這是透過幾層的議論我中國人向來除了納錢糧打官司兩件事之外。是和國家沒有一點交涉的。國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樣的不理國家。所以國家興旺。他也不能。國家危亡。他也不能。政府的人好。他也不能。政府的人壞。他也不能。別人都說這是由於沒有自由的緣故。我倒有一句奇話。說是由於沒有干涉的緣故。真奇卻不奇兄弟。若還不信這話麼。你看現在中國人的國家思想。比那十八世紀末的法國人怎麼啊。你能說那時法國的時勢。就是現在中國的時勢嗎。我想中國數千年的君權。雖然是太過分了。卻是今日正用得著他拿來做末末了一著。若能有一位聖主。幾個名臣。用著這權。大行干涉。

政策。風行雷厲。把這民間事業。整頓得件件整齊。樁樁發達。這豈不是事半功倍嗎。過了十年念年。民智既開。民力既充。還怕不變成個多數政治嗎。成了多數政治。還怕甚麼外種人喧賓奪主嗎。我說的和平的自由。秩序的平等。就是這麼著。兄弟你去想想。李君道。駁論第十五依哥哥講來。豈不是單指望著朝廷當道一班人嗎。他們不肯做。又怎麼樣呢。哥哥。你別要妄想了。他們若是肯做。經過聯軍遭踢這一回。還不轉性嗎。你看現在滿朝人太平歌舞的樣子啊。他那腐敗。比庚子以前。還過十倍哩。哥哥。你請挺著脖子。等一百幾十年。等那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罷。好利口好黃君道。駁論第十六兄弟。不是恁般說。就是英國日本現在的政體。那裏是單指望朝廷當道這一班人纔做得來。總是靠民間志士日日運動。處處運動。到機會成熟的時候。自然是得到手的。兄弟。你看現在英國的民權。和法國的民權。那一個強的啊。有民權和沒有。那裏是爭在這一個人麼。況且現在皇上。這樣仁慈。這樣英明。怎麼不能設說一點兒指望都沒有呢。李君聽到這裏。便嘆口氣道。駁論第十七講到現在皇上的仁慈英明。我雖然是沒有咫尺天顏。卻也是信得過的。但是哥哥。你須要知到。凡專制君主國的實權。那裏是在皇帝麼。盧梭民約論講得好。他道那些王公大人們。面子上是一人在上。萬人在下。講到實際。他那束縛。有時還比尋常人還加幾倍哩。現在俄羅斯皇。不是個榜樣嗎。報紙上講的他幾次要避位。讓與太子。都是爲受不住他那太后。和一些貴族權臣的氣呢。再說到中國這幾千年內。大大小小的君主。也差不多一千多個。真正自己有全權的。那裏數得上十個二十來。現在皇上雖然仁慈英明。爭奈權柄不屬。就想要救國救民。也是有心無力。他若聽見民間有人和他同心。想要幫著他替百姓除害。只怕他還歡喜得連嘴都合不攏哩。妙語哥哥。我且問你。你說志士運動。到底應該怎麼運動法呢。你說機會成熟。到底怎樣纔算成熟呢。黃君道。駁論第十八運動方法。如何能設說得定。

只是說到平和方法。總不外教育、著書、作報、演說、興工商、養義勇。這幾件大事業。或者游說當道的人。拿至誠去感動他。拿利害去譬解他。要等一國上下官民。有了十分之一。起了愛國的心腸。曉得救國的要害。這機會就算到了。李君道。駁論第十九我的哥哥啊。你也太忠厚了。別的問題。我也不敢武斷。至講到中國官場。豈是拿至誠可以感動得他來的嗎。只要是陞官發財門路。你便叫他做烏龜王八蛋。幾十代娥子養的。他都可以連聲喝十來個服啫。他們把他那瓣香祖傳來奴顏婢膝的面孔。吮癰噬痔的長技。向來在本國有權力的人裏頭用熟的。近來都用在外國人身上。今日請公使吃酒。明日請公使夫人看戲。就算是外交上第一妙策。上行下效。捷於影響。現在不但是不以做外人奴隸為恥辱。又以為分所當然了。不但以為分所當然。兼且以為榮以為闊了。但得外國人一顧一盼。便好像登了龍門。聲價十倍。那些送條子坐門房使黑錢拍馬屁種種把戲。那挪到各國欽差領事衙門去了。你不聽見德國總帥華德西的話嗎。他說在京城裏頭。沒甚麼開心的事情。就是到滿洲某侍郎家裏。會他幾位小姐。算是最爽快的。實有其事哥哥。這些醜話。我也沒恁多閑氣去講他。總是會做奴隸的人。便是一國的上等人物罷了。恁看現在政府。要是外國人放一個屁。都沒有不香的。他要什麼。就恭恭敬敬拿什麼給他。他叫做什麼事情。就要屎滾尿流。做什麼事情。他叫殺那個人。就連忙磨利刀殺那個人。哥哥。你請拿至誠去感動他。波。只怕把泰山頑石。說到點頭。還容易些哩。然則和他講利害。波。只是他們的眼光。看不到五寸遠。雖然利在國家。怎奈害到我的荷包。雖然利在國民。怎奈害到我這頂紗帽。你叫他如何肯棄彼取此呢。你若說道瓜分之後。恐怕連尊駕的荷包紗帽都沒有。他便說道瓜分早得很哩。再過十年八年。我還理他麼。就是眼前立刻瓜分起來。我已經在上海租界。買了幾座大洋房。在匯豐銀行。存有幾十萬銀子。還怕累得到我不成。哥哥。你看

現在官場那一個不是立這種心呢。官場諸公試自己捫心想我請你斷了運動官場這念頭罷。李君說到此處便連嘆息幾聲道。哎。據我想來。若是用著哥哥的平和運動。只怕你運動得來。中國早已沒有了。我長聽西

人說的。中國如像三十年後曾打掃過的牛欄裏頭糞溺充塞。正不知幾尺幾丈厚。這句話雖然惡毒。卻也比喻

得確切。哥哥。你想不是用雷霆霹靂手段。做那西醫治瘟疫蟲的方法。把他剗到乾乾淨淨。這地方往後還能住

得麼。這卻不是厭世主義的話莫認錯了黃君道。駁論第二十一兄弟。你話太激烈了。我們拚著這個身子出來做國事。豈不是為著這點

不忍人之心嗎。殺一個人來救一個人。尚且不可。何況殺現在大多數的人來救將來大少數的呢。這些大民賊

小民賊總民賊分民賊。誰不恨他。只是恨的專在民賊不在人民。若到革起命來。一定是玉石俱焚。不能逃免的。

卻是民賊不過少數。人民倒占多數。這場災禍。豈不是人民反受其害嗎。我也知道你這破壞的心事。是要歸結

到建設一路。只是已經破壞未能建設的時候。這些悲風慘雨。豈是語言筆墨能形容出來。我每讀法國革命史。

只覺毛骨悚然。想起將來。我心裏頭便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正不知怎麼樣難過哩。兄弟啊。我們將來

避得脫這場禍。還是避他為是。黃君講到這裏。便不知不覺滴下幾點英雄淚來。李君也矍然改容說道。駁論第二十一

哥哥。我不是個木石做的人。難道是拿著國民流血的話。當好頑嗎。但我把這回事情。已經想過千次百遍。把腸

子差不多都想爛了。今日的中國。破壞也破壞。不破壞也要破壞。所分別的。只看是民賊去破壞他。還是亂民去

破壞他。還是仁人君子去破壞他。若是仁人君子去做那破壞事業。倒還可以一面破壞。一面建設。或者把中國

轉得過來。不然。那些民賊亂民。始終還是要破壞的。那卻真不堪設想了。你看這一年裏頭中國亂過幾次呢。

廣宗鉅鹿喇。泌陽喇。朝陽喇。廣西喇。四川喇。湖南教案喇。這兩天內。奉天將軍增祺所報的。說盛京北邊。又有什

麼馬賊。聚衆十萬人。築砲臺。製貨幣。更建立什麼共武二年的年號了。接二連三。竟沒會停過一會子。哥哥。我只怕中國自此以後。那擾亂情形。比這會利害十倍的還多著哩。只這加稅加餉。暴征橫斂。便是致亂的大根原。還有所謂生計問題。是從全地球的大風潮捲將進來。過了十年八年。便弄到我國中民不聊生。這生計學是哥哥的專門。還怕你不懂得這理由嗎。到那時候。便要亂。也何從鎮壓得住呢。再講到現在政府當道。諂媚外人到極地。外人利用這羣傀儡做那間接的壓制。但是有什麼民教相爭的小事。他便演演他的下馬威。拿些利害給你。你們瞧瞧。隨意宰你一百幾十條性命。後來的官。遇著這等事。一定越發嚴厲了。你想這有不激變道理嗎。多激變一回。權利愈失一回。就只這件事。也可以將全個中國送掉了。哥哥。你說破壞可怕。卻有什麼法兒。能毀叫他。不破壞麼。只怕這天然的破壞。比那十八世紀法國人力的破壞。還險過十倍哩。我們雖是以不忍人之心爲宗旨。但哥哥你也應記得。惡斯佛教授頡德先生說的。『人羣進化之理。是要犧牲現在的利益以爲將來。』又西人常說的。『文明者購之以血。』這種悲慘事情。無論那國都是要經過一次的。卽如哥哥最羨慕的英國日本。若不是經過長期國會尊王討幕這些革命。就能設有今日嗎。他們自己說是無血革命。其實那裏是無血。不過比法國少流幾滴罷了。尋常小孩子生幾片牙。尙且要頭痛身熱幾天。何況一國怎麼大。他的文明進步。竟可以安然得來。天下那有這般便宜的事麼。再者。哥哥你整要拿著法國的故事來做比例。地球上革命的戲本。不是只有一個法蘭西演過的。哥哥何不想美國的事情。高興一高興。何必苦苦說法國來嚇人呢。黃君道。駁論第二十二

兄弟。我們商量的。是國家大事。孔子說得好。『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這豈是說來當高興的嗎。你講美國這和我中國的問題。更遠得很了。美國本是條頓種人。向來自治性質。是最發達的。他們的祖宗。本是最愛自由。

的清教徒。因受不得本國壓制。故此移殖新地。到了美洲以後。又是各州還各州。自己有議事堂市公會等。那政治上的事情。本來是操練慣的。所以他們一旦脫了英國的羈絆。便像順風張帆一般。立刻造起個新國來。你想現在我們的中國。是和他比得麼。中國人向來無自治制度。無政治思想。全國總是亂遭遭的。毫無一點兒條理秩序。這種人格。你想是可以給他完全的民權嗎。我聽說日本東京的留學生和內地的少年子弟。有許多聽着自由平等幾個字。他卻不讀書不上講堂。日日去嫖去飲。有人規勸他。他便說這是我自由權。還有問他老子要錢去花費。老子不給。他便嚷罵起來。老子責備他。他便說我和你是平等的。照這樣胡鬧下去。將來自由平等四個字。豈不是變成罪極惡極的名詞嗎。我欲爲自由平等一哭。所以我想國民自治力未充實的。便連民權也講不得。若是中國今日便破壞起來。只怕比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慘狀。還要過數倍哩。倒敢望美國嗎。兄弟。你試想想。李君道。駁論第二十三。哥哥的話。雖是不錯。但俗語說的。樹大有枯枝。一國之大。自然是有好的有壞的。何必一棍打一船呢。黃君道。駁論第二十四。論事總要從多數處着想。就是法國革命時候。那羅蘭夫人一黨。何嘗不是仁慈義烈的人。只是敵不過那些混帳亂民。究竟弄到這般結局。兄弟。你看中國現在的人格。是那一種類多的啊。李君道。駁論第二十五。哥哥。你說中國人無自治力的話。我不甚以爲然。中國地方自治的歷史。也就算發達的了。你看各省鄉族村落市鎮。那一處沒有公所、鄉約、社學、團練局等種種名目。爲一團體的代表。就是到外洋的華商。也都有許多會館。這豈不都是自治制度麼。黃君道。駁論第二十六。兄弟。你是個做過哲學的人。怎麼也說這種影響的議論。你說中國的自治制度。那裏是和今日外國的自治制度一樣嗎。外國的自治。全從權利義務兩種思想發生出來。所以自治團體便是國家的縮本。國家便是自治團體的放大影相。會了這樣。自然是會那樣的。所以泰西的國民亦叫做市

民。市民亦叫做國民。中國能設這麼著嗎？中國的自治，毫無規則，毫無精神。幾千年沒有一點兒進步。和那政治學上所謂『有機體』的正相反對。只要一兩個官吏紳士有權勢的人，可以任意把他的自治團體糟蹋敗壞。這樣的自治，如何能發生出民權來？他和民權原不是同種子的。栽桃兒的種，想要收杏兒的果。這是做得到嗎？

李君道：駁論第十七哥哥這話，我倒服了。但依你說來，中國既是沒有民權的種子，難道便聽著他這樣永遠專制下去不成？萬事總要有個起頭。我們今日不起這個頭，更待何時？更待何人呢？我想天下未有學不來的事。只要把那幾千年來蓋著的大鐘揭開，人人都可以自由去做那政治事業。過些年便也操練熟了。難道我們黃色人，天生不能自治的人種麼？日本人豈不是黃人麼？他們從前沒有自治力，也和我一樣。怎麼如今的代議政體，便會行得恁般在行呢？黃君道：駁論第二十八天下事別的都還容易，只有養成人格一件，是最難不過的。我輩不你說日本嗎？日本維新三十多年，他的人民自治力，還不知比歐洲人低下幾多級呢。可見這些事，便性急也急不來的。不但此也。若是要養人民的自治力，正是要從平和秩序裏頭得來。若當革命亂離的時候，這人心風起水湧，不能安居，還會操練出甚麼自治力麼？所以我總想個什麼法兒，能設政府學那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先把地方議會開了。這就遲二三十年再開國會，也是無妨的。李君聽說講到政府，又冷笑一聲道：駁論第二十九哥哥，你又來了。你左想右想，總是望著政府。這不是向那老虎商量要他的皮嗎？這些督撫州縣實缺官，都是他們做官人最肥美的衣飯碗。開了地方議會，他們還想吃甚麼呢？你這個目的，總是弄到中國瓜分了過後，還達不到罷了。依我想來，還是大家看定一個可以做事的地方，認真在那裏養精蓄銳起來，脫了民賊的羈絆，便著實操練那自治的制度，得寸得尺，慢慢擴充將去。別處的人，一定也有聞風而起的。這便是救中國的獨一無二法門了……說到

此處拿表一瞧，已經一點三十分了。黃君道：「我們索性談個通宵，把這問題駁論到盡頭罷。」李君連聲說好，便把今天游地方時候帶去飲膳的那瓶威士忌酒，各斟了一玻璃杯，拿些涼水沖上，喝了幾口，略歇片時……黃君重復開口道：駁論第三十兄弟，你真是瑪志尼一流人物，天生成是呼風喚雨，攪得一國的原動力的了。我亦云然但是血性多而謀略少，看見一面，看不見第二面。若中國單有像你一樣的人才，這前途也是未可料的。兄弟自十九世紀以來，輪船鐵路電線大通，萬國如比鄰，無論那國的舉動，總和別國有關係，所以從前革命家，只有本黨居主位，敵黨居賓位，兩造相持，決個勝負罷了。到了今日，卻處處添出個第三位來，甚麼叫做第三位，就這外國人便是了。真是討厭卻又奈何他不得今日中國到處變了別國的勢力範圍，全世界商務的中心點，都趨在我國，我國內邊有甚麼變動，自然是和別國有影響的了。兄弟，我且問你，中國若有革命軍起時，你說外國還來干涉不來？李君道：駁論第三十一這全看我們自己的舉動怎麼樣。若使能假件件依著文明國的規矩，外人看著，也應該敬愛的。在文明政府治下通商來往，豈不比在那野蠻政府底下安穩利便多嗎？黃君道：駁論第三十二兄弟，你錯了。今日世界上那裏有甚麼文明野蠻，不過是有強權的便算文明罷了。萬方同概你看英國待波亞，美國待菲律賓，算得個文明舉動麼？卻又那一國動起公憤來，敢責備他不文明呢？兄弟，今日全是生計界競爭的世界，各國經營中國，全為著這件事。你想一有內亂起來，這商務喫虧到怎麼樣呢？若是中國全國亂了一年，恐怕倫敦紐約的銀行，也不知倒閉多少。他們那裏計算到你是義軍，不是義軍，只是傷害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一定是不能放過的。這些革命軍就是抵抗本國政府，已經不易，試問能學義和團故事，和十幾國經練之兵節制之師對壘嗎……孔老先生說到此處，便對眾人說道：「這卻是當時一個最難對付的問題。毅伯先生這黨人，不敢亂講激烈的話，正是為此，卻是李

君怎麼駁詰他呢。原來李君是個愛國心最猛烈，排外思想最盛的人。聽到這段，不禁勃然大怒道。駁論第三十三哥哥，既然如此，我們就永遠跟着那做外國奴隸的人，做那雙料奴才，做到底罷。黃君道：兄弟，你平一平氣，再講。李君道：這口氣如何平得下來。哥哥，我實對你說罷。天下大事業，全是從大阻力大激力生出來。要怕大敵的，還算好漢嗎。好漢不當如是耶哥哥，你卻怎麼拿義和團來比我。義和團不過那鳥政府裏頭一羣鳥親王鳥大臣，靠着那張鳥懿旨，哄動幾個鳥男女做出來。一毫愛國心，一毫真正排外的思想都沒有的一敗之後，那鳥王鳥大臣，便設法拍外國的馬屁，求免罪魁。那鳥男女，便個個拿着一張別國的國旗，充做順民了。這能算是外國人的本事嗎。哥哥，請你再念一念法國革命史啊。法國革命的時代，歐洲列國，不是連兵去攻他嗎。法人卻以新募之兵，當擾亂如麻的時候，努力防禦，連戰連勝，不但把聯軍打退，還要左衝右突，大講復仇主義。壯說復仇主義向南方蹂躪意大利，西班牙，向北方略荷蘭，改做共和國，向東方大破日耳曼，得其要地，接着拿破崙做行政總官，做皇帝，險些兒把整個歐洲滅盡。大丈夫不當如是嗎。著大國民不當如是嗎。著我們中國四萬萬多人，若是新政府設立以後，別國不來干預，便罷。若還要來，我便拚着和那文明公敵爭個死活，就是把一國人戰死了十分之九，還比法國的人口多些呢。現在法國共有三千八百五十九萬五千人哥哥，豈不聞歐美人，嘴唇皮挂着的話，說道：『不自由毋寧死。』若是怕外國人怕到恁般，將來外國人不準我們吃飯，難道我們也不敢吃嗎。黃君道。駁論第三十四你氣也氣，殺了，高興也高興，殺了，依着你的話，甚麼大事情做不來，但你敢說通國的人都和你一樣血性一樣氣魄嗎。李君道。駁論第三十五我卻算甚麼人，難道我們好獨爲君子，小覷了全國的同胞麼。黃君道。駁論第三十六就算是將來人心能和當時法國一樣，但法國抗禦聯軍的時候，他那新政府是已經立定了，全國是在他統轄之下了，那時法國國內卻沒有甚麼別國

的勢力範圍。當他初革時候，卻沒有第三位來阻撓他。今日中國一舉一動，都是在人家的矮簷下。你那幽期密約的革命軍，可哀根脚未定，他便撲滅起你來，就是再添幾個拿破侖，恐怕也無用武之地哩。兄弟，你怎麼處

李君道：駁論第一回不成，更有二回，二回不成，更有三回，乃至十回，一人死去，更有十人，十人死去，更有百人，乃至千人，難道一蹶便就不振，還算得個男兒大丈夫嗎？黃君道：駁論第八回你算到底多久才能起一回，起多少回才

能穀成呢？李君道：這那裏講得定。黃君道：好兄弟，你不過想著中國快些太平起來，強盛起來罷了。依著你的方法，恐怕還要越發慢些哩。李君道：駁論第九回快慢是說不定的，只是用這個法兒，才有望頭。不然，豈不是坐以待斃

了？黃君嘆口氣道：駁論第十回我的可敬可愛的乖弟弟，那一往無前的氣概，死而後已的精神，卻是誰人不佩服呢？

便是文明公敵也應感服但我們當著這艱難重大的時局，總不是一味著激昂慷慨，便可以救得轉來。兄弟，我想往後革命

軍若起，斷不能一鼓便成功的。斷不能全國只有一處革命軍的。若是各處紛紛並起時，現在政府的勢力，雖屬

薄弱，左傳說得好，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恐怕他也不是容易便扯起那一片降幡的。兄弟，不看意大利匈

加利的故事嗎？他們經過多少次磨折，才能做成呢？到底匈加利還是得回憲法，便自罷手。意大利也仗著外交

奇妙手段，險些兒功虧一簣。何況今日中國有事，不是和一國政府做敵手，還是和許多國政府做敵手。這艱難

比他們自然更過數倍了。萬一擾亂一起，政府不能平定，轉請各國代勦，或者外國不等政府照會，便逕行代勦

起來，這都是意中事哩。到那時候，這瓜分便認真實行了。卻不是救國志士，倒變成了亡國罪魁麼？可畏況且不

單如此，就是各省紛紛並起，那各省人的感情的利益，總是不能一致的。少不免自己爭競起來。這越發鴉蚌相

持，漁人獲利。外國乘勢誘脅，那瓜分政策，更是行所無事。英國滅印度，不是就用著這個法兒嗎？兄弟，我們還要

計出萬全。免叫反對黨引爲口實才好。李君道。駁論第四十一哥哥所言。我也細細想過多次。但我的政策。全是俗話說的死馬當活馬醫。因爲我中國瓜分的局面。並不是在將來。並不是在今日。卻是幾年前已經定了局了。現在外國。不過面子上沒有撕破我們這面國旗。沒有倒踣我們這張寶座。其實一國的主權。那裏還有一分一釐。在本國手上來。哥哥。你說革命怕惹起瓜分。難道不革命。這瓜分就能免嗎。沈痛之極哥哥。你看現在的強國。那一個不是靠着民族自立的精神。才能設建設起來。怎麼叫做自立呢。就是認清楚這個天賦權利。絲毫不受別人壓制便是了。但凡一個人。若是張三壓制他。他受得住的。便是換過李四換過黃五來壓制他。他也是甘心忍受了。哥哥。你不看見因明集裏頭有一首叫做「奴才好」的古樂府麼。說道、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裏且睡覺。古人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切勿胡亂鬧。滿洲入關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慣了。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分人聽他好。轉瞬洋人來。依舊要奴才。他開礦產我做工。他開洋行我細崽。他要招兵我去當。他要通事我也會。內地還有甲必丹。收賦治獄榮巍巍。滿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傳入腦胚。父詔兄勉說忠孝。此是忠孝他莫爲。什麼流血與革命。什麼自由與均財。狂悖都能害性命。倔強那肯就範圍。我輩奴僕當戒之。福澤所關慎所歸。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國號已屢改。何況大英大法。大日本。換個國號任便戴。奴才好。奴才樂。世有強者我便服。三分刁黠七分媚。世事何者爲齷齪。料理乾坤世有人。坐閱風雲多反覆。滅種覆族事遙遙。此事解人幾難索。堪笑維新諸少年。甘赴湯火蹈鼎鑊。達官震怒外人愁。身死名敗相繼仆。但識爭回自主權。豈知己非求己學。奴才好。奴才樂。奴才到處皆爲家。何必保種與保國。

哥哥。這國樂府。雖然有些毒罵得太過分。但看現在舉國的人心。有幾個不是恁麼著呢。府大家想想這首樂府外患

既已恁般兇橫。內力又是這樣腐敗。我中國前途。豈不是打落十八層阿鼻地獄。永遠沒有出頭日子嗎。我今有

一個比喻。譬如良家婦女。若是有人去調戲他。強污他。他一定拚命力拒。寧可沒了身子。再不肯受這個恥辱。若

是迎新送舊慣了的娼妓。他還管這些嗎。什麼人做不得他的情人。你看聯軍入京。家家插順民旗。處處送德政

傘。豈不都是這奴性的本相嗎。我實是看定了這個宗旨。若想要我同胞國民。將來不肯受外國人壓制。一定要

叫他現在不肯受官吏壓制才好。但提到壓制兩個字。便要像千金小姐。被人點污了他的清白一般。覺得更不

可以立於天地本國官吏的壓制。尙且不肯受。外人還敢惹他一惹嗎。若能一國人有這種思想。任憑他外國有

千百個亞歷山大。千百個該撒。千百個拿破侖。也不能瓜分中國。就使瓜分了。也終須要恢復過來。哥哥。依著你

的政策。一樣的也難免瓜分。我這筆後路預備文章。豈是可以少得的麼。至於你講到各省紛立同志相攻的話。

若是這樣的人。也不算愛國志士了。志士聽者我想。但是肯舍著身拚著命出來做事的。何至如是。這倒可以不必過

慮罷。駁論第四十二你這後路預備的話。原來是少不得的。只是發議論要有個分寸罷了。至講到志士分爭這

件事。兄弟你料一定沒有。這卻是你太直心了。據我聽說。現在內地志士。一點兒事情沒做出來。卻已經分了許

多黨派。他們的笑話。我也沒有恁麼多閑氣去講他。只是中國革命。將來若靠著這一羣人。後事還堪設想嗎。志士

聽者就是不算這羣人。但是許多人聚在一處。那意見一定是不能全同的。兄弟。你想意大利建國三傑。能說他三

個人的愛國心。有一個不光明正大麼。他們還是各有各的意見。不能相同哩。所以當那破壞建設過渡時代。最

要緊的是統一秩序。若沒有統一秩序的精神。莫說要建設不建設來。便是要破壞。也不破壞到。兄弟啊。你說要

革命這可是你自己一個人可以革得來的麼。一定是靠著許多人聯著手去做。這卻除了國民教育之外。還有甚麼別樣速成的妙法兒呢。講到國民教育。自然是要拿著你那自立精神四個字做宗旨了。既已這種教育工夫做到圓滿。那對外思想。自然發達。外人自然不能侵入。就是專制政體。也要不攻而自破了。兄弟。這民權兩個字。不是從紙上口頭可以得來。一定要一國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權保持民權的資格。這才能鞏安穩到手的。你幾曾見沒有政治思想的國民。可以得民權。又幾曾見已有政治思想的人。不能得民權呢。這民權固然不是君主官吏可以讓來給他。亦不是三兩個英雄豪傑可以搶來給他的。總要他自己去想。自己去求。既然會想會求。也終沒有不得到手的哩。你看英國最著名的『權利請願』。豈不是由五十多萬人聯名公稟得來嗎。英王查理士第一英國廢『穀物條例』。豈不是由三百多萬人呈詞力爭得來嗎。十九世紀初年事將來民智大開。這些事自然是少不免的。難道還怕這專制政體。永遠存在中國不成。中國若能到這個田地。你和我也戮心足了。這便是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亦叫做無血的破壞。好兄弟。我實告訴你罷。現在的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講革命。就是你天天講天天跳。這革命也是萬不能做到的。若到那民德民智民力可以講革命。可以做革命的時。這又何必更要革命呢。兄弟。你再想想。李君沈吟一會。便連嘆幾口氣道。駁論第十三哥哥。你說到現在中國人連可以談革命的資格都沒有。這句話我倒服了。但叫我不禁替中國前途痛哭一場。雖如此說。萬不能因他沒有便灰了心。就是哥哥所講的君主立憲主義。今日中國人還不是連立憲國民的資格都沒有。難道哥哥便好灰心麼。我總是要拿十年二十年工夫。自己去實驗過一回。才了得我的心願。我再有一句話告訴哥哥。今日做革命或者不能。講革命也是必要的。哥哥。你看現世各國君主立憲政體。那一國不是當革命議論最猖狂的時候。

才能成就起來。這也有個緣故。因為君主立憲是個折中調和的政策。凡天下事必須有兩邊反對黨。旗鼓相當。爭到激烈盡頭。這纔能折中調和他。若是這邊有絕大的威權。那邊無絲毫的力量。這調和的話。還說得進去嗎。所以兄弟以為我們將來的目的。不管他在共和還是在立憲。總之革命議論革命思想。在現時國中。是萬不可少的。哥哥我從前讀意大利建國史。也常想着意大利若沒有加富爾。自然不能成功。若單有加富爾沒有瑪志尼。恐怕亦到這會還難得出頭日子呢。我們雖不敢自比古來豪傑。但這國民責任。也不可以放棄。今日加富爾瑪志尼兩人。我們是總要學一個的。又斷不能兼學兩個的。我自問聰明才力。要學加富爾萬學不來。我還是拿着那『少年意大利』的宗旨去做一番罷。哥哥以為何如呢。黃君道。論結講到實行。自然是有許多方法曲折。至於預備工夫。那裏還有第二條路不成。今日我們總是設法聯絡一國的志士。操練一國的國民。等到做事之時。也只好隨機應變做去。但非萬不得已。總不輕易向那破壞一條路走罷了。李君也點頭道是……講到這裏。但聽得樹鴉亂啼。窗隙微白。黃君道。差不多要天亮了。僭們還是假寐片時罷。於是兩人睡下不表。

孔老先生將這場絕大的駁論念完。便著實贊歎一番道。諸君。你看從前維新老輩的思想。議論氣魄。怎麼不叫人五體投地呢。我真要五體投地了這場駁論。一直重疊到四十幾回。句句都是洞切當日的時勢。原本最確的學理。旗鼓相當。沒有一字是強詞奪理的。不單是中國向來未曾有過。就在英美各國言論最自由的議院。恐怕他們的辯才。還要讓幾分哩。我們今日聽他這些話。雖像是無謂陳言。著者欲以陳言二字解嘲乎但有一件事。是我們最要取法的。你看黃李二傑的交情。他們同省同府同縣同里同師同學同游。真好像鷓鴣比目兩人。便異形同魂一樣。卻是講到公事。意見不同。便絲毫不肯讓步。自己信得過的宗旨。便是雷霆霹靂向他頭上盤旋。也不肯枉口說個不字。

兒這些勇氣是尋常人學得到的嗎。他公事上雖爭辯到這樣。至於講到私情。還是相親相愛。從沒有因著意見傷到一點兒交情。近來小學教科書裏頭。不是都有『黃李聯牀』一條。講他們兩人的交誼。拿來教那小孩子待朋友的榜樣嗎。諸君啊。你們若是要崇拜二傑。便請從這些地方著實崇拜起來。模範起來。我中國前途。也就日進月上的了。……衆大拍掌。（第二次講義完）

看官。孔老先生這回講義。足足講了兩個多時辰。他的口也講乾了。聽衆的耳也聽倦了。就是我們速記人的手也寫疲了。諒來看小說的人。眼也看花了。卻是黃李兩君發這段議論的時候。孔老先生並不在旁。他怎麼會知道呢。又如何能數全文背誦一字不遺呢。原來毅伯先生游學時候。也曾著得一部筆記叫做『乘風紀行』。這段議論。全載在那部筆記第四卷裏頭。那日孔老先生演說。就拿著這部筆記朗讀。不過將他的文言。變成俗話。這是我執筆人親眼看見的。至於以後有甚麼事情。我也不能知道。等禮拜六再講時。錄出奉報罷。

總批

拿著一箇問題。引著一條直線。駁來駁去。彼此往復到四十四次。合成一萬六千餘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極。中國前此惟鹽鐵論一書。稍有此種體段。但彼書往往不跟著本題。動輒支橫到別處。此篇卻是始終跟定一個主腦。絕無枝蔓之詞。彼書主客所據。都不是真正的學理。全屬意氣用事。以辯服人。此篇卻無一句陳言。無一字強詞。壁壘精嚴。筆墨酣舞。生平讀作者之文多矣。此篇不獨空前之作。只恐初寫蘭亭。此後亦可一不再了。

此篇辯論四十餘段。每讀一段。輒覺其議論已圓滿精確。顛撲不破。萬無可以再駁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

覺得別有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顛撲不破，萬難再駁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似游奇山水一般。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猶不足以喻其萬一也。非才大如海，安能有此筆力。然僅恃文才，亦斷不能得此。蓋由字字根於學理，據於時局，胸中萬千海嶽，磅礴鬱積，奔赴筆下故也。文至此，觀止矣。雖有他篇，吾不敢請矣。

此篇論題，雖僅在革命論，非革命論兩大端，但所徵引者，皆屬政治上生計上歷史上最新最確之學理，若潛心理會得透，又豈徒有益於政論而已。吾願愛國志士，書萬本讀萬遍也。

第四回 旅順鳴琴名士合并 榆關題壁美人遠游

且說黃李兩君，自從那晚上駁論個通宵，到天亮方纔胡亂睡下，一覺直睡到九點多鐘。本待當日入京，黃君忽提議道：「偕們北游一輪，也非容易，何不趁此機會，到旅順口大連灣游歷一回，看看那地自歸了俄國之後，他的經營方略如何？」李君道：「兄弟正有此意，妙極妙極了。」於是當日起行，由山海關折回牛莊營口。這是前日經行過的路徑，再由營口轉車，經過蓋城瓦房店等站，翌日便抵旅順口。原來從山海關到營口的鐵路，雖是借英國款項，卻仍算中國人辦理，所以路上還是中國景象。到那營口旅順鐵路，卻是俄國東方鐵路公司的主權。這公司雖說是中俄合辦，中國人卻那裏管得著一點兒事情。只見那路旁滿滿的圍著哥薩克兵，站內車內職役人等，自上至下用的都是俄人，便像進了俄羅斯境內一樣。連那站頭所標的地方名兒，以及一切章程告示，都用俄國字，就是通行貨幣，也是俄國的。幸虧黃李兩君，在歐洲也曾學過幾句俄國應酬話，不然，真是一步不可行了。

此山何山猗。此海何海猗。此岸何岸猗。此莎拉米士之灣猗。此莎拉米士之巖猗。

此佳景猗。此美談猗。卿等素其諳猗。

咄咄其興猗。咄咄其興猗。光復卿等之舊物。還諸卿猗。

唱到這裏。琴聲便自戛然止了。李君道。哥哥。你聽這不是唱的擺倫 Byron 那「渣阿亞」 Giaour 的詩篇麼。黃君道。正是。擺倫最愛自由主義。兼以文學的精神。和希臘好像有夙緣一般。後來因為幫助希臘獨立。竟自從軍而死。真可稱文界裏頭一位大豪傑。他這詩歌。正是用來激厲希臘人而作。但我們今日聽來。倒像有幾分是爲中國說法哩。說猶未了。只聽得隔壁琴聲。又悠悠揚揚的送將來。兩君便不接談。重新再聽。聽他唱道。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沈醉東風)……咳。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和平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撒芷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德羅士」「菲波士」兩神名。榮光常照。此地是藝文舊壘。技術中潮。卽今在否。算除卻太陽光線。萬般沒了。

黃君道這唱的還像是擺倫的詩呀。李君道不錯是那「端志安」Don Juan 第三齣第八十六章第一節呀。也是他借著別人口氣來警醒希臘人的。只聽得琴聲再奏。又唱道。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

(如夢憶桃源)瑪拉頓後啊山容縹緲。瑪拉頓前啊海門環繞。如此好河山也應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眺。難道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著者案翻譯本屬至難之業翻譯詩歌尤屬難中之難本篇以中國翻譯外國意填譜選韻在在窒礙萬不能盡如原意刻畫無遺

唐突西子自知罪過不小讀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

黃君道好沈痛的曲子。李君道這是第三節了。這一章共有十六節。我們索性聽他唱下去。正在傾耳再聽。只聽得那邊琴聲纔響。忽然有人敲門。那唱歌的人說一聲『Comein』言進來也。單扉響處。琴聲歌聲便都停止了。黃君道這是甚麼人呢。別的詩不唱。單唱這亡國之音。莫非是個有心人麼。李君道這詩雖屬亡國之音。卻是雄壯憤激。叫人讀來精神百倍。他底下遂說了許多甚麼『祖宗神聖之琴。到我們手裏頭。怎便墮落』甚麼『替希臘人汗流浹背替希臘國淚流滿面』甚麼『前代之王。雖屬專制君主。還是我國人。不像今日變做「多爾哥」

蠻族的奴隸。』甚麼『好好的同胞閨秀，他的乳汁，怎便養育出些奴隸來。』到末末一節，還說甚麼『奴隸的土地，不是我們應該住的土地，奴隸的酒，不是我們應該飲的酒。』句句都像是对著現在中國人說一般，兄弟也常時愛誦他。黃君道：『這唱歌的到底是甚麼人呢？說是中國人，爲何有這種學問，卻又長佳這裏，說是外國人，他胸中卻又有什麼不平的事，好像要借這詩來發牢騷似的呢？』兩人正在胡猜，只聽得鄰房的客，已經走了，不到一會，那唱歌的主人，也關門出來，兩人正要看看他是什麼人物，因此相攜散步出門。張望張望，恰好那人轉過身來，正打一個照面，卻原來是二十來歲一個少年，中國的美少年，穿著一件深藍洋縐的灰鼠袍，套上一件青緞對襟小風毛的馬褂，頭戴著一件藍絨結頂的小帽，兩人細細打諒他一番，那人也著實把黃李二位，瞅了幾眼，便昂昂踏步去了。兩人回房，正要議論議論，恰好聽著外間鈴聲走響，知是早餐時候到了，便到餐樓吃飯，不表。

卻說旅順口本是中國第一天險，當中有黃金山大砲臺，足有三百多尺高，四周圍有雞冠山、饅頭山、老虎尾、威遠營、蠻子營、椅子山、各砲臺，有大船塢、小船塢、水雷營、製造廠等，大所在。自從甲午一役以後，被日本占領，跟著俄羅斯用狡詐恫嚇手段，假託租借名目，歸入俄國版圖。現下俄人改做關東省，派一位總督駐紮，那關東總督管下分做四區：第一是大連區，第二是貔子窩區，第三是金州區，第四便是旅順區。據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俄國所出西伯利亞工商業年報，稱關東省共有住民二十萬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內中俄國人三千二百八十六，歐洲各國人百九十四，日本高麗人六百二十八，其餘都是中國人和滿洲人了。滿洲人有六萬七千多，中國人卻有十九萬二千多，內中山東直隸人居了大半，各省不過寥寥小數罷了。當下黃李兩君吃過了飯，便出外到各

處游覽。只見港內泊有俄國兵船二十來隻。砲臺船塢各工程忙箇不了。市街上雖然不甚繁盛。卻有一種整齊嚴肅的氣象。兩君順步前行。見有一家商店招牌上寫著廣裕盛三個字。黃君道：這一定是廣東人的鋪子。偕們進去探望。一探望也好。原來此地南方人極少。這鋪子裏頭的人。好容易碰不著同鄉的遠客。當下這兩位進去。通過姓名。問明來歷。鋪裏頭的人。自是歡歡喜喜的敬茶奉烟。不必多表。內中一位老頭兒。問道：兩位到來。是爲著公事。還是爲著私事呢？李君道：都不是。我們不過游學歸國。順道兒來看看這裏中國人的情形罷。那老頭兒便嘆口氣說道：這個不消提起了。想老夫自從十八年前。因爲這裏築砲臺修船塢。有許多大工程。工人來得很多。所以在這裏開個小小買賣。幸虧托福。還賺得幾個錢。便將家眷全份搬來居住。豈料自從和日本打敗仗以後。接二連三。迎新送舊。到了今日。却是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屋裏頭。做了個孤魂無主的客人。那苛刻暴虐情形。真是說之不盡哩。這裏俄國政府。前年也曾想抽人頭稅。每人每月一盧布。著者案一盧布照中國現在銀價約值一兩後來聽說有一位官員說道：待東方人民。要從不知不覺裏頭收拾他。不可叫他驚動騷擾。這事便罷議了。雖然如此。別樣租稅。種種色色。還不知有幾多。地稅房捐。比從前都加一倍。不消說了。甚至一輛車子。一乘轎子。一隻三板。都要抽起來。這還罷了。就是養一隻狗。也要抽兩盧布。養一隻雞。也要抽半盧布。兩位想想這些日子。怎麼能彀過活呢。至於做生意的人。更越發難了。他近來新立一種叫做營業稅。分爲四等。一等的每年要納三百六十盧布。二等的百二十。三等的六十。四等的四十。此外還有種種名目。計之不了。黃君道：這算是正項的稅則。此外還有甚麼官場貪贓額外勒索的沒有呢？那老頭兒道：怎麼沒有呀。那俄羅斯官場的腐敗。正是和中國一個樣兒。在這裏做生意。若不是每年預備著一份大大的黑錢。還過得去嗎？就是賣一塊肉。賣一根柴。也要拿出一二成和那

做官的對分哩。這還罷了。又常常有許多名目。叫人報效。記也記不了許多。我就講一件給你們聽聽罷。舊年八月裏頭。那大連灣的巡捕頭。忽然傳下一令。說道某月某日。皇家特派某將官來連查察事務。叫家家戶戶都要掃除潔淨。還要每家獻納五盧布至八盧布不等。若打掃得不乾淨。或過期不繳出這錢。都要罰銀五十盧布等話。自古道。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這些柔順良民。卻有甚麼法兒抵抗他呢。急得屎滾尿流。典衣服賣兒女的。將錢湊出繳去。卻是過了兩三個月。那裏看見甚麼將官的影兒。不過是巡捕的荷包兒。癩了。要想個新法兒。弄幾文罷了。這卻有甚麼人敢去和他算賬麼。這講的是官場哩。再講到那兵丁。更是和強盜一箇樣兒。還記得舊年十月裏頭。有山東人夫婦兩口子。因為有急事。夜裏頭冒雪從全州去旅順。路上碰著幾個哥薩克馬兵。說道他形跡可疑。一拿拿了去。到了兵房。那兵官便叫帶到自己屋裏頭。把那婦人著實姦淫一番。把那男子帶的一百五十圓。也搶箇精光。卻攆他出去了。及到出來。又是十幾箇兵丁。截住輪姦。你想那婦人如何受得住。白白就被他幹死了。第二天那男人到衙門裏訴冤。有誰理他。卻是連呈子都不收。那男人氣極。也自尋短見死了。你說做著別國的人民。受氣不受氣呢。黃李兩君。聽到這裏。不覺怒形於色。李君直著脖子說道。這口鳥氣。幾時才能洩得。那老頭兒道。李大哥。你氣也是無用。若使你長住在這裏。天天聽著新聞。只怕你便有一百幾十個肚皮。還不發氣破呢。黃君道。我看見報紙上說的。這裏的官。除了總督以外。只有四個區長。和那巡捕長。裁判長。稅務長。等幾個大官。是用俄羅斯人。底下許多小官。都是中國人做的。還有甚麼市議會。都是由中國商民公舉議員。難道眼見著這些委屈。都沒有個公道嗎。那老頭兒道。不用說了。不用說了。若使沒有這些助桀爲虐的無恥之徒。我們也可以清淨得好些。就只有這一羣獻殷勤拍馬屁的下作奴才。天天想著新花樣兒。來糟蹋自己。這才迫

得這些良民，連地縫兒都鑽不出一個來躲避哩。罷了罷了，中國人只認得權力兩個字，那裏還認得道理兩個字來。黃君道：你老人家在此經商多年，諒來資格也不淺，曾否在市會議員裏頭有個席位，何不聯絡幾個公正人去整頓整頓他呢？那老頭兒道：老漢近來因生意不前，固然沒有這種資格，兼之這裏議員的規矩，面子上雖說是由百姓公舉，其實都是拿些錢去俄國官場幹弄得來。老漢雖然沒有才學，這點羞惡之心是有的，難道老不要臉，還要替外國人充一回真正奴才麼？黃君肅然道：原來是一位愛國的好漢，失敬失敬了。李君道：既然如此，你老人家何不搬回家鄉，何苦在這裏受這口無窮惡氣呢？那老頭兒聽說，便長吁一聲道：咳，客官，我何嘗不想到這樣呢，只是現在中國官場待百姓的方法，你說就會比這裏好些嗎？只怕甚幾倍的還有哩。這還不了，依著現在朝廷的局面，這內地十八省，早晚總不免要割給別國人，到那時候，不是和我們這裏一箇樣嗎？省老漢下一回地獄，已經毀受了，犯不著拿這條老命，再往第二層第三層活地獄裏跑了。罷了罷了，說著眼圈兒一紅，幾乎弔下幾點老淚來。黃李兩君不便再提，重復講幾句家常寒暄的話，便自告辭。那老頭兒還款留晚飯，兩人說客店裏有事，謙遜一番，別去了。著者案以上所記各近事皆從日本各報紙中搜來無一字杜撰讀者鑒之

兩人出門，不勝歎息，還到海口，著實調查了一回，方纔回到客寓，已是晚飯時候，兩人換過衣服，同到餐樓，認著自己的席位坐下，不一會，看見對面席上，也來著一位中國人，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早上在隔壁房裏唱歌的那美少年。彼此自是歡喜，不免在席上攀談起來。黃李兩君從口袋裏取出名刺，將籍貫職業履歷略敘一番。那少年道：我今日偶然忘記了帶名片，見諒見諒，便接著說道：小弟姓陳，名猛，賤號仲滂，浙江衢州府人，從前也會在湖北武備學堂肄業，卒業之後，上頭要留在那裏當教習，因為看不過那官場腐敗情形，便自辭了。如今正

在奔走江湖。想盡盡自己面分的國民責任。可惜沒有聯手的同志。沒有可乘的機會。竟自蹉跎荏苒。過了好幾年了。李君便道。今兒早上僭們在隔壁房裏。聽著閣下唱著擺倫的詩歌。那雄壯的聲浪裏頭。帶著一種感慨的氣魄。便猜著一定是個有心人。今晚得在這裏相見。我們這一行。真算不孤負了。但不敢奉問。閣下到底爲著甚麼事來這旅順口。在這裏還是久住。還是暫住。陳君猛便道。不瞞兩位說。兄弟自從離了湖北以後。心裏常想道。俄羅斯將來和中國是最有關係的。現在民間志士。都不懂得他的內情。將來和他交涉。如何使得。因此發箇心願。要學俄羅斯語言文字。游歷俄羅斯地方。去年四月。便到這裏。一則學話。二則看看割地以後的情形。以爲中國往後若是有瓜分之禍。這便是箇小小的影兒了。所以想在這裏多住些日子。查個詳明。現在行蹤未定。只怕還有一年幾箇月。就閑哩。說完。又跟著問道。兩位從歐洲游學回來。爲何忽然來到這裏呢。黃君道。我們是從聖彼得堡搭西伯利亞鐵路回來。到了山海關。忽然想起。去國之後。不過幾年。我們的地圖。倒有好幾處換了顏色。不勝感慨。故此就近繞道。特來這裏瞧瞧。也不過和閣下一樣意思的。三人正談得入港。不知不覺已經吃完了晚飯。陳君道。早上在門口碰見兩位。看那颯爽的英姿。便覺肅然敬重起來。但見兩位穿著西裝。以爲是日本人。細看却又不像。正在納罕。僭們無意中遇著。也是一段機緣。雖未深談。已是一見如故的了。晚上請到我房裏頭。暢談半夕。彼此吐吐心事。何如。黃李兩君道。妙極了。說著三人散席同去。黃李兩君回到自己屋裏。洗過臉。換過衣服。便過隔壁陳君住房。只見那房分做前後兩間。後便是臥房。前間當中擺著一張書案。書案對面掛著一張英文的俄國經營東方地圖。書案左側放著一張小小洋琴。右側安著一個玻璃洋木的書架。架內拉拉雜雜的放了好些書。三人在書案旁邊圍著坐下。黃君順手把案頭放著的一本舊書。拿來一瞧。卻是英國文豪彌兒敦

的詩集已經看得連紙張都霉爛了。黃君便問道：看來閣下一定是很長文學很精音律的麼？陳君道：見笑見笑。不過從前學軍的時候聽那外國軍歌解得這音樂和民族精神大有關係。心裏想去研究他一番。這彌兒敦和擺倫兩部詩集是小弟最愛讀的。因為彌兒敦贊助克林威爾做英國革命的大事業。擺倫入意大利秘密黨爲著希臘獨立舍身幫他。這種人格真是值得崇拜。不單以文學見長哩。黃李兩君聽說越發敬重起來。心裏暗想道：這人的學問志氣精神樣樣不凡。確是將來一個人物。想來內地人才是有的。只是沒人去聯絡他。所以做不出甚麼事來。兩人正在那裏亂想。沈著臉好一會沒有說話。只聽得陳君忽然問道：兩位從西伯利亞一路來。這奉天吉林各地方是經過的。小弟正要有一件事奉問。不知可能見教麼？黃君道：請教甚麼事？陳君道：自從上年拳匪之變。俄國借著代平內亂的名目。東三省到處派兵屯駐。近日經幾次交涉。俄人允將駐兵撤去。現在北京政府的人都說這件後患已經免了。但據各國報紙說的。俄國撤兵還是和未撤一個樣兒。他的勢力倒比從前更穩固些。這種情形雖然猜也猜得著幾分。但小弟還沒有親歷其地。未知究竟如何。兩位是方纔從那裏來的。可能明白這個底細麼？黃君道：我們回來的時候也曾沿路耽擱考究考究。雖是爲日無多。不能十分精確。那外面是大略看得出來的。講到俄羅斯撤兵這件事嗎？那裏算得是撤。不過掩耳盜鈴。挪動一挪動罷了。從前喀希尼條約。巴布羅福條約。著者案喀希尼者前俄國駐劄北京公使巴布羅福者前俄國署理公使光緒二十二年李鴻章與喀氏定第一次中俄密約廿四年總理衙門與巴氏再訂條約各國報紙皆各以此二使之名其約。訂明許俄國派兵保護鐵路。卻是俄國鐵路從哈爾濱經過吉林奉天遼陽直至營口。所有要害繁盛的都會都是鐵路的勢力範圍。他說撤還不是和沒撤一樣嗎？你看他從牛莊撤去的兵。不過挪到遼河上流俄國租界裏頭。和東便達子集地方。這兩處都只離牛莊一點鐘的路程。他那從奉天府撤去的兵。不過由城

裏搬到城外租界也。只離城幾里路。現下正在那裏建造大兵房。可以容得六千多人的哩。他那從遼陽撤去的兵。又是挪到城外的鐵路租界。這租界裏頭。卻是新起成石壁大兵房兩座。還日日在那裏築砲臺。建兵丁病院。全是預備永遠駐筭的樣子呢。再有吉林省城的兵。說的是到四月八日。著者案此西歷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也就要撤去。其實不過挪到西便格安集地方。恐怕這話還是假的。爲甚麼呢。因爲俄國現在正要脅北京政府。要從格安集通一鐵路支線到吉林省城。這樣還何必挪動呢。至於哈爾濱。算是俄羅斯的都會。索性連兵也不消撤了。這樣看來。那撤兵的話。豈不是狙公餉狙的手段。朝三暮四。來騙那北京政府一班糊塗蟲嗎。據我看來。東三省地面。現在早已經變成了俄羅斯的印度了。閣下在這裏將近一年。專心調查這些事。諒來所聞一定越發的確。未知尊論何如哩。陳君道。可不是嗎。俄人的陰謀辣手。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就是北京政府。也何嘗不知道。不過自己瞞自己。瞞得一天是一天罷了。俄國這幾年經營東方。他那蠻力。實在驚人得很。據千九百年三月十九日俄國官報說的。他在中國國境和黑龍江沿岸的陸軍。共有五萬九千三百六十人。在西伯利亞地方的。有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人。在關東省。著者案即旅順大連一帶的。有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人。此後還新編成兵隊一萬七千二百人。加上西伯利亞新軍團四萬六千人。哥薩克一萬七千五百人。共計十六萬九千人。保護鐵路的兵。還不在內。講到海軍呢。當中日開戰以前。俄國東洋艦隊只有巡洋艦六隻。西伯利亞海軍團。只有砲艦四隻。到舊年統計。東洋艦隊已有戰鬥艦五隻。巡洋艦八隻。砲艦三隻。驅逐艦五隻。西伯利亞軍團。亦有巡洋艦一隻。砲艦六隻。合計二十七隻。十一萬零七百四十九噸了。這旅順口便是他東洋艦隊的根據地。你看他不是日日操演。好像在前敵一般麼。這還不了。近來又添出個小艦隊。新造成二十五隻小船。專游戈圖們江烏蘇里江上下游。說是防備海賊哩。

著者案此乃最近事實據本月十四日路透電報所載。我想目下北方一帶那裏還算得中國地方。不過各國現還持著均勢政策。又看見北京政府一羣老朽。件件都是千依百順。正好拿他當個傀儡。其實瓜分的政略。是早已經實行的了。就是這地圖不換顏色。那主權失掉了。官吏人民都做了人家的孝順孫兒。這還和瓜分有甚麼分別呢。你信不信。只管細細看那東三省三個將軍的行事。那一件不是甘心做中國的逆臣。反替俄國盡忠義嗎。李君便問道。這些無恥的官吏。是不消說了。難道那人民便都心悅誠服他不成。陳君道。誰肯心悅誠服。只是東方人。是被壓制慣了。從那裏忽然生出些抵抗力來。況且俄國待此地的人。是用那戰勝國待俘虜的手段。一心要給些下馬威。叫這些人知到他的利害。那橫暴無理的事情講也講不了許多。我這裏有一張昨日才寄到的新聞紙。內中一段。講到這個情形。請兩位看一看罷。說着。從右邊書架底下那層。拿出一張西報來。兩人一看。見是美國桑佛郎士戈市的「益三文拿」報。陳君翻着第三頁。指着一條題目。兩人看。『是滿洲歸客談。』看他寫道。

美國議員波占布。因想查考俄羅斯待中國人的情形。改了中國服裝。到滿洲地方游歷。在那裏就擱了半個多月。昨日回來。據他說的。哥薩克兵到處糟蹋中國人。實在目不忍觀。中國人便吃飯也要躲在密室裏頭。倘若不然。只要碰着那哥薩克兵經過。他不餓便罷。餓起來。便闖進去端着大碗大碟的吃個風捲殘雪。就是因為穿的是中國裝。也會着過他一次。正端起飯來。吃不至兩口。就被他搶去了。再有中國人所開的鋪子。那哥薩克兵進去。看見心愛的東西。不管他價錢多少。只隨着自己意思給他幾文。便拿了去。甚至一文不給的時候。都有哩。那鐵路礦山做工的工人。屢屢被兵丁。將他的工錢搶奪精光。這種新聞。算是數見不鮮的了。有一次我從營口坐車到附近地方。路上碰見一個哥薩克。走來不管好歹。竟自叫我落車。想將這車奪了自己。

去坐。我不答應他。他便斗大一個拳頭揮將過來。虧我懂得句把俄國話。說一聲我是美利堅人。方纔罷手。又有一次。無端端迫我脫下衣服。也是我講明來歷。方走開了。我在那裏不過二十天。已經遇着了恁麼多橫暴無理的事。正不知住在那裏的中國人。怎樣過得這個日子哩。

著者案此段據明治卅六年一月十九日東京日本新聞所譯原本並無一字增減

黃李兩君看畢。隨說道。這樣看來。豈不是滿洲別的地方。那中國人受的氣。比這旅順一帶還甚些麼。陳君道。甚得多哩。我看俄人的意思。是要迫到東三省的人民。忍也忍不住。捱也捱不起。跳起來和他作對。他便好。借着平亂的名兒。越發調些兵來駐紮。平得幾輪亂。索性就連中國所設的木偶官兒都不要了。黃君道。俄人這些舉動。雖是令人髮指。卻還似老虎吃人一樣。人人都會恨他。都會防他。更有在南方占定勢力範圍的幾個國兒。專用那狐狸精手段。先把你的精血吃盡。才慢慢的取你性命。到臨死的時候。還說他是我的情人呢。李君道。狐狸精固然可惡。老虎亦是可怕。陳大哥你久在這裏。熟悉情形。也曾想得出個甚麼法兒。將來對付他的麼。陳君道。現在中國是恁般一班人。當着政府。這卻有甚麼好講。若還換過了一番局面。一國國民認真打疊起精神來。據我看俄羅斯是沒有什麼可怕的。李君道。這是甚麼緣故呢。陳君道。天下最可怕的。莫過於國民膨脹的勢力。現在英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被這種勢力驅逼着。拿中國做個尾閥。獨有俄羅斯呢。這種勢力。雖不能說他沒有。但大半卻是從君主貴族侵略的野心生出來。所以我覺得這各國裏頭。俄羅斯是最容易抵抗的。去年曾看見日本人著了一部書。叫做俄羅斯亡國論。說俄羅斯也是一個老大帝國。不久便要滅亡。雖然立論有些偏處。卻也都還中肯哩。他現在日日侵略外頭。也不過爲着內亂如麻。借此來鎮壓人心罷了。其實俄羅斯的國力。那裏能敵在今日生計競爭界中占一個優勝的位置。他現在雖然也跟著人講那振興工商的政策。但專制政體不除。

任憑你君相恁地苦心經營。民力是斷不能發達的。生當今日。那民力不發達的國家。能穀稱雄嗎？我想中國將來永遠沒有維新日子。便罷。若還有這日子。少不免要和俄羅斯決裂一回。到那時候。俄國虛無黨也應得志。地球上專制政體也應絕跡了。兩君以爲何如麼？黃李二人點頭道是。再拿表一看。見長短針已交十一點鐘。二人告辭歸寢。陳君道。兩位打算在這裏還有幾天耽擱？黃君道。也不過兩三天罷了。陳君道。明日恰好是禮拜日。兄弟也沒有甚麼事情。就奉陪兩位到大連灣金州一游。何如？李君道。妙極了。明兒再見罷。於是分手歸房。一宿無話。

明日六點鐘。大家起來。回到餐房吃過早飯。三人相攜着去游大連灣金州貔子窩等處。一連游了兩日。陳君還說了許多俄國內情。和他在關東省各種方略。黃李兩君也說了許多歐美諸國的文明精神。自此三人如膠似漆。成了真正同志。不在話下。過了三日。黃李兩君告辭回京。陳君道。兩位何不索性到威海衛膠州一游。由海道回南。豈不是好？黃君道。僂們行李還在山海關。只得再走一輪。陳君不便挽留。說一聲珍重。別去了。

且說黃李二人從旅順搭早車。晚上八點多鐘。纔到山海關。仍在前日的客店前日的房裏住下。胡亂吃了晚飯。不免有些疲倦。倒頭便睡了。次早起來。梳洗已畢。正在收拾行李。打算起程。猛擡頭望見前日醉中題壁的那一首詞底下。接着滿滿的寫了一幅字。上前仔細看時。卻是一首和韻。兩人一面看一面念道。

血雨腥風裏。更誰信太平歌舞。今番如此。國破家亡。渾閑事。拚着夢中沈醉。那曉得我儂憔悴。無限夕陽無限好。望中原。賸有黃昏地。淚未盡。心難死。

人權未必釵裙異。只怪那女龍已醒。雄獅猶睡。相約魯陽迴落日。責任豈惟男子。卻添我此行心事。盾鼻鬚痕。

人不見。向天涯空讀行行淚。驪歌續壯心記。

讀完黃君道這好像女孩兒們口氣。李君道看這筆跡。那雄渾裏頭帶一種娟秀之氣。一定是閨秀無疑了。往下看時只見還有跋語兩行寫道。

東歐游學道出榆關壁上新題墨痕猶溼。衆生沈醉尙有斯人。循誦再三爲國民慶兼葭秋水相失交臂。我勞如何。根觸迴腸。率續貂尾。癸卯四月。端雲并記。

李君道奇了。這人莫不是也要搭西伯利亞鐵路去游學。和我們恰做個東勞西燕麼。只是他游學爲甚麼不去西歐。卻去東歐。不從香港去倒從這邊去呢。當下兩人猜擬了好一會。畢竟著摸不出。只得將他的詞抄下來。記入『乘風紀行』裏頭。便當日搭火車。經由天津入北京。不表。

總批

今日之中國。凡百有形無形之事物。皆不可以不革命。若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皆時流所日日昌言者也。而今之號稱爲革命詩者。或徒摭拾新學界之一二名詞。苟以駭俗子耳目而已。是無異言維新者。以購兵船。練洋操。開鐵路等事。爲文明之極軌也。所謂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著者不以詩名。願常好言詩界革命。謂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風格。鎔鑄之以入我詩。然後可爲此道開一新天地。謂取索士比亞彌兒頓擺倫諸傑構。以曲本體裁譯之。非難也。吁。此願偉矣。本回原擬將『端志安』十六折全行譯出。嗣以太難。迫於時日。且亦嫌其冗腫。故僅譯三折。遂中止。印刷時。復將第二折刪去。僅存兩折而已。然其慘澹經營之心力。亦可見矣。譯成後。頗不自嫌。以爲不能盡如原意也。願吾以爲譯文家言者。宜勿徒求諸字句之間。惟以不

失其精神爲第一義。不然，則詰屈爲病，無復成其爲文矣。聞六朝唐諸古哲之譯佛經，往往並其篇章而前後顛倒，參伍錯綜之，善譯者固當如是也。質諸著者及中西之文學家，以爲何如？瓜分之慘酷，言之者多，而真憂之者少。人情蔽於所不見，燕雀處堂，自以爲樂也。此篇述旅順苦況，借作影子，爲國民當頭一棒，是煞有關係之文。其事跡雖不能備，然搜羅之力頗劬，讀者當能鑒之。

飲冰室專集

世界末日記

地球之有生物。凡二千二百萬年。其間分六期。太初期一千萬年。生物原始期六百萬年。生物發生期二百三十萬年。高等生物發生期五十萬年。原人期三十萬年。人智開發期二百萬年。自茲以往。地球日以老。太陽日以冷。而一切有情。遂皆滅盡。

太初時期。地球皆洋海也。洋底凸處。厥生島嶼。島嶼連積。寢成大陸。水質鬱蒸。騰爲空氣。太陽熱力。最初極盛。以次遞減。溫熱之度。愈嬾愈低。原人期間。地球面積四分之一。尙以水蔽。溫度猶甚。不適民宅。年復一年。紀復一紀。雨水之一部分。深漬入地。不還大洋。雨量日減。洋面日窪。空氣愈減。溫度愈降。而冰雪界之範圍。日以擴大。前此惟在高山及南北兩極地者。寢假遂侵入溫帶矣。太陽者。地上一切光熱之原力也。太陽本體。既日冷卻。其發光力漸失。前此如電如燄之青白色。烈光。漸變爲金色。漸變爲黃色。爲赤色。其發光之變化。由日面斑點之增加。噴火之減少來也。坐此之故。地上溫熱。日低一日。地形隨之而變。陸日多而海日少。寒帶之氣候。移於溫帶。溫帶之氣候。移於熱帶。遂使兩極與赤道。日相接近。人畜之所得居者。惟在赤道下溫暖之谿谷。其餘諸地。皆成雪積冰天矣。

歷數十世紀以後。人智愈進。入道愈完。形體上之勞作。既已盡絕。電氣機器之用。普徧全球。一切物類。可隨意用。

人力以生產之人種合一。萬國大同。雖於一羣之中。尙有優者劣者。治人者治於人者之分。不能如古代詩家所夢想之完全平等。然殘酷慘苦之事。殆絕跡矣。於是西曆紀元後二百二十萬年頃。人類文明最後之中心點。移於赤道下亞非利加中央之桑達文市。前此羅馬、巴黎、倫敦、維也納、紐約、諸名都巨府。既於數十萬年前。埋沒於冰下。

桑達文之共和府。今也奢侈華麗。文明達於極度。上古時巴比倫、羅馬、巴黎諸地幼稚的快樂。視之殆瞠乎其後。其進步之結果。其科學工藝勞作之應用。使人生之快樂幸福。達於絕頂。敏靈之電氣。濃郁之薌澤。微妙之音樂。常使人之五官。受劇烈之刺激。華燈璀璨。雖夜若晝。人之神經。與之相逐。無寸晷之休息。於是男女平均僅及二十五歲。即消耗其能力以死。人人見地球寒氣之日烈一日也。知彼久沍而永不解之嚴冬將近也。愈恣意於目前一日之樂。相競於生計之華美。極耳目之欲。舉世之婦人。無欲爲人母者。上等社會之女子。講求種種方法。以避妊娠。其爲世界盡爲母之義務者。惟下等社會中之少數者而已。而當時受寒氣之襲擊最劇且烈者。惟下等社會爲尤甚。馴至一切婦女。皆覺妊娠生產之無所利。相率避之。卒乃桑達文政府以公議發布一法律曰。有能爲我地球產出最後之人民者。則以共和府全體之財產贈與之。以爲報酬。雖然。終無應者。

噫。世界終末之期。早已至矣。地上已無復新生繼出之人類。然人人尙望幸福之在於來日。怨恨不和。悲嘆爭論。誹謗絕望之聲。絡繹不絕。人類生活之價值已失。最後經醫學會會員悉心評議。講救治之法。曾無寸毫效。此有限之人民。發癲狂病者。日多一日。醫學會員政治家等。互相討論。爭議激烈之極。至以刀劍相血鬪。而生理上政治之救濟。竟不可得見。

時則有共和府最後之住人，名阿美加者。原注阿美加者最後之義也。大集公衆，攘臂而責其瞶癡，且建一議曰：請以政府之

費，造電氣飛船，乘之以探求赤道溫暖之地，率國民而移住焉。卒乃共贊此議，遂造飛船，命健壯之男子乘之，騰

空以試遠征。

噫，登高一望，極目千里，全地早已隱蔽於冰雪之下，到處荒原殘蘄，淒涼寂寞，如睡如泣，霜雪漫空，海陸一色，時見孤峯寂然立於冰洋之上，偶藉羅盤經緯線之力，想像零落舊都之遺跡，地上萬物，既無一之可辨識，其接於眼簾者，惟有「冰」與「無」之兩物而已。每夕目送太陽之赤盤作死色，以沈於皚皚白原之西端，如是者以爲常。

飛行數日，船員之死於餓死於凍者，既已過半，日者船中一人下瞰，見有一河，尙未冰結，細察其旁，似有零落大都之遺址，試下降焉，不料河邊竟有一羣之人，船員皆如夢如覺，喜躍無量，地上之羣，亦以非常喜色迎之。蓋此羣亦人類最後之一羣，而方在絕望之極點者也。羣中一老人，身穿鹿皮，相貌奇古，爲一羣之長，今見新客之從天降也，羣集左右，燔柴枝炙魚肉，以相歡待，於是新來者逐一談其來歷，且問曰：以地形方位測算之，此地得非南亞美利加洲之亞瑪遜河口乎？按亞瑪遜大河在今巴西國世界五大河之一也。

老人曰：然，聞諸上古之口碑，此亞瑪遜河之水，其大如海，今也全不然。昔者巴西、亞爾然丁、哥倫比亞諸國之盛於南美也，北美洲分爲聯邦，紐以合衆國政府，其在歐洲，有法蘭西、英、吉利、俄羅斯諸國，互握霸權，爭相雄長，其時之大西洋，非常廣闊，自紐約至哈布黎，自檳南浦至達卡兒，彌望皆海水也。今之西印度大陸，注當時不過區區數島嶼而已，大洋之水，比諸今日，既多且深，降雨頻繁，河水不涸，如此地者，永世以來，不見冰雪，草木暢茂，花

鳥四時。曾幾何時。迄於今日。此等景物。隨地球之形質。而全變異。大地之自轉本軸。日以遲緩。晝長月遠。太陽全冷。疇昔大洋之水。蒸發入空。爲雲爲雨。爲泉爲川者。今皆乾注於地殼內。空氣乾燥。溫熱減少。人畜之住處。漸次減縮。今惟餘赤道一帶之地。少保殘喘。卽橫貫於吾儕亞美利加與君等之亞非利加同一緯線之片地而已。

彼歐洲者。由北極而西伯利亞。而拉布蘭。而亞爾布士。而高加索。而比利尼士。先後次第埋沒於冰塊之下。當前此紀元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頃。彼中號爲文明之極軌者。曾不數百年。遂以滅亡而一無所存。彼歐洲諸國。因其人羣組織之方法。離奇妖怪。卒自漸滅於其本身之血海之裏。當時之宗教家。政治家。經濟家。倏然以爲永久宏大之榮華幸福。集於彼等。囂然以天之驕子自命。豈意曾不旋踵。遭支那人復仇之襲擊。遂狼狽散亂。而無一足以自保也。壯哉我支那人譯至此不禁浮一大白 但不知我國民果能應此豫言否耳。 据近世史所記載。昔嘗有探險遠征者。入冰中以探古代巴

黎倫敦柏林維也納聖彼得堡之舊跡。所至往往見其所用種種兵器。竊計當時之人類。實與禽獸相去不遠。蓋爲一種野蠻之族類。無可疑也。屬盡歐人 彼其野蠻情狀。徵諸今日圖書館所存古書。亦可見其一斑。彼時有犯罪者。

以刀劍毒藥種種殘忍之方法以殺之。而號稱文明中心點之大都會。往往有大革命之起。填屍如陵。流血成河。或懸人於壁而銃殺之。有所謂斷頭機者。殺人如草。不聞聲云。此等風俗。實今日吾人所不可思議者也。近世史家。指吾輩之此等遠祖。謂未可加以人類之名。誠哉其然也。罵盡歐人

使於彼時代。而世界之末日忽至。遽爾陸沈。則其所損失者亦自有限。顧乃不於彼時。而於今日。今也星移物換。至於我輩所值之時代。使我等不得不死。不得不亡。我等之死亡。實由於沍寒耳。大地之物產既絕。無五穀無家畜者已數百年矣。食物之存者。惟一魚類而已。我等之中無一婦人。我今日早已無可新產之兒孫矣。

新來者聞此最後之一言。如電氣然。刺激於胸腦。飛船船長驚曰。噫呀。你們裏頭。亦是沒有一個女人嗎。老人曰。然。無婦人久矣。船長曰。嘻。我等故土無一婦人。我等實求配偶。求傳種。故遠航以至於此。老人曰。噫。君等亦無女性者存乎。主客相顧。默然有間。

却說非美兩洲此等事件。初起以前。於亞細亞洲之錫蘭島。實爲亞細亞人種最後逃避之所。其時之錫蘭島。因海水已涸。直與亞細亞之南端相緊接。蓋此地以近赤道故。嘗爲此方之樂園者也。今也於亞端士山麓有最後之人類婦人十二名者存。

此地男性之人類。早已消滅。先是此地女權極盛。一切政治事業。皆全歸於巾幗社會。其結果也。少女之數。遂遠加男兒之上。自數世紀以前。凡代議士。法律家。醫家。種種高尚之職業。皆以健強之女子。代柔弱之男子。語趣寢假

而商業。技藝。文學等。人羣中所有事業。皆壟斷於女子之手。男子之教育。日以荒落。馴至求一適當之園丁。農夫。亦不可得見。其婦人亦不必直接勞作。惟以精巧之機器。成就各種事物。及地力既盡。生物之繁殖。日以滅殺。人類之孳乳。亦自不得不差縮。自此以往。不復有如前日之成一家族有多數之兒孫者矣。間有姪產。而女子之數。常多於男子。即幸得一二男子。亦大率殤夭不育。蓋遺傳淘汰天演之作用使然也。此等傾向。日甚一日。及至世界之末日將近。而亞細亞洲僅餘三家族耳。不幸其中男子二人。亦早夭逝。至是而代表亞細亞曠劫以來過去未來之人種者。惟此十二婦人。

此十二婦人中。其最少者。名曰愛巴。生三歲而其父死。其父即人類最後之父。而與其母結婚未久。即罹心臟病以死者也。丁斯時也。因人口業務之減少。而萬物所附屬之利益價值。亦隨之而減少。疇昔廣大繁華之錫蘭大

都會次第爲植物所進擊。而日以埋沒。街衢第宅。鞠爲廢丘。雜草荆榛。高可隱屋。人治退去。天行猖狂。凡寒帶地之植物禽獸。皆圍集於大都之旁。都中所餘之建築物。惟一公家圖書館而已。館中所有一切文學書。久已荒廢。其可覽者。惟有考究世界末日大問題之科學書籍。與過去之歷史。此生存之一羣。雖尙日望永遠之幸福。而其大凶日早已相逼而不可復避。

人力既已衰頹。於是萬能力之機器作用。亦隨之而消滅。電氣之動力。已廢不用。其間有游歷者。只爲避冰雪之襲擊。逃而至他耳。當數世紀以前。全地球之人民。無論住於何地。雖隔千萬里。得對語如比鄰。全地合爲一國民。同用一種言語。雖然。今也隔絕寂寞。忽復於太古混沌之舊世界。三羣之遺民。互相睽隔。彼此不復知消息。而前此錫蘭雄壯活潑之婦女。今也統治之精神。好奇之感情。一切消滅。乃至快樂愛情之希望。亦已墮絕。雖餘彼等最無聊最不幸之一羣姊妹。結成一離鸞寡鵠之淒涼家族。同著尼服。度此殘年。此實愛巴三歲時之情狀也。雖然。厄運既日迫。瞬息不可留。此一羣中。以非常之速率。而日減削。經十五年。已蝕亡其過半。當阿非利加桑達文飛船降南美之際。錫蘭之一羣。僅餘五人。而其最少者方十八歲。

於時彼飛船隊聞老人之言。已知亞美利加無一婦人。亞非利加亦復如是。歐洲既久葬於冰雪裏。亞細亞亦已於一世紀以前。不通問。想其命運。亦與歐洲等。然則除遄返故土之外。更無希望。乃於翌日辭美洲之兄弟而行。

當飛船之啓行也。美洲之一羣。頗有欲與之偕。以移住於桑達文者。然以老者不堪懷土之情。欲埋骨於故山也。又以非洲亦無復婦女也。故遂止。而船中人乃獨就歸途。此次復繞地球之他面以行。經過美國之故墟。但見零

落舊都。隱沒於點點白烟之中。其淒涼有更過於來時路者。

掠疇昔。泱泱之太平洋。今日莽莽之白平原。而過。若者爲暹羅。若者爲新嘉坡。若者爲麻六甲。其地面久已爲層冰深雪所蔽。時正近錫蘭。雪色稍薄。停船一眺。異哉。一零落大都之下。蠢蠢然。若有人跡。是正地球上最後婦人。栖止之鄉也。

船員驚喜下降。諸男子等告以此次遠征之目的。及其所經歷。彼一羣之女子。於絕望之餘。獲此奇遇。朱顏頓開心目俱豁。相會不及半日。而此憔悴五尼女。忽變爲媚秀之五美人。諸男子乃說諸女子以同赴桑達文之利益。彼等雖尙戀戀故土。然默忖此地物力既盡。不可終日。如彼桑達文。或尙有數年安居之希望。遂悉表同情。願與偕行。就中男子之阿美加。與女子之愛巴。二人者一度相見。愛情纏綿。恍如曠劫以來。久別復合。於是淹留半月。男女相握。以向桑達文。彼等探險隊得此美滿之發明。其愉快何如哉。

不圖山河未改。風景全殊。彼等既返故土。而桑達文已迥非瀕行時之狀況。曾無一人倚門以望。埽徑以迎。頰首一望。前此常時集會之公館。已成蕪廢。賸有纍纍墳墓。突兀眼前。彼等出此空船。先入公館。但見其親族朋友。死體狼籍。或正瀕於死。餘喘呻吟。蓋自彼等遠遊以來。居民之數。已僅餘三十。加以怒風頻號。酸雪屢襲。一切廬室。破壞無餘。今惟恃此堅牢之一公館。相率羣居。爲最後逃避之所。雖然。復有一種傳染病起。次第勦滅衆生。今早成一不堪入目之餓鬼地獄。此遠游之歸客。惟以吻沫相濡煦。舍此更無他圖。

既而寒氣日加。烈風不斷。太陽之微弱光線。不復能透過濃霧。以照此世界。惟於室內燃火。緊閉窗戶。少保存溫度。於萬一羣中之最勇敢者。至此早已絕望。惟日日屈指以數生存者之數。計數禮拜內。由十五人而餘十人。由

十人而餘五人。其遺存於最後者。僅有阿美加及愛巴之兩男女。與數千萬年前之亞當夏娃相對峙。彼二人者。生息於慘苦之下。既久。忽然一日。大風頓息。太陽復從雲間瑟縮而出。於是二人更鼓勇氣。思一見世界最後之現象。乃復駕飛船冉冉上騰。俯瞰桑達文全都。早入雪中。不復可辨。彼等見北方一帶之地。冰雪稍薄。乃向以進行。

撒哈拉沙漠以南。亞非利加之大曠原。雨雪雲霧。皆不如他地之甚。蓋由其地質爲地球中寒氣最低度使然也。自此士以達於亞刺伯。努比亞。本爲熱帶風經行之路。故埃及之一部分。得免嚴冰暴雪之襲擊。二人循此以行。止於層冰峨峨之尼羅河上。矚目一望。但見布拉密之大金字塔。莊嚴如故。偉大如故。屹然立於千里一白之間。於戲。此人類第一之華表。而太初文明之紀念碑也。彼其幾何學的碩大之建築。與天地相終始。彼以其脩然物外之冷眼。覷盡此世界無量家無量族無量部落無量邦國無量聖賢無量豪傑無量鄙夫無量癡人無量政治無量學術無量文章無量技藝。乃至無量歡喜無量愛戀無量恐怖無量慘酷無量悲愁。一切人類所經營所構造。其得遺存於世界之終末者。惟此一物。惟此一物。於是乎世界最後之人。與最初之王者。卒乃同求安身立命之地。於此一坏土之下。於戲。不亦奇哉。不亦奇哉。

未幾暴風再起。大雪頻注。愛巴曰。『我等終不可不死。今行何之乎。願請少留。妾惟願憑郎君之腕。以死於平和。』二人乃求金字塔中一洞穴。占一坐於其內。相與憑眺。一望無垠之冰雪原。

此絕世之少女。爲寒氣所襲。以輕顫之皓腕。與所愛者相偎抱。此絕世之美少年。亦微抱所愛者之酥胸。香腮。蹙。萬種溫存。雖然。風益暴。凍益甚。雪打金塔。晝晝有聲。少年曰。『愛卿啊。我等實世界最後之人也。君看此世界

中國土何在。政治何在。學術何在。技藝何在。榮華何在。威力何在。今日全地球只贏得雪中一大荒塚而已。』少女曰：『然。吾觀歷史上無量數之美人。顛倒幾多英雄豪傑。纏綿歌泣於彼數十寒暑。雖然。愛根終當斷絕。愛根終不得不斷絕。妾愛君也。而今既不得不死。君愛妾也。而今既不得不死。』少年曰：『雖然。我輩有不死者存。』少女曰：『然。我輩有不死者存。一切衆生皆有。妾今已不寒。請與君一散步。』何圖方欲起立。此少女之足。已爲寒氣所迫。失其感覺力。向後忽倒。乃曰：『妾今欲眠。』乃以纖手倚少年之肩。吻與吻一相接。彼少年握其所愛者之手。置諸膝上。曰：『吾愛卿。吾護卿眠。』於時放最後之眼界。一瞥太空。萬有之形。一切既死。萬有之相。一切既死。萬有之色。一切既死。萬有之聲。一切既死。惟餘雪風颯颯。薄擊切切。塵塵不滅之金字塔。地球上獨一無二之形相聲色。於是乎在。

俄而有一種異音。蹶然來前。嘻。此何聲歟。其金字塔中更有人歟。其鳥歟。其寒帶之熊歟。何圖一匹之犬。來於彼兩相愛者之側。一跳一躍。發大慈悲大歡喜之聲。以震盪此最後世界。噫。此阿美加所畜之愛犬也。以何因緣。而得來此。吾不能知焉。但見夫跳擲數匝。以舌舐兩人面。與其手。以身翼覆彼等。而彼等已寂然無聲。自茲以往。漫天之大雪。益降積於地球之全面。

而地球尙自轉。本軸向無垠之空中。孳孳汲汲。飛行無已時。

太陽依然也。然其如死之赤光。歷永年後。卒全消滅。杳然一黑暗的天幕。長在深夜之裏。繞此。厖然一大黑丸。以運行。

羣星歷歷。尙依然燦爛於無限之空中。

無限之空中。依然含有無量數之太陽。無量數之地球。其地球中。有有生物者。有無生物者。其有生物之諸世界。以至智全能者之慧眼。微笑以瞥見之。「愛」之花尙開。

譯者曰。此法國著名文家兼天文學者佛林瑪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記也。以科學上最精確之學理。與哲學上最高尙之思想。組織以成此文。實近世一大奇著也。問者曰。吾子初爲小說報。不務鼓盪國民之功名心。進取心。而願取此天地間第一悲慘殺風景之文。著諸第一號。何也。應之曰。不然。我佛從菩提樹下起。爲大菩薩說華嚴。一切聲聞凡夫。如聾如啞。謂佛入定。何以故。緣未熟故。吾之譯此文。以語菩薩。非以語凡夫。語聲聞也。諦聽諦聽。善男子。善女人。一切皆死。而獨有不死者存。一切皆死。而卿等貪著愛戀。瞋怒猜忌。爭奪胡爲者。獨有不死者存。而卿等畏懼恐怖。胡爲者。證得此義。請讀小說報。而不然者。拉雜之。摧燒之。

飲冰室專集

俄皇宮中之人鬼

此篇乃法國前駐俄公使某君所著也。俄前皇亞歷山大第三，以光緒二十年十月崩於格里迷亞之離宮，旋以莊嚴之儀式歸葬於聖彼得堡。其誰不知此文不過著者之寓言耳。雖然其描寫俄廷隱情，外有無限之威權，內受無量之束縛，殆有歷歷不可掩者。專制君主之苦況，萬方同概，豈惟俄皇。譯此以爲與俄同病者弔云爾。

譯者識

余不幸以小說家聞，今將執筆述一親見之怪事。此其事苟稍識俄國內情者，眼光應能照及，猶恐讀者以出余手筆，且以事實類於不經，或疑爲子虛賦烏有先生傳，則大失余意矣。故今先與讀者約，必毋以讀小說之意讀茲篇。

歐洲人以外交家自許者甚衆，而無一人能知俄羅斯，非不知俄羅斯之政府也。以彼行事主祕密，其中有萬種不可思議之隱情，故彼當局者，藉假面以與天下相見，猶佛優登場然。余奉使駐彼得堡時，彼亦僅授余以一尋常看官之位置，而不意余之竟能入其內幕而察其真相也。

自皮相者觀之，俄國以專制聞天下，君權無限，生殺與奪，一在其手，天下最快心得意占地球上縱欲家第一等地位者，孰有過於俄皇哉。雖然，六十年前，康士但丁公，以太子之身，棄位而逃，以讓其弟尼哥拉第一，此世人所

共聞也。聞焉者駭焉。以爲公何高尚。乃爾。敝屣富貴。乃爾。而烏知夫好逸惡勞。趨安避危。亦猶夫人之恆情。彼其於利害得失間。審之極熟。不欲耽虛名。而受實禍。以爲高也。

有俄國者。非俄皇也。俄皇爲獵犬。而別有驅而噬之者。俄皇爲傀儡。而別有持而舞之者。噬之舞之者。誰。彼其遺族官吏之中。自有一種不可思議之祕密黨。盤踞全俄無上之勢力。逆者死。觸者壞。從俄皇屢代遇刺。萬乘之尊。如豕在牢。不知者以爲全屬虛無黨使然。而豈知其斃於親臣大臣之手者。尤夥且毒。而彼日日崇皇拜皇。言皇權神聖。不可侵犯者。乃正爲皇獄吏爲皇劊手也。

歲甲午。西曆十月。俄前皇亞歷山大第三。以病不起。聞各國報館。皆紙筆爭紀其事。既而新君登極。移住冬宮。天下想望新政。其國之新黨。咸謂今皇居儲貳時。已不喜專制政策。行將取自由主義。以鑒民望。則最劇最烈可畏可怖之虛無黨。亦以政局未定。沈幾以觀其變。故今皇初卽位時。俄國政界。稱最靜謐。雖然。俄廷者。奇聞怪象之淵藪也。政海波瀾。靡時或息。無端有一種無可思議之怪說起。其說維何。則冬宮有鬼也。其鬼維誰。則先帝亞歷山大第三也。

俄國警察手段之密之捷之酷。甲天下。稍觸政府之忌。則將以雪窖冰天之西伯利亞爲葬身地。國中人蓋兢兢焉。此謠言之起也。索隱家雖屬於目。而莫知其說所自來。更閱數日。則已噤口莫敢復道。其知之而言之者。不過上流社會之若干人耳。俄國報館既相戒勿敢言。外國訪事更安從耳之。故歐洲各國。殆無一人能知其事者。而獨奈何有余一人在。

讀者勿謂余好奇也。余竊念此事。或有關法國之利害。故必欲窮其真相。然後卽安。幸也。天假之緣。余彼時正在

俄京聖彼得堡也。余駐俄公使任既滿，何以仍在俄，則以代表法國賀俄皇加冕，公事既畢，爲舊交所繁雜，未能遽行故。

余充公使時，有一知己，爲尼士智伯公爵夫人，其子名波里斯，爲皇帝近侍。現正服職冬宮，冬宮有鬼之說，既出其翌日，公爵夫人招余飲，談及宮中今夕開大跳舞會事，忽見波里斯盛服，匆匆自外來，比入門，遽高聲曰：母親願聞昨晚之事乎？夫人叱曰：有客在，胡得無狀？波里斯紅漲於面，急向余爲禮，余識波里斯時，彼正在提抱，視余猶父，今已翩翩一美少年矣。余以其有事稟母，辭欲行，母子強留，波里斯爲余述所見，可知一時震動上流社會之風說，正波里斯揚其波也。

我輩嘗讀俄國史者，必能知俄皇所住冬宮，爲世界上著名壯麗之宮殿，無俟余喋喋，以其太大也。故餘於用，常有空房，以患虛無黨也。故不居之室，亦置守兵，皇眷所居，則選近衛兵之秀者衛之，皇帝所居，則以貴族少年任侍衛，波里斯卽其中之一人也。

俄皇所居室，共有八間，繞以游廊，東通別殿，西盡處有一門，封鎖謹嚴，其前面少有餘地，可窺後苑，自此而進，只有空房數間，相傳數十年來無居者，此處原可不設守兵，但以防俠客故，仍派侍衛一人看守焉。波里斯前夜所值宿，卽其地也。

疏星明滅，樹蔭婆娑，夜靜無人，獨立沈鬱幽陰之境，卽勇夫亦覺無聊焉。雖輪值僅三小時，瓜代後卽可安息，而衛士猶常不樂奉此職，幸也。新君卽位之翌日，卽命廢此處下半夜之直，於是直宿者皆頌新皇功德不置。

波里斯是晚自九點鐘，承乏照例，空空廊下，其在職時間，以十二點鐘爲止，一到期限，卽復自由，無論何時歸家。

均聽其便。波里斯頻視其表。心中境界。一起一滅。不知經過萬千變化。真有捱一刻似一夏之想。焦灼彳亍。徘徊翔步。數盡更籌。直至十一點半之頃。倚窗一望。但見月色分光。夜涼似水。風來葉落。月上陰移。愁慘岑寂之氣。豎人毛髮。波里斯視線。爲月光所引。東張西望。猛覺園中現出一物。閃爍於其眼簾之所向。嗚呼。俄國宮中勃鬱陰愁之氣。自昔然矣。雖宮中人司空見慣。視此亦安得不生怖想。彼何物斯。則一頹然碩大之人影。以白布覆面。正循樹陰。向前面屋角潛行而東。

波里斯謂此人影。其必爲與俄國皇室不共戴天之虛無黨員也。何圖目線盡處。彼人影已行近前門。咄哉咄哉。此門向廢不用。雖設常關。從未有人出入其間。彼乃輕手一推。雙扉忽啓。人遽不見。影遽入滅。波里斯駭絕。不知所爲。心中鶻突。若芒在背。時自鳴鐘已報十二下。波里斯竟呆然若無所聞。惟內自忖度。將默息乎。將告警乎。將默息而有所不安。將告警而有所不敢。

波里斯之所以不敢者何也。一告警而波里斯之命將在旦夕也。讀者苟稍知俄國內情。必能知其虛無黨之性質。彼虛無黨固出沒於皇室。肘腋之下者也。俄之宮廷。若蜂窠然。穴其中者。孰黨於皇。孰黨於虛無。誰能辨之。此人影者。既已能出入宮禁。即使果爲鉏麀。則其本職非將官。即侍從也。苟一旦告警被捕。彼何難設一口實。以自解脫。轉反噬以誣波里斯。彼俄廷之人。其久知之矣。故相率諱匿。得過且過。蓋盡忠皇室之人。其危險殆與謀逆者等。專制國之通例然也。波里斯之遲回審顧也亦宜。

波里斯正倉皇失措。忽聞一種異音。發自空房。隨風而至。傾耳諦聽。則門扉闐闐之聲也。默忖以爲彼俠客者。必潛入無人之室。將取道此空廊以襲皇居也。危機一髮。手無寸鐵。波里斯之狼狽。不言而喻矣。猛憶休憩室中有

劍一鎗一。遂飛步往取。取得走出。及門。忽目瞪而不能眙。舌橋而不能下。腰挺足繭而不能復步。何以故。則以一怪體突走空廊。掠波里斯而過故。

咄此怪體何物也。其人耶。其神耶。其園中之木魅耶。何圖乃一昂然七尺之黑影。黑衣曳地。白帛覆首。當寒月青微光之下。其面目約略尙可辨識。彼物非他。正身死未寒。舉國官吏爲之服喪之前。皇亞歷山第三龍顏也。剎那間。波里斯驚魂稍定。鼓勇拽足出戶外。循空廊一望。乃更奇絕。怪絕。驚絕。咄咄。咄咄。剛纔所瞥見之形影。忽又寂然消滅。不可蹤跡。惟餘月光滿地。寒窸啣啣。與宮漏之聲相應和。

以上云云。皆波里斯所自述也。余聞而駭然。乃徐問曰。空廊之側別有他室否。答曰。無有。惟近此邊有一戶。乃所以杜斷新皇所居之通路者也。余素不信怪異。因再糾問波里斯。是否由於眼花所致。波里斯力言不謬。其母夫人亦證其所見必真。余於是生疑心。其所疑與波里斯見怪時所起之初念正同。以爲必屬虛無黨所爲。彼殆賺得後園門鑰以入於此。卽通過皇居之戶鑰。亦或在彼手中。彼處自昨夜始廢。下半夜輪值。而今亥盡子初之際。彼人突入空房。殊非偶然。余雖持此論。而波里斯力言所見確爲先帝之丰姿。且云。先帝見背未久。聲音笑貌宛然。必無錯認之虞。余辨詰既窮。則除實驗之外。更無別法。若彼果爲虛無黨員。則今夜幸有宮中大會。必再出現。乃決意與波里斯同往。彼空廊守望。以覘其實。波里斯亦素以膽氣自豪。恐以見鬼見怪。膽怯氣沮爲人所笑。因樂從余說。於是相攜赴宮中大會。

俄爾大公主。美而豔。約余共舞。若在平日。余必竭才藝以博公主歡。不遑他顧。而當時以有事在心。且座間各人議論。皆在宮中有鬼一事。益生眩惑。時尊貴之人。往往以孩子迷惑爲解。而其間以爲虛無黨所爲。與余同見者。

居多。舞畢，余就一侍臣某細詢其事。彼真不失俄國人之真面目。其所言皆不出俄國政府之故技。彼力言宮中風說牽連先帝，不喜聞之。願勿再言。余聞此言，知宮中亦以爲重事，乃不復究詰。復走近公主側，公主炫其華服，問余以此在巴黎當得何聲價。愛情濃盍溢於眉宇。而此時余與波里斯所約之時限已到，乃不復閒談，辭公主而出。

波里斯果如約，迎余於門外，相與潛上石階，直趨廊下。前班守衛方正欲去，波里斯介吾相見，詭告以欲一觀休憩室，彼笑領之。幸彼亦忙赴會，匆匆竟去。時宮中大鐘正敲十二點，空廊之下，唯余與波里斯兩人，乃各執手鎗，同立空廊者片時。既恐阻彼人之來路，乃退伏於休憩室。室中無燈光，苟有人從空廊過，必得見之。乃開休憩室門，靜候消息。

候至兩刻，萬籟寂然，絕無影響。余謂波里斯誑我也。諷之，波里斯有怒容。余無聊甚，雖坐潛出空廊，東張西望，并不見有所謂人影者。正納悶間，忽見有一物遙觸余目，而余之胸遂躍跳不止。細審之，見波里斯所謂禁房者，忽現出一線幽光，映余眼簾，急向休憩室揮手。波里斯知有事，股栗而出。隨余手指處，瞪目一視，忽戰聲疾呼曰：異哉！此火光從何而來？彼處十年來未嘗舉燭也。余點首潛聲曰：君言是也。然何足畏？余所疑必當。若彼果爲鬼物，何以火光爲是？今所見比之鬼物尤爲可畏，其爲潛居空房以謀不軌，無可疑矣。

波里斯頷余言，因曰：將如之何？呼守兵來邪？抑報包探長邪？余於政治界閱歷既深，一切機密，皆莫能逃余法眼。余知此事必非尋常，若遽報聞，必致後悔。即波里斯亦不宜使知真相。乃謂波里斯曰：凡事不宜倉卒，余必欲探得其實情。且余爲外國公使代表一國，法律上所謂神聖不可侵犯，則探虎穴而得虎子，正余之任。君盍留此待

余獨往查火光之所從出。若踰十五分鐘不返。則竟往報包探長可也。波里斯初憤余不與偕。後以他言賺之。因出表相對。畫十五分之定限。余遂潛行。向空廊之火光而進。

火光自空廊盡處石室重門之下洩出者也。初欲敲門。繼而變計。因念彼怪必自此門出入。或爲出來地步。未嘗扃鎖。亦未可知。余既定計。乃試執門環一轉。覺微動。乃乘勢一推。果應手而闢。更一推。門遂啓。而聲大響。余以此時無復可隱。乃放膽排闥直入。余所入處。若門房然。窺其奧。似有數房。而絕不覺有人氣。惟右首有一室。戶半開。火光正從此出。空廊望見者。卽此火之末光也。乃急掩大門。奔入此室。

余當時之驚詫。余當時之震慄。至今猶銘刻腦中。欲忘不能忘。何以故。當開門一響之際。室內有一物。忽自椅上蹶起。驚立。其物非他。正波里斯所謂身長八尺。服被黑衣。其容黯淡。其色悽涼。嗚呼。果身死未寒之亞歷山第三也。

余當時一見驚絕。曾啓口作何語與否。今不復記憶。惟見彼人自懷中出一鎗相擬。余自知生死關頭。亦急出短鎗相向。且大呼曰。余乃法國使臣也。今藉天皇之威靈。問汝果爲誰人。彼人遽垂小鎗熟視余。少頃。若有所覺。察乃發一種悲聲曰。余亞歷山第三也。語既畢。卽倒坐椅子。余時不能自禁。手一震。短鎗轟然擲地。身幾倒。幸爲椅所支。氣殆絕。久之乃曰。嗚呼。乃陛下耶。外臣唐突。伏乞見諒。雖然。陛下……余一語未終。亞歷山遽曰。卿必以我爲死矣。又長嘆曰。居。吾語汝。汝既來此。知余密事。吾復安能隱。汝盍安坐。今余已非帝者身矣。余驚定告坐。帝曰。卿請言卿所以至此之由。我以爲此避世桃源。必非外人所能至也。卿以何因緣而得來此。余乃具以前情告之。帝曰。有是耶。有是耶。我素知卿。卿偵探秘密之手段。在歐洲無可與倫。今余將一切心腹告卿。或反爲利。尤幸卿

只一人來。且喜卿素重信義。今吾將語其靜聽之。

余父亞歷山第二。在彼得堡街上斃于炸藥。卿所知也。此等險象。余雖憚之。然不足爲余怖。兵凶戰危。常人所怯也。然乘好勝之心。毅然當之。曾不足爲余懼。惟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有一種特別危難。伏於肘腋。處處相隨。無一息之間斷。是則人所最難堪者也。余不幸登俄國血腥之帝位。自茲以往。遂無日不在愁困苦痛之中。一刻不能自安。自皮相者觀之。皆以余爲君權無限。而不知余爲左右所掣肘。無權無力。一事不能辦。天下不察。反以余躬爲叢怨之府。嗚呼。余真無樂乎爲君。以堂堂七尺之軀。乃僅爲左右之傀儡。其有罪也在余躬。其有危也在余躬。吾嘗自哀自訟。不知前世作何惡業。今乃託生爲專制君主。歷盡人間世不能歷之苦況也。人多以維新改革說吾。若卿者。最熟悉俄國事情者也。卿爲我設身處地。余果一從事改革。則彼等太后黨世家黨。其有不欲得余而甘心者耶。余再拜曰。誠然。帝乃繼語曰。余擁此虛位。陽似尊榮。實則與禁錮無異。求與民間一富翁比。尙不可得。坐是之故。余蓄志欲退位者。十餘年於茲矣。徒以吾子未長成。未克當此難局。是以不果。今幸機會已至。平昔所志。可以實行。雖然。余知退位之後。仇我者尙不能釋然也。天下怨毒甚深。舉國中無論在朝在野。爲臣爲民。率皆欲劊刃余腹。然後爲快。然則余雖退位。曾不足釋怨家之憾。徒自撤藩籬。無以自衛。故余不得不作欺人之事。佯死以掩天下之耳目。乃擇一人跡罕到之境。送此殘年。余既自幽於此。乃始得一餐之甘味。獲一夕之安寢。回視數月以前。則昔地獄今天堂也。此事若能永祕。則吾如重囚遇赦。夫復何求。故吾只告余心腹五人。除吾妻吾子及忠義醫生二人僕一人外。無有知者。吾一切計畫既定。以爲在此醒醒世界。既一切無可留戀。余忘天下。天下亦遂忘余矣。卽卿之友之爲余近臣者。彼亦斷不疑亞歷山猶生。卽偶見影響。亦以爲鬼焉已耳。何圖遭卿警

敏而計遂破。卿若不忘故舊，其有何策，可以解衆惑而全賤軀耶。

余聞言，心戚戚焉。方欲有言，忽憶波里斯相約十五分之限，急視時表，已踰十二分。因遽起立，再拜言曰：有人相待，恐不爲陛下利，請從此辭。願陛下自安。余決不負陛下。惟有一事奉陳，則請陛下勿再與今皇所居之室數數往來而已。臣在法國公使館，無論何時，倘有要事，當效犬馬之勞。言既，卽告別。帝亦依依不欲余行。

余出見波里斯，彼正欲往傳警報之時也。彼發疑問，余以巧言釋之曰：余所親見，有難告君者，今姑說大略。君殆誤認皇帝父子之貌也。夜中微行，安知不爲今帝。他日若君遭今帝微行，必能知其詳，必不再疑爲異物焉矣。

波里斯以余言爲誠也，盡信之。其翌日，更下一諭，令悉廢空廊之守衛兵。於是此風說遂滅，閱數旬，波里斯亦有榮遷太平洋海岸參巖鎮臺中尉之命。

讀者若詰余以後事，則非余所敢言也。然使先帝今尙住冬宮，則余此篇亦不肯遽出問世。雖然，亞歷山陛下，今已藉余之力，移於他處，其地至安極穩，已決非仇敵之所能蹤跡矣。

飲冰室專集

劫灰夢傳奇

楔子一齣 獨嘯

生巾幘倚劍囊書上

(繞地游)浮雲西下來去無牽挂。別有奇愁難卸。欲哭還歌。是真和假。念悠悠天地。有淚如麻。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小生姓杜名撰。表字如晦。浙江江山縣人也。早登翰苑。旅食京華。半生困高頭講章。十載飽軟紅塵味。自從甲午以後。驚心時局。大夢初醒。便已絕意仕進。僦屋於城西棗花寺傍。讀書自樂。不料去歲。義和構釁。弄兵召戎。獎羣盜爲義民。尸鄰使於朝市。卒使乘輿播蕩。神京陸沈。天壇爲芻牧之場。曹署充屯營之帳。咳。小生那時。親在京師。目覩兩宮倉皇出走之形。羣僚狼狽逃命之狀。以及外兵之野蠻暴掠。民間之狼藉顛連。至今思之。歷歷在目。自念眇軀。無關輕重。遂乃棄官南下。浪跡江湖。今值大難已平。回鑾已達。滿目熙熙融融。又是一番新氣象了。咳。看官啊。你看如今情形。果算得個新氣象麼。

(嘯介)今日獨居岑寂。觸緒傷懷。不免嘯歌一回。聊自消遣則個。

(梁州序)蒼天無語。江山如畫。一片殘陽西挂。舊時王謝。燕歸何處人家。陰山鐵騎。斗米黃巾。賸付漁樵話。神京有地。騁戎馬。中原無處起龍蛇。泱泱風安在也。

(嘯介)想起中國現在情形真乃不勝今昔之感。看官啊。你道甲午庚子兩役。就算是中國第一大劫麼。只怕後來還有更甚的哩。你看那列強啊。

(前調)迴風碎擊。怒潮傾瀉。萬斛艤艫東下。誰家臥榻。儘伊鼯睡紛呶。優勝劣敗。競立爭存。斯事疇憐惜。百年龍戰歐和亞。夢覺黃梁日已斜。英雄淚。向誰灑。

(自語介)自古道。物恥可以振之。國恥可以雪之。若使我中國自今以後。上下一心。發憤爲強。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長嘯介)咳。你看今日的人心啊。

(皂羅袍)依然是歌舞太平如昨。叶乍到今兒便記不起昨日的雨橫風斜。游魚在釜。戲菱花。處堂燕雀安頽廈。黃金暮夜。侯門路除。青燈帖括。廉船鬢華。望天兒更打落幾個糊塗卦。

這算是那一種守舊的咯。別有那叫做通洋務的呢。

(前調)更有那婢膝奴顏流亞。趁風潮便找定他的飯碗根芽。官房繙譯。大名洋行。通事龍門價。領約卡拉。Collar 口啣雪茄。Cigar 見鬼唱喏。對人磨牙。笑罵來則索性由他罵。

咳。你看整日價熙熙攘攘。就只是這兩種類的人。想起中國前途怎生了。(嘯介)你這般的人啊。就是不想到日後。難道便不記得從前不成。

(北江梅令)俺曾見素衣豆粥陪鑾駕。俺曾見腥風血雨冬和夏。俺曾見列國屯營。分占住官衙。俺曾見天壇滿蒙著西來馬。卿也無家。我也無家。擔糞土命官似狗。掠胭脂童女如麻。遮莫是泥犂霎現的吉祥花。遮莫是國民價負的文明價。哭徧天涯。徧哭天涯。苦衷難話。這也算去年今日爛錦年華。

(南泣顏回) 擔多少童號婦嗟。受多少魂驚夢怕。到如今欲變作風流話。過得些些。樂得些些。不管他堂前燕子入誰家。只願我流水落花春去也。(嘯介) 咳。教我一腔熱血從何灑。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則索披髮長號。撫髀長吟。聲和淚。斜陽下。

(自語介) 我想歌也無益。哭也無益。笑也無益。罵也無益。你看從前法國路易第十四的時候。那人心風俗。不是和中國今日一樣嗎。幸虧有一個文人。叫做福祿特爾。做了許多小說戲本。竟把一國的人。從睡夢中喚起來了。想俺一介書生。無權無勇。又無學問。可以著書傳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幾樁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幾片道理。編成一部小小傳奇。等那大人先生。兒童走卒。茶前酒後。作一消遣。總比讀那西廂記牡丹亭強得些些。這就算我盡我自己面分的國民責任罷了。

(尾聲) 天荒地老情無那。^{上聲} 只贏得憂患餘生兩鬢華。抖擻着閑情唱出興亡話。(長嘯下)

飲冰室專集

新羅馬傳奇

楔子一齣

(副末古貌仙裝上)

(蝶戀花)遼鶴千年再來處。城郭人民。花錦明如許。一笑掀髯聊爾爾。三生遺恨今償矣。細數興亡還獨語。多少頭顱。換此莊嚴土。布地黃金教歌舞。謝他前度風和雨。

千年亡國淚。一曲太平歌。文字英雄少。風雲感慨多。俺乃意大利一箇詩家。但丁的靈魂是也。託生名國。少抱天才。夙懷經世之心。粗解自由之義。叵耐我國自羅馬解紐以後。羣雄割據。豆剖瓜分。縱有俾尼士、志挪亞、米亞藍、佛羅靈、比梭士、名都、巨府、輝映歷史。都付與麥秀禾油。任那峨特狄、阿刺伯、西班牙、法蘭西、奧大利、前虎後狼。更迭侵凌。好似個目蝦腹蟹。咳。老夫生當數百年前。抱此一腔熱血。楚囚對泣。感事歎獻。念及立國根本。在振國民精神。因此著了幾部小說傳奇。佐以許多詩詞歌曲。庶幾市衢傳誦。婦孺知聞。將來民氣漸伸。或者國恥可雪。幸謝上天眷顧。後起有人。三傑齊生。一王崛起。(笑介)哈哈。今日我的意大利。依然成了一個歐洲第一等完全自主的雄國了。你看十一萬方里之面積。三千萬同族之人民。有政府。有議院。何等堂皇。五十餘萬經練之陸兵。二百餘艘堅利之戰船。可以戰。可以和。好不體面。這都是我同胞國民。拿他的淚血。心血。頭血。

千辛萬苦換得來的呀。老夫優游天國，俯視塵寰，觀此情形，感極而泣。生前滿肚皮骯髒不平之氣，這也算消除淨盡了。今日閑暇無事，要往東方支那游歷一番，消遣情懷。（內問介）支那乃東方一個病國，大仙爲何前去。（答）你們有所不知，我聞得支那有一位青年，叫做甚麼飲冰室主人，編了一部新羅馬傳奇，現在上海愛國戲園開演。這套傳奇，就係把俺意大利建國事情，逐段摹寫，繪聲繪影，可泣可歌。四十齣詞腔科白，字字珠璣。五十年成敗興亡，言言藥石。因此老夫想著拉了兩位忘年朋友，一個係英國的索士比亞，一個便是法國的福祿特爾，同去聽聽一回。（內）這位青年，爲何忽然做起這套戲本來呢。（答）人孰無情，士各有志。精禽填海，斥鷃笑其大愚。杜宇啼枝，行人聞而墮涕。我想這位青年，飄流異域，臨睨舊鄉，憂國如焚，回天無術，借雕蟲之小技，寓適鐸之微言，不過與老夫當日同病相憐罷了。（內復問介）既然如此，你老羅馬先覺歷史名家，何不將這套傳奇內所說事情，先鉅一番，等我們略知梗概呢。（答）待我說來。

（念奴嬌）千年羅馬，被強鄰割據，四分五裂。絕代奸雄專制手，付與奧臣特涅。民族精神，自由主義，烘起全歐熱。呼號奔走，一時多少流血。則有智勇一王，恢奇三俊，愛國心如月，或演縱橫外交策，或用戈矛口舌。革命未成，聯邦卒合。國恥從今雪，興亡何限。救時端賴豪傑。

（內）果然有趣，但係我們不熟歷史，未能領會，還求大仙總括大意，再說一遍。（答）使得。

梅特涅濫用專制權。

瑪志尼組織少年黨。

加將軍三率國民軍。

加富爾一統意大利。

（指介）你看索士比亞、福祿特爾兩位，駕雲冉冉，赴約而來，不免迎前會齊，同去顧曲則箇（飄然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作者初爲劫灰夢傳奇。僅成楔子一齣。余亟賞之。日日促其續成。蹉跎至今。竟無嗣響。日者復見其所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因語之曰。若演此作劇。誠於中國現今社會最有影響。作者猶豫未應。余促之甚。端午夕。同泛舟太平洋濱。歸夜。向午。忽持此章相示。余受之狂喜。因約每齣爲之評注。兼監督之。勿令其中途戛然而止也。

從來劇本。演實人實事。毫無臆造者。惟孔云亭桃花扇一曲。在中國韻文中。可稱第一傑作。此本鎔鑄西史。捉紫髯碧眼兒。被以優孟衣冠。尤爲石破天驚。視云亭之氣魄意境。有過之無不及矣。

尋常曲本。僅敍一二人一二年間事。故結構尙易。此編前後亘七十餘年。書中主人翁凡四五人。意匠經營。真非易易。吾將拭目以觀其後。

此齣全從桃花扇脫胎。然以中國戲演外國事。復以外國人看中國戲。作勢在千里之外。神龍天矯。不可思議。吾不得不服作者之天才。

文中但丁者。意大利詩人 Dante 也。生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卒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其時意大利初爲日耳曼所兼并。故其詩多亡國之音。但科白中所載衰亡事實。多在但丁以後。蓋文家言與史家言異也。讀者不可不審。

索士比亞者。英國名優兼詩家 Shakespeare 也。生一五六四年。卒一六一六年。
福祿特爾者。法國哲學家兼戲曲家 Voltaire 也。生一六九四年。卒一七七八年。

第一齣 會議（一千八百十四年）

（淨燕尾禮服胸間遍懸寶星驕容上）

（□□□）區區帝國老中堂官樣攬權作勢儘橫行。肥胖說甚自由與平等。混帳堂堂大會俺主盟。誰抗。

一手掩盡天下目。兩朝專制老臣心。自家奧大利國大宰相公爵梅特涅的便是。現今世界第一雄洲。無過俺歐羅巴。歐羅巴第一強國。無過俺奧大利。奧大利第一大權。無過俺梅特涅。只可笑二十餘年前。法蘭西有一黨亂民。說甚麼天賦人權。甚麼自由平等。鬧起驚天動地的大革命來。接著那飛天夜叉拿破侖。單刀匹馬。將這如荼如錦的歐洲。殺得個狗血淋漓。七脚八拳。把俺作威作福的名相。嚇得個龜頭直縮。尤可惡者。那拿破侖。任意妄爲。編了大大一部法典。竟把盧梭孟德斯鳩那一班荒謬學說。攙入許多在裏面。他征服一個地方。便將那法典頒行。惹得通歐洲所有人民。個個都要自由自治起來。個個都要和我們貴族平等起來。這還了得嗎。幸虧天奪其魄。一敗於墨斯科。再敗於倭打盧。我們十幾國聯軍。將這老猴子拿住。流往大西洋南邊聖希叢拿荒島安置。從今以後。天下太平了。但係民氣囂張。毒燄未熄。卻是一樁後患。今日乃一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廿一日。各國君相。在僭們京城維也納開大會議。推定俺當個議長。待俺抖擻精神。把那民權禍根。一刀兩段。斬除淨盡。則個（雜扮列國使臣十餘人上）信在大夫澶淵會。（雜扮諸小國君主十餘人上）祭則寡人。南面王。（同見淨作足恭態介）老公相早到了。（淨欠伸回禮介）列位有請。（從懷中取時表看介）時候到了。等俄皇普皇兩陛下光臨。便好開議。怎麼還不見來呀。

(副淨扮俄羅斯皇亞歷山大丑扮普魯士王腓力特列同騶從上)(副淨)

(前調)祖傳專制大名邦。穩當。燒城打退老拿皇。功狀小心防。著虛無黨。波浪。這回第一要排場。抬槓。

(丑)不是恁般說。怎麼還未會議。便抬起槓來呢。(副淨)好好待你說來。(丑)

(前調)中原赫赫一名王。有望。目前一步儘他強。謙讓。民權打破葫蘆樣。狂妄。波蘭一案要提防。上當。

(副淨)你怕上誰的當呀。(丑)咄。僭們俄普奧三國。瓜分了波蘭。波蘭人民。心懷不服。這回一定運動想圖恢復呀。怎好不提防。(副淨)你提防。即管提防。卻提防。洒家不得。(丑)閑話少說。你看列國君相。都已到齊。僭們

趕緊赴會罷。(同入介)(衆起坐迎接介)(互握手介)(分次坐定介)(開議介)(淨起立演說介)

(降黃龍)多謝戮力同心。拽倒十餘年。混世魔王。從今後。粉飾太平。將相王侯。得意揚揚。要將一切政體。恢復到舊時模樣。……我想今次會議。第一問題。要將法國大革命以來。及拿破侖所有胡行妄動。一概翻轉過來。直回到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以前。的情狀。纔是。還有那失國的列侯。失地的貴族。都要還他本來。……興滅國。巨族名門。裂土分疆。

(衆拍掌稱善介)(副淨)拿破侖從前略定波蘭舊壤。已將俄普奧三國所得地方。合成一個倭梭大侯國。波蘭人民。亦願意復合。僭們何不仍其舊貫。再建一波蘭王國。採自由主義。制定憲法。朕願以公平之心。兼王其地。(丑)你好會打算。想討起我們普奧兩國便宜來了。這卻上你當不得。(淨)自由憲法。係與我們專制國體最妨害的。如此辦法。非但於奧普兩國有損。亦俄皇陛下之不利也。但係今日會議。須要和衷共濟。也能。只要將舊波蘭南境的砲臺。全行拆去。就讓與俄國管領罷。再將那撒遜王國。割了一半。讓與普王。也足抵過這輪

吃虧了。但係僭奧大利，卻要那愛里利亞及打麻梯亞這幾個地方抵償抵償（丑副淨）這些地方都是意大利舊壤，還須參詳（淨）這意大利只算個地理上的名詞罷了，那裏還算得個政治上的名詞，況且我們藉戰勝國的餘威，難道不要分占些便宜嗎？

（前調）這羅馬舊墟，千歲荒涼，衰草殘陽，儘戰勝餘威，分烹宰割，誰敢雌黃，高強攫金手段，清白人慣會算糊塗帳，休相問，鵝蚌爭持，笑煞漁郎。

（衆）老公相果然說得有理，僭們遵依便是。（淨）那意大利之倫巴的，俾尼士兩地，還交奧大利大公之夫人馬利亞管領，其他士卡尼地方，封與我王族弗的南，其摩的拿地方，封與王子佛蘭西士，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七，仍復舊權，尚有撒的尼亞王國，算係意大利一個正統，就把志挪亞舊壤，都歸與他罷，列位，看俺這辦法，可還公道麼？（衆）是是，公道得很。（淨）正事已畢，僭們散會，同去跳舞作樂罷。（衆譁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凡曲本第一齣，必以本書主人公登場，所謂正生正旦是也，惟此書則不能，因主人公未出世以前，已有許多事應敘也，於是乎曲本之慣技乃窮，既創新格，自不得依常例矣。

此書雖曰游戲之作，然十九世紀歐洲之大事，皆網羅其中矣，讀正史常使人沈悶恐臥，此等稗史寓事實於趣味之中，最能助記憶力，余謂此本宜作中學教科書讀之。

著十九世紀史者，皆託始於維也納會議，蓋此會議實為百年來最大關鍵也，上接法國革命及拿破侖時代，為其反動力，下開各國立憲統一事業，為其原動力，此編首敘之，結構最為嚴整。

維也納會議。各國君相列座者不下百餘人。可謂古今第一盛會。然其宗旨既悖謬。其精神自散漫無紀名。爲公會。實則一切條件。皆由數大國私自決定而已。其後俄普奧三帝。結神聖同盟。專以防壓民權爲事。遂起全歐革命。焚亂數十年。僅有今日。自此會後。至于八百四十八年。凡三十四年間。史家稱爲梅特涅時代。故此文注重俄普奧。而尤深誅梅特涅。皆春秋之筆也。

維也納會議。爭論最多者。波蘭問題。撒遜問題。日耳曼統一問題。意大利問題等也。故帶敘之。意大利經拿破侖征服。將前此無數小國。統而一之。施行法國民法。自由統一之精神。既已萌蘖矣。維也納會議。所謂牛羊從而牧之也。故敘意大利史。尤當著眼此會。

此會之結果。使奧國在意大利之權力。更加强盛。固也。然撒的尼亞國。實爲他日統一全意之起點。此次合併志挪亞。其國勢漸鞏固。亦最有關係之事實也。故前提之。

維也納會議。爲鬼爲蜮。有類兒戲。此章以極輕薄之筆。寫之。諷而非虐也。當時競奢鬪靡。宴會無虛日。會期將及一年。每日所費在十萬圓內外云。時有跳舞大會之目。章末所謂同去跳舞作樂者。蓋實錄也。

梅特涅 Metternich 生一七七三年。卒一八五九年。時封公爵。後晉王爵。

第二齣 初革 (一千八百二十年)

(丑持劍騎馬上) 手執金刀九十九。殺盡國仇方罷手。(小旦男裝騎馬上) 與君直抵黃龍城。痛飲自由一杯酒。(丑) 俺乃燒炭黨首領是也。(小旦) 俺乃燒炭黨女首領是也。(向丑介) 來此已是會所。等我請出兄弟們。

聽哥哥演說一番則個（向內介）衆兄弟有請（內）有請（衆男女雜上）（互相見握手接吻介）（丑登壇介）（衆拍掌介）（丑）兄弟們，僭們這個燒炭黨，就奧大利政府的奴才視之，叫做一個私黨，就意大利同胞的國民視之，叫做一個公黨，我們的宗旨啊，不管他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九流三教，但使有愛國的熱血，只管前來，不論那一人政體，寡人政體，多人政體，立憲共和，但能除專制的魔王，何妨試辦，叫他是哥老會，三合會，大刀會，小刀會，些些不同，但起得革命軍，勤王軍，獨立軍，國民軍，件件皆可（拍醒木介）兄弟們，須知奧大利是我公敵，梅特涅是我大仇，凡我黨中同人是與他不兩立的。

（勝如花）背直裂，淚橫流，閑得英雄難受，沒來由，隴畔輟耕，甚情緒，豪門使酒，好一副健兒身手，雙肩上公仇私仇，滿腔兒家憂國憂禾黍，油油，忍斜陽回首，拚著個頭顱似斗，小朝廷生活堪羞，小朝廷生活堪羞。

兄弟們，你看這裏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當一千八百十五年即位之時，本會向人民宣誓，遵守千八百十二年所立之憲法，不料口血未乾，竟背前約，問他的緣故，卻是梅特涅挑撥禁止，恐怕他開起民權自由的先例來（拍醒木介）你想這樣做下去，僭們意大利人，還有復見天日之望嗎（衆搓手怒目介）（雜持新聞紙號外急上）報報報，西班牙國革命軍起，國王不得已，竟自頒行自由憲法了（衆起座爭閱看介）（小旦取紙朗讀介）（丑）兄弟們，西班牙人也是個人，意大利人也是個人，難道我們就不如他麼（衆拍掌頓足誼呼介）機會機會，革命革命（丑）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僭們即刻預備，在這尼布士地方起事，還須奉勞幾位姊妹們，到撒的尼亞聯絡同志，一齊禦侮才好（小旦）使得（衆）（小旦）

（前調）身萬里，目千秋，颯颯碧鬢紅袖，厭照鸞似水，流年學射鷗沙場，勝手甚功名，穀儂消受，趁今日人謀鬼謀。

把從前雲收霧收。鐵血關頭。問鬚眉愧否。漫公憤落他人後。望江山美人對愁。揮金戈美人散愁。(看劍馳馬下)

(副淨淨扮二警官上)(副淨)(身列丹墀與朱戶)(淨)衛護(副淨)威風赫赫王侯署(淨)紙虎(副淨)開門點卯站班住(淨)休誤(副淨)若有人民來投訴(淨)發富(副淨)啐悄悄說不要露出馬腳來(同笑介)

僧們尼布士王宮警衛官。今日輪班上值。須得嚴肅。(丑)率衆雜持長鎗短鎗刀斧木棍擁上。願爲民流血。先教衆一心。(衆鼓譟介)(副淨淨吹銀笳告警介)(護衛兵齊集介)(接鬪介)(護衛兵敗介)(淨副淨)你等百姓。究爲何來(丑)不是行同盜賊。亦非圖作王侯(淨)既不作反。爲何持兵(衆)只要人權與自由。鐵血助他成就。(副淨)既然如此。散去慢慢商量(丑)無力便無憑藉。不成誓不干休(淨)到底怎的你們纔心足。(衆)但求憲法別無求。卻要我王賭咒(淨副淨)這樣你們等著。待我進報。(外扮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率王子上)(衆脫帽爲禮介)(外對衆以吻接新約全書指十字架發毒誓介)(王子隨誓介)(衆呼萬歲介)

(外下)(雜急上)撒的尼亞人民。已預備起義。挾本國政府以驅逐奧軍。怕特門倫巴的諸地。亦同時爆發了。俺奉女首領之命。特來報告。(丑)我們須則預備接應。(合)

(餘文)破題兒。初成就。最提防。雨覆雲翻手。謾倚著今日豪氣元龍百尺樓。(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燒炭黨者。卽加波拿里黨。Carbonari 意大利之祕密結社也。其情形與中國之哥老會等大相類。燒炭黨人之志氣。非不可嘉。但學問不足以副之。故道心不足。條理疏略。一挫便難復振。此齣不以莊重之筆寫之。非以成敗論人。實留爲下文三傑地步也。

俄羅斯之虛無黨閥秀最多。其行荆毒之事者。大率皆妙齡絕色之女子也。燒炭黨中有此等人否。吾不敢知。竊疑作者以本書且脚太少。不合戲本體例。故著此一段耳。然以情理度之。未必無其人也。燒炭黨本無一定宗旨。大率以清君側爲主義。獨立精神。仍有所缺。此其所以不成也。

尼布士王當民變後。以極莊嚴之儀。舉行宣誓大典。政府大臣皆列坐。王以熱誠之言。誓守憲法。蓋亦出於真意。非受迫而姑以免禍也。亦非如本文所敘之草草也。若非有梅特涅。則意人於此時。已可享自由之福矣。

小旦所唱一齣。神采活現。『鐵血關頭問鬚眉愧否』二語。吾讀之亦如冷水澆背。聲音之道。感人深矣。

第二齣 黨獄（一千八百二十一年）

（外扮尼布士國宰相末扮撒的尼亞國宰相上）（外）還他笑罵總何妨。（末）換我南柯夢一場。（外）無量頭顱無量血。（末）爲他人作嫁衣裳。（同坐介）我等今日受梅特涅公相之命。會審燒炭黨逆徒。須則早到伺候。（淨扮梅特涅上）熱燄熏天可炙手。殺人如草不聞聲。老夫梅特涅。自從維也納會議之後。與俄普兩皇結神聖同盟。合力壓制民權。藉以長保富貴。五年以來。內外安謐。叵耐意大利燒炭黨小醜。不安本分。攪動波瀾。去年竟在尼布士帕特門倫巴的撒的尼亞各地方。同時蠶起。意欲從我奧人手中。奪回權利。發布憲法。做個自由自主的人民。（冷笑介）非是老夫誇口。你們意大利人。只算是生前注定命。裏帶來的奴才。身分罷了。你們的祖宗。做了我家奴才。已幾百年。難道今日倒要不服勁嗎。況且你們那豪門貴冑。做官讀書的上等人物。個

個都做了我家吮癩舐痔一呼百諾的孝順孫兒。爾等螳臂當車，豈非飛蛾送死？（大笑介）你看老夫出小小手段，早已叫他們自己殺起自己來。一語指揮，大局平定。前後拿到逆黨一千餘名。今日老夫要親自拷訊，并檄調尼布士撒的尼亞兩國宰相齊來會審。一來顯顯俺的威風，二來假手意大利本族人，叫他自己殺個干淨。正是任伊從前瞎說人權貴，要你今日真知獄吏尊。（外末迎見介）（淨中坐外末旁坐介）（外末）老公相到了，就此開審。警官那裏？（雜）有。（外末）將那犯人十個一排，挨次帶上。（雜）曉得。（雜帶丑小旦等十人蓬頭跳足披枷帶鎖上）

（秋夜月）（丑）是男兒自有男兒性，霹靂臨頭心魂靜。由來成敗非由命，將頭顱送定，把精神留定。

兄弟們我們得做意大利第一次流血的人物。天公待我不薄，須是轟轟烈烈，不要垂頭縮尾，墮喪了國民志氣者。（小旦）正是。我們今日的言語舉動，都要替意大利人造下一個大大紀念，播下一個大大種子來。

（前調）（小旦）鼯沈沈睡虎千年眠，教我羅袂生寒芳心警。一聲兒晨鐘，吼得人深省。將奸奴罵醒，把國民喚醒。（同見淨外末直立怒視介）（淨拍驚堂介）爾等不服國法，同造逆謀。今日被我拿到，有何話說？（丑）說是有說的，你請定了你的耳神來聽者。

（混江龍）我是爲民請命，將血兒洗出一國的大光明。便今日拚著個衰宏血，三年化盡。到將來總有那精衛冤東海填平……只有你這老猾賊啊……倚仗著千百年將絕未絕的民賊餘燼，結下了億萬人欲殺未殺的怨毒分明。你那外交政策，是要獻媚列強，演出一手遮天大本領。你那內治經綸，是要挫抑民氣，做倒十層地獄老閻靈。你在匈加利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你在日耳曼是個兩頭兒搗鬼的妖魔星……就是在你奧大

利本國啊……你便假假地興些教育。也是束縛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教那青年子弟。奄奄齷齷無生氣。你更狠狠地講求軍備。添出許多納稅義務當兵義務守法義務。却把人民權利。樁樁件件剝光精。政談會是你三生九代的仇敵。新聞紙是你鯁喉礙眼的刺釘。黃白金是你棺材裏心兒肉兒的親眷。大小官是你鋪子上高些低些的天秤。逆著你來便玉石同燼。順著你來又雞犬不寧。你還把我意大利祖國。當作乃翁傳下的遺產。十一萬方里。把我意大利同胞。認做拿錢買下的奴才三千萬多名。你目下自然是熱烘烘的尊榮安富。你將來總有日黑魃魃的罪惡貫盈……到那時候啊……千刀万莽。剝盡你的臭皮袋。三家蚩尤。磔透你的惡魂靈。你的頭便是千人共飲的智瑤器。你的腹便是永夜長明的董卓燈。則那全歐洲人民。懸綵旗。放花爆。歡呼著。民權萬歲。便有耶和華天使插雙翼。下塵寰。高叫道。天下太平。我是播散自由的五瘟使。我是點明獨立的北辰星。今日裏盡了我的責任。驂鸞歸去。他日啊。飛下我的精神。搏虎功成。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顛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好毒罵。好毒罵。我其實聽不得了。左右快與我拿下這厮。砍了去罷。(雜扶丑下)(外末喚介)你們却有甚麼辯訴來。(小旦)辯訴是不辯訴。話卻多著呢。

(前調)我是工愁善病。算世間兒女第一多情。我看不過那蜣螂似的腐敗生涯。故此蹙梅額。顰蛾眉。捧心無限。啼紅怨。我受不慣那牛馬似的壓制痛苦。故此損腰圍。懶茶飯。疾首時聞嬌喘聲……可恨你們這些狗奴才啊……將累代仇人。認做重生的父母。把一國同胞。當作上供的犧牲。任你踐你土。食你毛。還說是深仁厚澤。你便舐他癮。吮他痔。圖博個頂戴身榮。(指梅特涅介)他本是個異族兒。也難怪舞爪張牙。迫得我上國憤泉秋沸。(指陪審兩相介)虧你是個神明胃。卻跟著然箕箕豆。煎得那同根瓦釜雷鳴。他是蛇。你便是豸蛇。自噬的人。

妖他是虎你便是爲虎擇肉的佞靈。你的辣手段。靠著那厚面皮。天生惡柔。你的黑心肝。映着那白鬚子。異樣鮮明。你只要護得那一頂烏紗。怕甚麼呼牛應牛。呼馬應馬。你更使慣着那兩條火腿。少不免賊多。從賊兵多。從兵待與你講廉恥。叵耐你是慣倚門的楊花水性。待與你講利害。叵耐你是未鑿竅的頑石無靈。與你講天理人情。叵耐你是動物學上涼血部類的老龜鼈。與你說宗邦祖國。叵耐你是巫來由。種認人爲父的小螟蛉。你的毒種。好像疫蟲兒傳染。徧地你的威風。好像瘦狗兒恐嚇羣盲。惹得一國上人心死盡。便似冢中枯骨。弄得千年來國威墜落。變做井底銀瓶。我氣不過那百千萬沒臉兒郎。辱沒鬚眉受巾幗。我便沖起那三千丈無明業火。辜負香衾事血腥。我是個嬌滴滴的閨秀兒。生來不解道夫婿封侯。怨我貪着轟烈烈的從軍樂。夢裏顧不得爺孃喚女聲。我要將紅粉兒砌成那國民基礎。我便把爆藥兒炸開那世界文明。今日裏拚着個頸血兒。濺污桃花扇。十年後。少不免精魂兒再生牡丹亭。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顫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我還有些公事。要先走一步了。(外末拱介)(淨下)(外向末介)罵是罵得狠。卻真說着我們心坎的毛病。我聽着由不得一陣陣間臉紅耳熱起來。(末)可不是嗎。卻是我們廿載瑩窗。十年手版。好容易捱到今日。這個地位。難道任着這些人胡鬧。摔破了偕們飯碗不成。(外)少不免昧着良心。將他們完個死罪。回覆老公相罷了。(末)正是。(同吩咐介)左右將這廝們帶往死囚牢中。候明日陸續審定。一齊取決。(雜)是。(外末下)

(小旦)兄弟們。我們抖擻精神。趕上首領哥哥的英魂。同赴天國。則個正是。

白馬胥潮夜夜聲。

人豪初死鬼雄生。

君看今夕瑤臺上。

風雨何曾敗月明。

(雜帶小且等九人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黨獄者。天下極哀慘之事也。讀此齣一過。毫不覺其哀慘。惟覺其壯快。才子之筆。能奪天工。信然。信然。金聖歎批西廂。謂讀拷豔一齣。紅娘罵老夫人語。算是天下第一快心事。吾於此文亦云然。每讀一句。輒欲浮一大白。水滸傳中阮家三雄。罵何濤巡簡語。算是古今第一毒罵。以較此文。尙未能彷彿其什一。吾獨怪作者錦心繡口。爾雅溫文。何苦造此口孽。不畏拔舌地獄。留卿一席耶。

指桑罵槐。絕似娣姒不睦的婦人相詬誶口吻。作者有幾多化身。現是奇態。罵人之筆。已奇極矣。最奇者。文中連篇累牘。堆滿香奩語。『羅袂生寒』。『芳心自警』。『辜負香衾』。『封侯夫婿』。皆係癡情兒女嬌態語。豈可以入革命史。更豈可以入黨獄記。乃經作者舞文鍛鍊。竟自生氣勃勃起來。才子之筆。可愛煞人。才子之筆。可畏煞人。

梅特涅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奧大利革命軍起時。才身狼狽。亡命英國。後卒受千人指罵以死。惜哉。所謂磔蚩尤。刺王莽。智瑤器。董卓燈者。未得見諸實事也。雖然。不料五十年後。更遇著飲冰子的筆鋒舌劍。比那路易第十六的斷頭臺。還利害多著哩。

梅特涅不足責。以意大利人而做梅特涅的奴才者。則無復人心矣。不知女豪傑一曲混江龍。能罵醒幾個奸奴。能喚醒幾個國民。

昔嘗與作者讀龔定庵詩。有捲簾梳洗望黃河之句。作者云。捲簾梳洗下。豈容綴黃河二字。擇語可謂奇極。

今此文於辜負香衾下。綴血腥二字。更復成何說話。

作者爲文無他長。但胸中有一材料。無不捉之以入筆下耳。桃花扇牡丹亭。與本文相去何啻萬里。亦竟被他捉去了。咄咄怪事。

第四齣 俠感（一千八百二十二年）

（生扮瑪志尼墨衣學生裝上）

（臨江仙）萬卷撐腸何用處。哀哀亡國遺民。江山寥寂鎖愁雲。斜陽看雁去。無語獨霑巾。（采桑子）十年悔學雕蟲技。有甚情懷。有甚情懷。掩卷故聞杜宇啼。千年故國今誰主。吟也淒迷。夢也淒迷。一髮中原日已西。

小生瑪志尼。表名金士披。意大利國志挪亞府人也。系出清門。家承通德。不幸先君早世。兄弟無人。怙恃萱堂。夙承教育。自從十三歲。入市立大學。今年十七。卒業有成。精學哲理之科。篤信唯心之論。屠龍仗倆。未還滄海之珠。倚馬文章。空貴洛陽之紙。每念我意大利自羅馬失鹿以後。朝秦暮楚。五裂四分。同種仳離。生民塗炭。痛雌風之不競。爲大國羞。入豚笠以誰憐。謂他人母。自古道哀莫哀於無國。病莫病於喪心。小生雖在髫齡。頗知國恥。撫今懷古。感物易哀。獨恨閱歷未深。補救無術。因作國喪紀念。常著深墨衣冠。等春士之悲秋。向歡場而掩淚。少年同學。相言某是狂生。大人先生。僉曰此子可惜。（歎介）咳。你這朝菌蟪蛄一流。怎知道我傷心人別有懷抱也。今日乃係來復休學之期。母親約定攜俺前往海濱游耍。以遣情懷。只得收拾奇愁。強爲歡笑。預備陪侍則個。

(懶畫眉) 忍淚吞聲。做個詞人。零落鄉關深閉門。要將心血洗乾坤。來日天難問。暫收拾雄心消好春。

(作更衣修容介) (老旦上)

(前調) 整緯淒涼。歷劫塵塵。臨晚宗周常苦辛。仲謀有子未全貧。……漆室憂宗國。名山畏後生。孩兒那裏。(生整衣迎介) (以吻接老旦額介) 孩兒正此更衣。待往伺候母親。不知母親早出來了。(老旦) 就此同往罷。……日遠長安近。且攜著乳虎空山嘯暮雲。

(同循海濱行介) (老旦) 你看這泱泱雄壯的地中海。僭們意大利也曾握過這海上大權來。(生點頭微歎介) (外扮巨人身長七尺氣宇嚴整冠服藍縷上)

(破齊陣) 戴著頭顱且住。嘔餘血淚誰聞。乞食王孫吹簫公子。累得英雄才盡。都只言湖海無餘子。爭敢望陽關有故人。風塵辜此身。(迎面見老旦生脫帽爲禮介) 可憐意大利亡命流民則個。

(老旦揮淚探懷中取出金錢給外介) (外點頭略謝納入破帽介) (生注視作睜胎狀介) (外昂然下) (生目送良久介) (向老旦介) 母親。這是甚麼人呀。(老旦) 我兒還不知道嗎。這都是爲意大利全國國民受罪的。

(折桂令) 他甘心割慈忍愛。別井離羣。俠轟轟似荆卿入秦。氣昂昂似翟義從軍。……孩兒啊。你該記得一千八百二十年。我們意大利人民。不堪專制虐政。因此南北諸省。同時並起。欲抗逐奧大利。奏自由統一之功。爭奈石卵不敵。民黨失利。那些志士們。或上絞臺。或幽犴。……恨皇天不仁。儘著伊暴昏。霎的前程雨雲翻。東市上朝衣誰問。鐵窗裏英雄鬼爲鄰。……那滅等的。就流竄到這志挪亞海濱地方。舉目無親。淒涼乞食。……餓盡青春。愁

盡行雲。撇了鄉關。賸了孤身。

(淚介)孩兒啊。方纔那位巨人。便是這樁案內一個無名的英雄了。(生淚介)不想僭意大利還有這種慷慨義俠的人。孩兒愧他多多矣。

(醉東江)惹得俺千百結迴腸不展。三萬斛潮血如焚。恨悠悠天道非。痛歷歷英才盡。望長空霜風凄緊。難道是往車有轍。來軫無人。……想我瑪志尼亦是意大利三千萬人中之一人。豈可放棄責任。……叫一聲我國民。哭一聲我國民。怕不怕英雄氣短。柳絲長。恨只恨自由人遠。天涯近。從今後誓做個男兒本分。愛國精神。

(向老旦介)母親啊。從今日以後。孩兒的身子。都要獻與意大利國民了。(老旦)這樣纔不辜負爲娘的教育。你十七年一番苦心哩。(合)

(尾聲)紛紛成敗無憑準。自古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佇看起陸龍蛇演出風雲陣。(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瑪志尼爲三傑之首。至是始出現。方入本書正文。

作者生平於近世豪傑中。最崇拜瑪志尼。此齣極力描寫。語語皆有寄託。最宜領略。

忍淚吞聲。做個詞人。要將心血洗乾坤。得非作者自道耶。吾願與一國公民共哀其志。且祝其實此目的也。西廂記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二語向稱名句。不意又被作者擗捨去了。卽成妙語。舞文手段。可畏之至。

第五齣 弔古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

(淨扮加里波的水手裝上)

(破齊陣)孤嶽千尋壁立長風萬里橫行。冰雪聰明雷霆精銳。天付與男兒本性。叵耐朝朝送客浮家慣。著甚夜夜驚人匣劍鳴。西風聞血腥。

(鷓鴣天)浩浩天風輒耳過。醒時涕淚醉時歌。伏波橫海人才少。枯菀蕪城入夢多。驚駒隙。感川波。年來無奈。古愁何。誰將亡國無窮恨。說與秦淮舊日河。小生加里波的是也。門閥寒微家計貧。簞。父親德彌尼。航海爲業。小生未離襁褓。已涉波濤。慕哥命布通天鑿孔之風。懷訥爾遜爲國同仇之志。兼以性情孤憤。膂力剛強。苦無百里之才。願學萬人之敵。典衣一醉。結奇士於風塵。磨劍十年。理不平於行路。行年七歲。承父母命。入教會學校。研究神學。叵奈俺粗莽情懷。不喜那陳腐教理。因習些算學。天文。航海。兵法等學科。雖非專門。卻有心得。嗣因家貧廢學。仍尋海上生涯。今日隨船長皮津。航行羅馬。想這羅馬乃我祖國首都。爲古今東西歷史上第一名譽之都府。今度儘俺游覽。好不壯快。(指介)你看前面海岸。葱葱鬱鬱。綠楊城郭。烟雨樓臺。國土莊嚴。川原雄壯。正是東西波浪兼天湧。今古風雲接地陰。羅馬羅馬。你兀的不愛煞俺也。

(油葫蘆)一霎涼風吹酒醒。正到洛陽城。望朝霞起。午雲捲。夕陽明。十丈軟紅塵。玉宇瓊樓迴。百戰舊山河。歷歷心頭影。一個是扁舟天地無雙士。一個是青史人間第一城。我便要整頓全神注定卿。

(作到介)呵呵。好羅馬。今日落到我手了。小生向讀國史。目注心營。雖則未遂壯游。却也已同身歷。今日不免將心中的羅馬。和目中的羅馬。逐一按圖索驥。比較分明。則個(上岸行介)(作驚訝狀介)怎樣一個整齊嚴肅的羅馬。卻這樣凌亂混雜起來呢。(再前行介)(驚介)噯呀。我記得歷史上的羅馬。何等股鬪繁盛。怎麼今

日卻是哀鴻遍野春燕無歸滿眼悽惶都只一片蒼涼氣象也。(嘆介)自古道百聞不如一見自非親到名城怎知今昔之感。

(皂羅袍)原來是喬木廢池如暝甚黃昏清角吹寒賸有空城陣雲黯沒漢家營月華破碎秦時鏡淒涼草樹鶻啼有聲尋常門巷燕來無情難道我夢兒錯認了黃梁境。

我想羅馬城內名勝古蹟所在多有等我順著路兒訪覽起來。(行介)志士淒涼閑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呀這便是凱旋門了呀這便是議會場了呀這便是教會堂了呀這便是十三大劇園之一了你看雄圖未沫遺址儼然我偉大國民的精神好不令人生感但係斷井頽垣磚苔砌草卻怎便零落到這般田地呀。

(駐馬聽)金碧飄零北斗星沈天有恨伽藍寂靜南朝煙鎖佛無靈神鴉社鼓斷腸聲免葵燕麥斜陽影誰記省。觚稜夢冷秋前病。

(沈醉東風)你記得昔日啊定中原鏘歌健勁你聽得今日啊哀江南詞賦淒零雨打了花月痕浪淘盡英雄影望一片山殘水賸都付與烏啼故國人泣新亭樓空夜永把十年好夢被風抖醒。

哎羅馬羅馬你兀的不痛煞儂也。(嘆介)我想古亦日月今亦日月古亦山川今亦山川我們這個偌大羅馬豈不是靠著從前那幾個豪傑的心血魄力造出來的嗎天公啊怎麼你昏昏沈沈醉了幾百年竟不肯替我們意大利再降一個人才。

(五韻美)天無語人如病後來人叫不出前人應向那裏叫喚起國民魂性似這山河破碎待誰來擔荷一身輕。(黑麻令)便是俺無情有情到這裏不由人魂驚目驚猛回頭紅淚飄零……俺的羅馬啊……只怕你也黯銷。

魂憐我憐卿……俺啊……悶着那滿腔兒歌聲哭聲。對着那大江心月明浪明。抵多少棒喝兒儒經佛經。則索打疊前程。誓恢復神京舊京。

（自語介）俺想英雄事業。天不限人。豪俠情懷。今當猶昔。我加里波的。生茲名國。方當盛年。難道古人能創立。這羅馬。我們就不能再造這羅馬麼。但係天地悠悠。人心夢夢。正不知舉國中。同茲感慨者。還有幾人。

（憶多嬌）是百年歌舞厭言兵。怕一木難支大廈傾。但祝到處天涯春。若有情。趁着那芳草初生。啼鴉未鳴。管領取這爛錦年華。魂清夢清。

羅馬啊。俺今日便久淹留。也增傷感。不若暫且作別。奔走江湖。訪尋同志。待到大業告成。再來和你廝守罷。

（尾聲）我是多情卻似總無情。解道莫近彈碁恨不平。便揮手空濛一瞥山河影。（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敘瑪志尼起筆於海濱一游。敘加里波的起筆於羅馬一游。皆係胎孕二雄壯志之地也。是歷史上實事。是劇曲上真景。二雄留此佳話。似爲新羅馬傳奇地步。

寫瑪志尼便活畫出一個大學者。寫加里波的便活畫出一個大軍人。真是寫生妙手。

前半齣未到羅馬以前。極意思望。描出如錦如荼世界。襯起後來失望。益增根觸。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也。

作者生平爲文。每喜自造新名詞。或雜引泰東泰西故事。獨此書入西人口氣。反全用中國典故。曲中不雜一譯語名詞。是亦其有意立異處。

作者少年善爲綺語。故雖憂國之文。亦往往以美人芳草出之。不可不謂文人結習。然其所以哀感頑豔者。則亦以此。

第六齣 鑄黨（一千八百二十五年）

（生扮瑪志尼上）

（戀芳春）慘霧黏天穢塵滾地。憑高怕望中原。偏是睡獅無賴。沈睡千年。便把奇愁拋遣。奈江山耐人留戀。雄心遠待。翻起滄海桑田。添段因緣。

小生瑪志尼。自從前年隨母親海濱一游。遭逢志士。哀吟慈訓。根觸迴腸。便已以身許國。誓爲同胞有所盡力。去年投入燒炭黨中。欲圖共事。不料該黨一挫之後。精神沮喪。志氣銷沈。前輩既已彫零。後起不能爲繼。而且智識卑陋。道德衰頹。這樣看來。我意大利靠著這班人。是不中用了。再看那舉國中熙熙攘攘的人。卻大半在昏昏睡夢中。不知國恥爲何物。國仇爲何人。便有一二憂時之士。亦復離羣索處。消息不通。力薄勢分。何濟於事。（嘆介）小生每念物極必反。人定勝天。怯大敵者非丈夫。造時勢者爲俊傑。當仁不讓。舍我其誰。因想聯合同志。重新組織一個完全民黨。仗茲團體。共濟艱難。今日約定格里士比阿西尼兩位。齊集舍下。同議章程。敢待來也。（作翔步室內介）（末扮格里士比丑扮阿西尼同上）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牖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跼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末）俺格里士比。正從昔昔里

鳥北來。遊歷內地。訪尋同志。今承瑪君約商大事。須速前往。(丑)俺阿西尼。自從瑪先生游。久聞微言大義。今日函丈見招。不免隨格公早到。(同見生握手爲禮介)辱承見招。不知有何賜教。(生)非爲別事。小生痛念我國同胞前途。不勝憂慮。今日特請兩君。同商拯救之法。並講明我等應行之責任。以後好一同努力進行。(末丑)先請領教。(生)

(六奏宮詞)風雲無色。關河帶怨。付與斜陽一片。聲聲啼鴉。空教沈損華年。俺淚盡了獄三字。才枯了策萬言。天醉也。怕問天。天民那得受人憐。我待約精禽。馱石填冤海。我便學獅子談經。吼舌蓮。天遙地遠。山河大千。風馳雲捲。國民少年。便泥犂也。應有光明線。莫遷延。優勝劣敗。猛要著先鞭。

兩君啊。今日正是民族主義競爭時代。非全國人萬衆一心。結成一至大團體。不足以圖自立而抗外敵。但合羣之義。言之似易。行之實難。我想天下事必須從大處著想。從小處落脈。但使一國中能有數人或數十人。真誠愛國。結成一團。死生不渝。憂樂相共。確認責任。奮力向前。則涓滴可以成江河。跬步可以致千里。將來逐漸推廣。或者同志徧於全國。大局藉此挽回。亦未可定。我等雖屬人微言輕。然亦國民一分子。應盡義務。責無可辭。意欲與諸君共商。組織一強固民黨。以爲同胞先導。未知兩君意下如何。(末丑)某等久有此心。恨才力棉薄。未能成就。今承指示。妙極妙極了。但這民黨的宗旨。若何手段。若何。還要請教哩。(生)待我說來。領教罷。

(北江梅令)你看這客星據座。天空變。你看這濁流飲恨。人權賤。你看這狐兔縱橫。占盡了中原。你看這虎狼擇肉不住的把威權掘。冤也胡纏。孽也胡纏。文明敵橫行徧地。專制毒憔悴千年。遮莫要危樓打碎。奮空拳。遮莫要亂麻斬斷。起一度玄黃戰。天也無言。佛也無言。只怕待劫灰飛盡。露光纔現。

兩君啊。我想國中積弊既深。斷非彌縫補苴。可以救得轉來。破壞之事。無論遲早。終不可免。倒不如用些人力。去做那有意識的破壞。早一日還得一日之福哩。(末)這議論是一點不錯。但看我意大利人心腐敗到這般田地。莫說平和的福分。不能穀享受。只怕連破壞的事業。也不能做成。這卻怎麼好。(生)正是。但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操練一國人。叫他成就一個國民的資格。正是我輩責任哩。

(前調)僭要信靈魂不共身流轉。僭要信英雄成敗尋常見。僭要信國民義務是天然。僭要信倚賴他人是一種奴才。生也廝連。死也廝連。任把七尺頑軀散作灰。也教一國同胞團成片。今日啊便是杜宇啼枝血淚鮮。他日啊應有神龍起。蟄風雲變。若問因緣。此是因緣。只怕待劫灰飛盡。靈光纔現。

(末丑)精理名言。佩服佩服。今日就請擬定章程。兼起一個會名。便好聯絡同志。推廣宗旨罷。(生)想我意大利自羅馬解紐以來。直至今日。都是奄奄無生氣。被那強鄰大敵。呼爲老大帝國。今日要救衆生。必須剷除暮氣。就起個會名。叫做少年意大利。何如。(末丑)妙極了。(合)

尾聲 望前途隱隱羣龍戰。那許我同學偷閑學少年。待要一髮千鈞把乾坤扭轉。(生下)(末丑隨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傳奇體例。第一折謂之正生家門。第二折謂之正旦家門。實爲全書頭角。但此編主人翁。不止一人。萬難偏重偏輕。故不能照依常例。作者本擬以此折令加富爾登場。鄙人嫌其三傑平排。未免板笨。且加富爾可表見之事跡。不妨稍後。故商略移置第八齣。

少年意大利。爲新羅馬成立最大根原。此折以韻文敘述其宗旨方法。實屬至難之事。前此曲本。未嘗有此

境界也。讀者當觀其苦心遣辭處。

格里士比者。昔昔里島人。後此喚起南意大利之革命。佐加里波的成功者也。建國後曾兩任首相。去年始卒。阿西尼者。後此行刺法帝拿破命第三。以間接力成就意法同盟者也。二人皆『少年意大利』中緊要人物。有位置於本編者也。故先出之。

附 俠情記傳奇

第一齣 緯憂

(破齊陣)(且淡粧上)擾擾羣龍世界，亭亭似水流年。雨打斜陽，天黏芳草。那穀我儂消遣。望月華故國三千里，怨錦瑟無端五十絃。奇情除問天。

(卜算子)獨自下粧樓。有恨無人省。不是懷春不感秋。磊磊心頭病。獨自上粧樓。望斷山河影。昨夜雙龍匣。劍鳴負汝汝難忍。儂家馬尼他。原籍意大利國人。先世本累代將門。父親亦曾任少尉之職。只因本國主權。久歸他族。養兵但防家賊。操戈動殺同胞。因此憤憤去官。挈家避地。僑寓這南美洲烏嘉伊國。耕獵爲業。不幸五年前。癘疫時行。父母相繼溢逝。撇下儂家姊弟二人。好不孤苦。(嘆介)唉。家運迤邐。這也難講了。只是一件我家家傳將種。系出清門。先君愛國如焚。回天無力。因把我姊弟兩個。從幼教育。勸以國民責任。振以尙武精神。儂家雖屬蛾眉。頗嫻豹略。讀荷馬鏢歌之什。每覺神移。賦木蘭從軍之篇。惟憂句盡。可恨我祖國久沈苦海。長在樊籠。志士銷磨。人心腐敗。正不知何時始得復見天日哩。(長嘆介)哎。難道舉國中一千多萬人。竟無一個男兒。還要靠我女孩兒們爭這口氣不成。罷了罷了。今日兄弟出門游獵。獨坐無聊。不免取新聞紙閱看一回。聊自排遣則個。

(懶畫眉)望海雲盡處是中原。那裏討匹馬縱橫畫裏傳。恨睡獅無賴睡年年。哎。這兒女情怎喚得風雲變。辜負了血淚絲絲託杜鵑。

(作讀新聞紙介)六月十九日里阿格蘭共和國起獨立軍。與巴西開戰。有意大利軍人一隊。突然相助。奪得巴西兵船一艘。大獲勝仗。(作驚介)噫。怎麼我意大利還有一羣恁般義俠的人。真算祖國之光了。(小生提鎗上)見獵輒心喜。聞歌也淚流。姐姐在家麼。(旦)兄弟。你去射獵。爲何恁早回來。(小生)姐姐有所不知。兄弟剛纔在外頭碰著一位本國人。聽著一件可喜可悲的事。故此回來告訴姐姐。(旦)甚麼事呀。(小生)聽見里阿格蘭國和巴西開仗。有我本國一隊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竟奪了巴西兵船。(旦)是呀。我剛纔看見新聞紙。也是怎麼說。但這是祖國名譽一件大喜事。兄弟爲何又說可悲呢。(小生)可惜到底衆寡不敵。被敵軍兵船全隊躡擊。竟殺傷我同胞許多人。我船僅得拚命脫逃。至今尙無下落。(旦)真個嗎。(小生)誰哄姐姐來。(旦)淚介)

(前調)(旦)爲甚鈞天沈醉帝昏然。淘盡這有限人才不自憐。……兄弟啊。這些慷慨義烈的英雄。他原以流血救民自命。就是馬革裹屍。也不能算做不幸。只是他抱此熱腸。未能散替意大利祖國出一口氣。怎好便這般結局呀。……恨你國殤無血到家園。叫我傷心人禁不住啼紅怨。望絕了江心慘暝烟。

兄弟啊。你可曾打聽出那首領是個甚麼名字。也還逃脫保全得不曾。(小生)我聽得這首領叫做加里波。是個久慣航海的人。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在本國革命不成。竄流到此。他年紀不過長姐姐兩年。今纔二十五歲。那日這船被敵艦全隊追圍。竟能出險。諒來是虧得這個人還在著哩。(旦)

(山坡羊)忍不住淚珠兒飛濺。按不下柔腸兒愁顛。則爲他高義雲天。替國民放一道一道的光明線。甚因緣被天公妬得緊。他便有俠情誰見。我待把奇愁拋遣。奈如此江山。怎放得那人兒天涯遠。無言念鄉關。淚暗懸。

相憐夢英雄非偶然。

兄弟。我想天公既肯替我們意大利生出恁般一個豪傑。也不該一事未成。奪之而去。只望他此番保全。將來還要返祖國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哩。(小生)正是。(旦)兄弟。你出門半天。想也餓了。待我把午餐預備出來同喫罷。

(尾聲)我一生兒愛才如命是天然。敢則是憐我同胞非自憐。空想着那風雷豪邁月嬋娟。

(旦下)(小生弔場介)我想那加里波的血性熱情。奇才壯思。正和我姐姐天生成一對兒。怪不得姐姐恁般感動。怎得天假之緣。將來他們有日子一塊兒同做國家大事才好。正是。

是誰精衛能填海。 祝汝鴛鴦不羨仙。(小生下)

莫等閑齋主人著

病玉緣傳奇

一册
六角五分

本書是描寫一個花一般美麗鐵一般貞烈的癡病女，與一個窮途末路的青年的一段戀愛故事，她遭受着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千里尋夫時的一曲哀歌，就是鐵石人，也會酸心；但她終於得神鬼之助，從九死一生中掙扎過來，得到了夫貴妻榮的美滿結果。文為詞曲體，美妙絕倫，可以上演，可以彈唱。

孟諧傳奇

一册
二角五分

本書用詞曲體，描寫故事六齣：①牽牛——就是齊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②搏虎——就是馮婦打虎的故事，③獲鷄——就是時遷偷鷄的故事，④食鵝——就是陳仲子省母食鵝的故事，⑤烹魚——就是鄭子產放魚的故事，⑥獲禽——就是王良罵奸的故事；皆寓意諷刺警惕，發人深省，行文聲韻鏗鏘，百讀不厭。

女才子記傳奇

一册
三角五分

嘯侶著

本書運用戲曲的筆調，描寫宋代女才子蘇小妹，詩妓文娟與學士秦少

游的三角戀愛。小妹於合巹之夕，考試丈夫的一幕，真所謂妙人妙事，佳話千古；文娟因愛讀少游詩而鍾情少游，千里傳書，孤芳自守，小妹喬裝戲娟，文娟以真作假，弄得少游有口難辯，幸虧東坡居士，道破玄機，有情人終成眷屬；風流蘊藉，極盡香艷旖旎之致，確是野史中最富風趣的故實，傳奇中具有熱力的佳構。

蝶歸樓傳奇

一册
四角半

古樵道人·今樵道人合著

全書用詞曲譜成，敘述謝招郎與王五妹的一段生死情緣；她是一往情深，他是想思入骨，她雖不耐磨折而香消玉殞，但終於感應鬼神，化蝶歸來，重圓舊夢。事實是可歌可泣，文筆是入神入化。天虛我生識云「本書可為填詞家的鍼砭，可為傳奇家的圭臬，不能作為普通小說看的。」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詞選

孫俚工編 一冊
孫怒潮編 一元二角

本書選集自唐代起至清代止各家詞五百七十四首，共作家二百七十一人，分詞體二百零七種。選輯的要旨：①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家底代表作；②代表一派的作家底代表作；③無名作家的傑作。內容有抒情、寫景等等，以思想清新為主；形式方面，採取詞句明晰，無含混典故者。讀此可明瞭中國詞學之源流派別，故本書可作詞史讀，亦可作詞學概論讀。

東郭蕭鼓兒詞

蒲留仙著 一冊二角

淄川蒲留仙先生，文筆之雋爽峭利，久已播譽藝林。是編係先生未刊之稿，取孟子齊人墮問乞食故事，演為鼓兒詞，以山東人摹擬齊人口吻，維妙維肖，筆有餘研。在通俗文學上，實有相當價值。本局特用聚珍做宋版精印，以廣流傳。

散曲叢刊

任中敏編

廿八冊
布套兩函十四元

- ① 陽春白雪 二冊
- ② 樂府羣玉 二冊
- ③ 東籬樂府 一冊
- ④ 夢符散曲 一冊
- ⑤ 小山樂府 二冊
- ⑥ 酸甜樂府 一冊
- ⑦ 沂東樂府 二冊
- ⑧ 王西樓樂府 一冊
- ⑨ 唾面絨 一冊
- ⑩ 海浮山堂詞稿 三冊
- ⑪ 花影集 三冊
- ⑫ 清人散曲 二冊
- ⑬ 作詞十法疏證 一冊
- ⑭ 散曲概論 二冊
- ⑮ 曲譜 四冊

本刊宗旨：乃於我國文學上詩詞以後，戲曲以前，確定與詩詞體段相類之散曲一體，使我國文學上之各種典籍，益臻完備；並發表許多不經見之元曲，及明清重要之散曲。全書凡十五種，除元明以來重要選集專集外，兼有論撰三種：一乃疏證元人之散曲學說，一乃散曲全部之整理與批評，一乃曲話體裁之選錄與品藻，極見散曲之風趣。而於原書之體例板本，作者之生平派別，及從來曲本內模糊錯誤之處，多有精密之考訂。全部曲文按譜斷句，每種書前各具提要，極便閱讀。





A541 212 0020 7240B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發行

小說傳奇五種 (全一冊)

◎ 定價銀三角五分

著者 新會梁啓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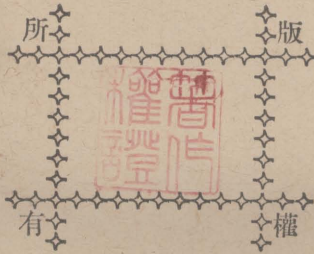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